

「與臺灣阿美族的歲月」 —1970年代阿美族人的生活— 馬渕悟 1988年初稿

滿田彌生 *譯註

馬渕悟先生（Satoru MABUCHI）為日本人類學家，專長於文化人類學與民俗學，長期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特別關注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早年於東京都立大學修習社會人類學，之後任教於北海道的東海大學國際文化學系，展開其研究與教學工作。

1970年，就讀大學三年級時，馬渕悟隨著名人類學家的父親馬淵東一（Toichi MABUCHI）前往臺灣，在暑假期間進入阿美族部落進行的田野調查。此一經驗不僅開啟了他的人類學研究生涯，也奠定了他與海岸阿美族人長達五十餘年的深厚關係。

在長期的研究中，馬渕悟先生以臺東縣池上鄉大埔部落與成功鎮宜灣部落為主要田野據點，關注戰後阿美族母系社會及社會組織的變遷。他亦與臺灣學界維持密切交流，曾與宜灣部落的阿美族學者黃貴潮（Lifok）共同發表論文，探討阿美族婚姻與繼嗣制度的歷史轉變。

承襲父親長期於臺灣原住民族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術傳統，馬渕悟先生不僅延續相關研究議題，亦致力於整理與出版馬淵東一未發表的手稿，對臺灣人類學史的保存與再詮釋具有重要意義。除了臺灣研究之外，他在北海道任教期間亦逐步拓展研究視野，開始關注北海道的開發與地方活化議題。

此外，馬渕悟先生亦致力於文化保存與數位媒介的結合。2001年，他創立「國際數位繪本學會」，除了蒐集日本各地的口述故事外，也積極收錄海外故事，並翻譯為多種語言，透過他建立的網站進行發表。該平台同時提供日語與英語的語音功能，發展出可聆聽的數位繪本形式，展現其將民俗敘事轉化為跨文化、跨語言數位資源的實踐。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mitsuda@nttu.edu.tw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139
1970 年 第一次調查：與阿米斯的相遇	140
前往阿米斯的村落	140
1971 年 第二次調查	163
1972 年 第三次調查	179
1973 年 第四次調查	189
1977 年 結婚儀式	222
補遺 1 · 阿米斯的母系制及其變遷過程	232
1. 母系制度	232
2. Kolas 的離婚	235
補遺 2. 父親的分骨	240
結語	245

前言

我開始研究臺灣阿美族是從1970年8月，¹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前一年，我和朋友們成立了探險部，前往馬來西亞沙勞越的伊班族（Iban）進行調查，但因為缺乏基礎知識，也沒有指導者，就只是一群外行人，結果只是「去了又回來」這樣而已。即便如此，在婆羅洲的叢林地帶四處走走，在遠離城鎮的伊班族長屋住宿，能夠與他們共同生活的經驗，促使我萌生了想要繼續從事這類工作的模糊夢想。

由於文化人類學這個領域為進入這類社會提供機會，雖然有點晚，回國後我才開始慢慢學習文化人類學。探險部的幾位朋友似乎也透過這次的經驗有了相同的想法，不知不覺間我們也開始了讀書會之類的活動。

隔年，我父親（恰巧是文化人類學教授）看到我們這種情況，就說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如參加夏天的臺灣調查。於是我和三位朋友決定參加。這就是我與阿米斯（阿美人）之間超過五十年交流的開端。

這裡所述的主要是1970年代阿米斯的生活。現在的阿米斯過著與日本人無異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來說，如果這份記錄能夠為阿米斯的文化史盡一份心力，我將感到欣慰。

此外，我在這裡決定使用阿米斯（'amis）這個詞。因為現在²，「族」字被視為歧視用語而無法使用。戰前的分類使用「アミ族」，現在的臺灣則寫作「阿美族」，但阿米的人們稱呼自己為"kako 'amis"（我是阿米斯），所以我想採用

¹ 譯註：目前臺灣總人口約 2,200 萬人，其中包含約 40 萬名印尼語系的原住民族（在臺灣稱為「原住民族」）。一般來說，這些原住民族被劃分為九個族群，分別是泰雅族（Atayal）、賽夏族（Saisiyat）、布農族（Bunun）、鄒族（Tsou）、魯凱族（Rukai）、阿美族（Ami）、排灣族（Paiwan）、卑南族（Puyuma）及雅美族（Yami）。在這些原住民族中，阿美族（'Ami）是人口最多的一支，主要分佈於臺灣東部的海岸山脈周邊，呈現南北狹長的分布形態。由於阿美族在不同地區的語言、文化與習俗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可進一步細分為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恆春阿美及卑南阿美五個支群。其中，本文主要探討的宜蘭部落隸屬於海岸阿美，現有約 120 戶人家。

² 譯註：指在當時的日本

這個稱呼³。

再補充一點關於我的調查方法。最初我採用一般的方法，邊聽邊記筆記，但從第三次田野後半開始，我盡可能不拿出筆記本。相機和錄音機等記錄工具也盡量不使用。因為我發現一拿出記錄工具，談話者就會緊張，只說些表面話和理想論，不願說出真心話。因此，養成了訪談之後將內容記錄在筆記本的習慣。當然，這樣一來就看起來不像是調查了。與其說是調查，不如說是聽取閒談和傳聞後再整理筆記。每晚宴會後，雖然醉眼朦朧，要記錄當天聽到的談話相當辛苦，但因為睡了就會忘記，所以養成了當天內做記錄的習慣。第二天，就根據那些筆記，把遺漏的事項作為話題來詢問。

關於照片，特別是最初二十年都是自費調查，連買底片的錢都不太夠，也只能用便宜的相機。直到進入大學工作後才終於買得起便攜式錄音機和錄影設備，但那時已經沒有太多需要記錄的事情了。因此，在拙著中照片非常少，在此先行告知。

1970年 第一次調查：與阿米斯的相遇

前往阿米斯的村落

1970年8月5日

清晨6點搭乘巴士出發前往臺灣東部的花蓮市。花蓮市是阿米斯居住地區最北端的地方城市。離開臺北市的喧囂後進入山路，到蘇澳這個城鎮為止是鋪設好的雙向車道，相當舒適。巴士售票員用簡單的日語告訴我們：「休息，一小時。」我學著其他乘客的樣子，從聚集而來的小販那裡買了粽子和香腸當午餐。但一小時過去了巴士還是沒有出發。我用日語詢問剛才的售票員還要多久，但他聽不懂。過了一會兒，從反方向來了一輛巴士，乘客們紛紛下車。這時售票員示意我們可以出發了。

越過那裡再次進入山路後，情況完全改變。行駛在海邊懸崖邊緣的未鋪裝狹

³ 譯註：原文中之族語多以日語片假名記錄，譯者於不影響原始語音判讀之前提下，盡量將其轉寫為海岸阿美語之羅馬拼音形式，以利讀者理解與比對。另外，作者所使用的阿美語為宜蘭部落專用的族語，有部分詞彙與其他海岸阿美語有所差異，本文為尊重原作者之記錄，相關族語用法均依原文保留。

窄道路上。寬度僅容一輛車勉強能通過。原來是分時段的單向通行。我們在蘇澳就是在等待對向來的巴士。

這還真是驚險刺激的道路。左手邊是約200公尺高的斷崖絕壁，右手邊是懸在頭頂上方的懸崖，連天空都看不見。沒有護欄。轉彎時，巴士的車尾會懸在斷崖外。偶爾會聽到小石子掉落打在巴士車頂的聲音。

在臺北上車時就注意到駕駛座和四周車窗有裂痕覺得奇怪，現在總算明白裂痕的原因了。

這種時候著急也沒用。只能全權交給司機，好好欣賞絕景。

最後平安無事地在傍晚6點抵達花蓮市，真是鬆了一口氣。晚上去了一個叫「阿美族文化村」的觀光設施。是表演阿米斯舞蹈和歌曲的地方。雖然也有竹竿舞之類看起來有點可疑的表演，但其中一位阿米斯男子的英姿令人驚艷。阿米斯善於歌唱這點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8月6日

從花蓮搭乘巴士沿著東海岸前往樟原村。如同前一天旅程的後半段，是未鋪裝的碎石路，但因為是沿著海岸，所以車子跑得很快。因為打盹而撞出了一個包。不到三小時抵達靜浦村，在這裡轉乘公車繼續往南。到了這一帶，可以看到海岸台地上展開廣闊的稻田。似乎正值插秧時節，田裡蓄滿了水，還可以看見水牛拉著犁具。房屋大多是屋頂和牆壁都是茅草搭建的。終於感受到這裡就是阿米斯的村落了。



（利用水牛耕田、沐浴在水中的水牛）

從靜浦不到一小時就到了樟原。下了樟原公車站，兩側排列著約20間小店，想著日用品和食物的購買應該不會有困難。

在樟原與臺灣大學的考古隊會合。考古隊是由宋文薰教授帶領的考古學調查隊，正在調查位於樟原南方約4公里的八仙洞，據說是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這個團隊也有美國人和奧地利人等人參加，我們日本人團隊也加入其中。考古隊住在一位本島人田明來的商店，⁴而我們則借住在村裡的集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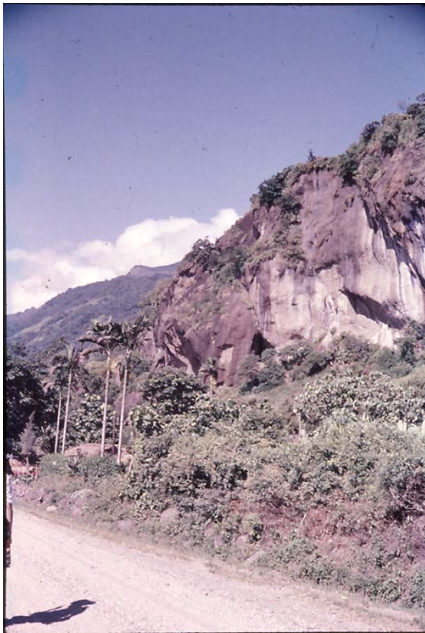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考古隊為我們舉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歡迎會。第一次體驗臺灣式的宴會和飲酒方式。首先全體一起乾杯是與日本相同的，但之後則是一個一個指名乾杯。而且要雙手捧杯呼喚對方的名字，等對方舉杯後一飲而盡，相互展示杯底，真正體現「乾杯」的意思，互相道謝後結束。特別是對方是長輩的話，每次都必須站起來。與一個人乾杯結束後，通常又會有下一個人點名，又要重複同樣的過程。不能只是被動接受敬酒，也必須主動指名對方。如果無法飲酒時，要用左手覆蓋酒杯表示謝絕。

抽菸時也不能一個人抽。一定要邀請在座的所有人。如果被邀請但不抽菸時，要用左手掌覆蓋右拳表示謝絕。

就是這樣，必須相當注意禮節。特別是像我們這種小輩，要勸長輩喝酒，還要替他們斟酒，所以無法放鬆。而且在臺灣，師生關係非常嚴格。老師有什麼指示時，學生要立正姿勢聆聽，結束時要大聲回應並行最敬禮。和我們坐著聽講完全不同。臺灣有徵兵制度，應該是因為有過軍隊經驗吧，和同伴討論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就這樣，雖然緊張但也還算享受時，隔壁家很熱鬧。不只有很大的談話聲，還有從未聽過的歌聲。看來隔壁也在舉行宴會。

⁴ 譯註：在臺灣，本文所述阿美族人為南島語系原住民族，屬於少數民族，而絕大多數居民則是來自大陸的漢民族等移民群體。這些來自大陸的居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居住在臺灣的人，另一類則是在戰後遷徙至臺灣的人。前者被稱為**本省人**，後者則被稱為**外省人**。作者這裡指稱田明來是本島人，意為**本省人**。



（八仙洞」、「發掘現場與宋文薰老師」）

我向宋教授詢問，他就說隔壁是阿密斯家庭，「大概是有什麼事所以在喝酒吧。不過，就算沒事他們也是會喝的一群人。」語氣頗為嚴厲。當我想越過籬笆看看時，被告誡說他們喝酒後會變得粗暴，要我別這麼做。但定睛一看，我們的同伴中有一個不知何時溜出去，已經混在其中一起喝起酒來了。

宋教授是考古學者，研究對象是石器和陶器等物質文化，但我們是來調查阿密斯的，就算有點粗暴也很想參與其中。於是以要把參與其中的同伴帶回來為藉口，進入了隔壁家。

這時他們用流利的日語說：「你也是日本人嗎？」「好懷念啊」「來來，別客氣，一起喝吧」，轉眼間就準備好了座位，熱情地歡迎我們。從那開始，和剛才一樣的乾杯戰又開始了，但這裡沒有拘束。純粹地快樂。而且他們酒量很好。

酒是「米酒」，類似泡盛的米製燒酎，把這個倒滿200cc的杯子，不斷重複乾杯。還被勸食檳榔。這是檳榔樹的橢圓形果實，將石灰塗在老葉上包裹果實來咀嚼的嗜好品。咀嚼時會與唾液產生化學反應，流出紅色的汁液。剛開始咀嚼時，要把口中積存的汁液吐出來。因為是紅色的所以看起來像在吐血。而且據說會有興奮作用，配著酒一起吃效果相當強烈。順帶一提，這是從南太平洋到馬達加斯加，北至臺灣都有分布的嗜好品。



(檳榔樹)



(檳榔果實、荖葉與石灰)

一邊被勸酒和檳榔，一邊被問及從哪裡來，來這裡做什麼等各種問題。而且幾乎是與日本人無異的日語。參加的幾乎都是40歲以上的男性，他們驕傲地說：「我是受日本教育的。」

臺灣從1895年到1945年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從小學到中學似乎都是用日語教育。關於這個日本殖民地時期的故事，之後我聽了無數遍。

不只日語說得好，接二連三唱的歌也都是日本歌。而且大多是我們都不知道的老歌和軍歌。最受歡迎的是「骨まで愛して」（「愛到骨子裡」）這首歌，只要有人唱起來，連周圍看著的年輕人也會跟著唱。當我們說想聽阿密斯的歌時，他們也唱了幾首，但似乎與其說有歌詞，不如說只有虛詞。像是「hin hin, hinaro hinhinhin⁵」這樣的感覺，無限地重複著。

總之，原本是想去捉人的反而被捉住了，連什麼時候回去的都記不得了。

8月7日

早上雖然還殘留著昨晚的酒意，但因為從今天開始要在食堂吃飯，就去了食堂。準備了蛋煎（兩面煎）、魚味噌湯、青椒肉絲、醃菜配飯這樣與日本差不多的早餐。調味雖然不同，但很美味。順帶一提，午餐有雞肉、豬肉、魚的炸物等，

⁵ 譯註： 拼音無法確定，以灰色底色標示之，以下同。

晚餐還附生魚片。這樣四個人一天120元（當時匯率約1,200日圓）。大概是日本物價的五分之一吧。總之很便宜。但第一天結束時，店主說120元太多了，要退20元。我們覺得太便宜了所以拒絕，但他不接受。最後以加一瓶大汽水作為折衷。因為雖然有簡易自來水，但因為安全性有問題，被告誡不要喝生水。臺灣的瓶裝或罐裝飲料要麼太甜，要麼有獨特的漢方味道，對不習慣的我們來說很難入口。只有黑松這個品牌的汽水是唯一合我們口味的。

總之，吃完早餐後，跟著父親去進行阿米斯的訪談調查。但父親是用阿美語對話，而且本來就是對之前調查的補充調查，對我們這些外行人來說完全聽不懂。因為是古老的徒弟制度時代，他也不會為我們解說。這樣一來，我們頂多只能拍拍照，很快就無所事事了。

總的來說，是事前準備不足。就算會說一點阿美語也好，但完全聽不懂就沒辦法了。這是一場苦澀的阿米斯調查初體驗。

8月9日

傍晚，父親一直等待的阿米斯朋友來了。據父親說，原本約好要在我們抵達樟原的那天趕到，但這就是阿米斯時間，很隨興。



（後排最左端是大高先生，最右是父親，前排左端則是我）

年紀大約70歲左右。據說在日本殖民時期是小學教員。現在用臺灣式的姓名叫高光邦，日本名字叫大高正一。我打招呼時，他套交情地說：「喔，悟啊。」

那天晚上一邊喝酒一邊聊天，說他與父親從父親學生時代就有往來，自稱是義兄弟。與父親相識的契機是在父親從大高先生村子附近的布農人調查回來時。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將原住民區分為平地人和山地人，在邊界架設通有電流的鐵絲網（1970年當時雖然沒有鐵絲網，但仍有出入限制）。進入鐵絲網內後，據說幾個月才能出入一次。父親進入布農族的村子後錯過了出來的時機，好不容易到達大高先生居住的池上，但因為飢餓和疲勞倒在路邊。是大高先生發現他並帶回家，招待他吃飯喝酒，從此成為義兄弟。



（1935年父親調查中的照片。最左端是Iraw，中央是愛子小姐，最右端是父親）

這個故事的可信度相當可疑，但在一旁聽著的父親只在偷笑。這種擬親關係，在日本地方上也常見。不只阿米斯，臺灣人也是如此。後來，我有時成為兒子，有時成為兄長，有時又成為父親。

8月10日

今天要去樟原以南的宜灣這個阿米斯村落進行調查。從樟原搭公車大約一小時的路程。

這個村落比樟原更顯蕭條。抵達村子後，我們進入公車站旁的商店。這裡似乎只有這一間商店。這間商店的老闆是我們在樟原受照顧的田先生的哥哥，所以我們先進去打聽消息。田先生的哥哥也是位前教師，給人敦厚的感覺。當我們說明是來調查阿密斯文化時，他幫我們叫來了一位被稱為阿密斯代表人物的青山先生。



（在宜灣的調查）

青山先生的中文名字叫徐田作，阿密斯名字是Asala。是位50多歲高個子的歐吉桑。他也是在日本時代擔任公務員，所以接受過日本教育。實際上他知識廣博，從政治經濟到黃色笑話都能侃侃而談。不過關於阿密斯文化，他說自己不太了解。大概是在日本教育中，被灌輸了阿密斯文化落後的觀念吧。於是我們決定去青山先生的媽媽家，聽聽他母親和老人們的故事。阿密斯本來進行入贅婚姻，青山先生也住在妻子家，但這種時候似乎還是要靠自己媽媽家。

我父親在戰前也調查過這個村落，所以同樣算是補充調查，但因為大高先生為我們解釋談話內容，比之前容易理解，但話題跳躍得很快，還是跟不太上。

那天就直接住在青山先生媽媽的家裡。在日本的話，一次六個人突然造訪要留宿是難以想像的事，但父親和大高先生都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雖然有公車在跑，但當時一天只有三班左右，所以也有無法回去的因素。更何況戰前連公車都幾乎沒有，所以父親調查當時的話，去別的村子時不可能當天往返應該是很正常的事。

到了傍晚，田先生的哥哥來邀請我們去吃晚飯，但青山先生堅持既然要住在這裡就在這裡吃晚飯，要田先生把準備好的菜和酒帶來。結果青山先生家準備的菜和田先生的菜，再加上豐富的酒都湊齊了。順帶一提，田先生和青山先生用日語交談，所以我們也聽得懂。因為田先生不會說阿美語，青山先生不會說中文，所以用日語作為共同語言。補充一點，青山先生和大高先生也是用日語交談。即使同是阿米斯，大高先生是內陸的秀姑巒阿米斯，青山先生是海岸阿米斯，即使是同樣的阿美語也有地域差異，所以日語反而比較容易溝通。

送邀請的田先生離開後，青山先生說：「反正他們經常從我們阿米斯這邊榨取，這樣也無所謂。」這句話讓我們隱約看到了阿米斯和本島人之間的關係。

話雖如此，晚飯時田先生也有參加，青山先生的親戚和鄰居的阿米斯也都聚集過來，變成了約30人的大宴會。如同前幾天一樣，「日本人真懷念啊」「謝謝你們來到這麼遠的地方」「戰爭結束後第一次見到日本人」等等，大家都用日語和我們說話，非常歡迎我們。在我們的感覺裡，他們是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人，應該會討厭日本，但完全沒有這種跡象。反而大家都在說「日本人很誠實，很認真」之類的話。

坐在餐桌前例行的乾杯戰告一段落後，不知是誰開始唱起歌來。唱了一會兒後，有人說來跳舞吧就開始跳舞了。就像在花蓮觀光村看到的那樣，每隔一人交叉牽手，配合阿米斯的歌曲圍成圈跳舞。以為跳舞就能逃過乾杯戰，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個拿著酒瓶和酒杯的人靠近舞圈，給每個人倒酒。這個也必須一飲而盡，不然會被加滿再次勸酒，與其說是勸酒不如說是被強迫喝酒。

父親、大高先生和青山先生他們坐在舞圈中間，悠閒地談笑。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那時看到父親如此徹底放鬆的樣子讓我很驚訝。雖然知道父親愛喝酒，但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毫無戒心、打成一片的樣子。

8月12日

父親和大高先生說要去調查住在山上的泰雅族和布農族就出發了。如前所述，從日本統治時代開始，就區分住在山地的原住民族和住在平地的原住民族。表面上說是因為山地原住民族比較落後需要保護，但可能是透過原住民族之間的區別讓他們對立，而防止叛亂的政策吧。因此，要進入山地必須在政府機關取

得入山許可，我們學生是拿不到的，所以只有父親和大高先生去了。

至於留下來的我們該怎麼辦，完全沒有任何指示。我們四個人中有兩個人還沒有從前天宜灣宴會的宿醉中恢復過來，連站都站不起來。於是另一個人和我商量後，決定去宜灣看看。

前天是父親的調查所以我們幾乎沒看村子裡的情況，但記得有看到水牛拉著的木造貨車的輪子是用木頭圓形連接而成的，還有茅草屋等，感覺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東西。

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搭乘十點左右的公車前往宜灣。因為會妨礙父親的調查，所以不能去找田先生或青山先生幫忙。但也沒有其他認識的人，雖然在前天的宴會有熟悉起來的人，但記憶不是很清楚。

正在思考該怎麼辦時進入宜灣，看到山丘上有一座教堂。想著說不定有歐美神父在，可以用英語溝通，就先往那裡走去。

到了教堂，看到一位瑞士神父赤裸上身在耕田，我們和他打招呼時，他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日語說：「喔，日本人啊。」。據說到十年前為止，他在日本青森的教堂。本以為這是幸運，但口音太重，日語交流不太順暢。

正說著時，一位皮膚黝黑、體格像水牛一樣結實的50歲左右男子走來。看到我們就用禮貌的語氣問：「是日本人嗎？」我們回答：「是的」，他就說「那就這邊走」，緊握著我們的手拉著走。我們慌忙拿起行李跟上，他不斷催促：「來，這邊這邊。」。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是日本人就要這邊走，也不知道他是誰，就這樣順著教堂後面的路往下走，來到一間茅草屋。那位男子朝屋內喊道：「Ko！日本人來了！」接著，一位40歲左右的婦人衝出來說：「是日本人嗎？是這樣啊。來來，別客氣請進。」同樣拉著我們的手。

彎腰進入小小的入口後，是一個約6疊大的沒有鋪地板的空間，放著小桌子和簡單的兩張椅子。角落有一張似乎是手工製作的床，土間⁶的左右可以看到稍

⁶ 譯註：沒有鋪上地板的室內空間。

微高起的地板房間。

婦人和男子都一直面帶微笑。「來來，請坐這裡」指著那張像床的地方，我們就暫且坐下。婦人開始連珠炮似地提問。從日本哪裡來的、父母是誰、來這裡做什麼、是不是前天來的日本人等等。正在回答的同時，男子拿出酒瓶說：「來，雖然沒什麼，但這是臺灣茶。」替我們倒了米酒。他說：「日本清酒真的很好喝。臺灣沒有那樣的東西，就忍耐喝一下這個吧。」

阿米斯的一種飲酒方式是茶碗酒。而且不是一人一個茶碗，而是由斟酒的人拿著茶碗輪流倒酒的方式。這是最令人困擾的。因為不是按照喝的人的節奏，而是必須配合斟酒人的節奏喝酒。一邊喝酒一邊還是不斷被問問題。總之他們似乎對日本的事情充滿好奇。

當被問到「今上陛下身體好嗎？」時，我不明白「今上陛下」的意思。猜想大概是指天皇，就回答說身體很好，他們說：「那太好了。」接著又問東京是不是很大的城市，日本在世界上排第幾等等，接二連三地提問。

趁著空檔我們也提出問題，總算搞清楚瞭現在到底是在誰家受照顧。

婦人是昭和元年出生⁷，45歲，在殖民地時代上小學，很喜歡當時的日本老師。她當過老師的值日生（似乎是類似一起生活的幫傭工作），說老師雖然嚴格但很溫柔等等。到這裡我們終於也有時間提出問題了。婦人的日本名字是山田光子，阿米斯名字是Usui⁸，男子51歲，日本名字是濱村一郎，阿米斯名字是Ahina。他參加過高砂義勇隊，到過靠近摩斯比港的地方，但在那裡撤退而得以生存。幾年前喝醉酒從橋上掉下來受重傷，因為身體還不能很好活動，所以在教堂的神父那裡當廚師。雖然是農家但因為分家田地很小，光靠這個生活很困難。即使如此，長子在臺北師範大學就讀，次子是船員出遠洋航海。三子是國中生，長女Panay和四子Fulaw都是小學生。

⁷ 譯註：1926年

⁸ 譯註：根據黃貴潮（Lifok）先生1989年的著作，馬瀏悟老師乾媽的族名是Dongi。這個Usui很有可能是小名或綽號。有可能來自日語的osoi（很慢）



（在Usui家前面。從左邊Ahina, Panay, Potal, Fulaw, Usui, Dongi）

一邊聊天一邊總算進入正題，詢問是否有博學的老人時，他們說我家的祖父就不錯，帶我們去拜訪了一位叫Telo'的老人家。他推估在90到100歲之間（因為不記得出生年），據說是村裡年紀最大的。這個年紀的人不會說日語，所以Usui幫我們翻譯。

終於要開始夢寐以求的文化人類學調查了。雖然這麼想，但真正開始時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雖然看過父親的調查，但人家是專業的，而我們連目的都沒有。但事到如今也不能退縮，就先決定問問系譜。但這並不簡單。雖然Telo'對他祖母那一輩還記得清楚，但更上一代就不記得了。不過，我自己也是只記得祖父母的名字，對於祖父母的兄弟或更上一代完全不知道，所以這也是當然的。話題很快就用完了，於是問了Telo'來到宜灣時的情況、村子的政治、疾病的治療方法，甚至連父親詢問過的臼和船的事情都問了。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把臼和船放在一起問，但總之就是模仿看看。因此，後來看這時的筆記，完全沒有邏輯而且支離破碎。

即使如此，在Usui和Ahina的建議下，總算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文化人類學調查模擬。不過，在回程的公車上，和同行的朋友幾乎沒有說話。兩個人都因為太過拙劣而意志消沉。

8月13日

昨天慘澹的結果，睡了一晚後也不那麼在意了。畢竟是外行人，就這樣開始轉換心情。於是這天也決定去宜灣。

搭巴士到宜灣後，直接去了Usui家。因為從昨天Telo'的調查中發現，比起Telo'，Usui的記憶更清晰，而且知道很多事情，所以今天決定以Usui為主要對象進行調查。

到了Usui家，他們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今天婉拒了打招呼用的酒，直接開始調查。從Usui的系譜開始，順利地詢問了阿米斯親屬的稱呼方式、親屬範圍、與小米和稻米相關的農耕祭儀、類似青年團叫做finawlan的男性組織、男子年齡階層組織等⁹。因為來臺灣前多少讀了一些關於阿米斯的報告，所以比昨天進行得更順利。或者說，是Usui說明得很好。她會清楚區分知道的事、不知道的事和忘記的事，還會說「還有這樣的事喔」，主動告訴我們遺漏的問題。Telo'可能是出於好意，連忘記的事和不知道的事都勉強要回答，但Usui的說明就很有條理。

快到中午時，本來要吃在樟原食堂訂的便當，但不知什麼時候Ahina已經準備好了午餐。雖然很不好意思，但既然準備了，就心懷感激地享用了。連酒都準備好了，和昨天一樣被迫配合對方的節奏喝酒。而且是紹興酒，比米酒貴四倍的酒。

吃完飯後，他們說我們應該要午睡。這真是幫了大忙。臺灣很熱，早起活動然後午睡會比較舒服。宜灣的阿米斯是在第一聲雞啼時起床煮飯，然後去田裡工作。也就是說從凌晨三點左右就開始活動，所以午睡是必要的。

午睡起來後，我們拍了他們家裡傳統的物品和民族服飾的照片。因為中午的酒還有效果，沒有精神提問。正在拍攝請他們拿出來的民族服飾時，鄰居約70歲的老婆婆和據說是Usui妹妹的阿姨也來過來加入了。老婆婆名叫Dongi，完全不會日語，但她不在意這點，不斷用阿米語和我們說話然後大笑。總之是個開朗的老婆婆。Usui的妹妹叫'Oksang。據說是因為日本人常叫她說「okusan、okus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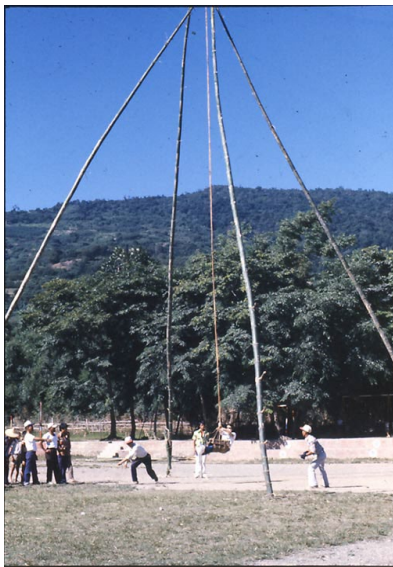
⁹ 譯註：將年齡階級稱為 finawlan 為宜灣部落特有之用法。由於該部落族人來源多元，在創立年齡階級時，取其「不同人群之組合」之意而命名。相關歷史脈絡，可參見黃宜衛（1999）〈一個海岸阿美族村落的时间、歷史與記憶：年齡階級與異族觀為中心的探討〉）

誤以為是名字¹⁰。順便一提，據說也有叫Boya¹¹或Aniki¹²的名字。

8月14日

前一天我們去宜灣的時候，父親和大高先生已經回來了，所以結束以樟原為據點的阿米斯調查，今天開始改為巡訪卑南族和排灣族的地區。

首先前往靠近臺東市的利嘉村。這是卑南族的村落，我們住在村裡領袖家中。以這裡為據點，走訪了檳榔村、卑南社等地，還訪問了排灣族的太麻里村。這些村子在戰前父親都做過調查，和阿米斯一樣，他們都很歡迎時隔已久的日本人到訪。簡單來說，到哪裡都有宴會。都是農家，所以宰殺豬和雞招待我們。大高先生說，以前的話應該會宰殺水牛，但現在水牛也變少了，所以只能用豬來招待吧。和阿米斯一樣，40歲以上的人都說得一口漂亮的日語¹³，懷念著日本殖民地時代。在阿米斯那裡也有同樣的感覺，但這點實在很難理解。明明是被統治和剝削，為什麼對日本沒有反感呢？總之，他們一直熱情地歡迎我們。



（卑南族的鞦韆）



（排灣族的族服）

¹⁰ 譯註：對他人妻子或已婚女性的尊稱

¹¹ 譯註：用來稱呼小男孩的日語

¹² 譯註：哥哥或大哥的尊稱

¹³ 譯註：這裡所說的「漂亮」不只是流利，而且是很客氣、正當的日語的意思

而且大高先生人脈很廣，到哪裡都被稱為「kakita'an」並受到隆重款待。Kakita'an這個詞在日語中譯為「頭目」，但其實是指村落或地區領袖的意思。有個村子的領袖說大高先生是臺灣三大頭目之一。大高先生雖然外表瀟灑，確實有這樣的威望。但是，當事人大高先生在我們住在卑南族和排灣族人家裡時，每天都回臺東市的旅館住宿。問他原因，他只說了一句「卑南族和排灣族都有味道」。雖然受到隆重款待和尊敬，相擁表達重逢的喜悅，但內心似乎仍殘留著族群間根深蒂固的對立。雖然過去有獵首和統治、被統治的關係，但我認為那已經是將近100年前的事了，看來沒那麼簡單。

話雖如此，對於卑南族和排灣族完全沒有事前準備，雖然很有趣但變成像觀光旅行一樣。

8月19日

父親對卑南族和排灣族的調查終於告一段落，從臺東市搭火車前往池上。這是據說是在日本殖民地時期建設的鐵路，搭乘像玩具一樣的老式列車搖晃約一小時就到了池上。雖然臺東市也是大都市但因為只是經過所以沒什麼印象，在經過一段鄉村生活後，池上真的給人一種城鎮的感覺。從車站前就延續著商店街。

從車站步行約10分鐘，在商店街結束的地方有大高先生的老家，從今以後要以這裡為據點進行調查。

是一間正面寬約八間¹⁴的豪宅。有寬廣的前院（曬稻穀用的場地）、菜園，甚至還有池塘。似乎已經通知我們要來，有幾個人出來到外面迎接我們。首先把行李放進房間，洗去一身汗水後，在進門處約20疊大的大廳，還沒來得及休息就開始宴會。他們有準備豪華的料理，馬上開始喝酒。

這家的主人中文名字叫高光雄，日本名字叫大高光雄，不過大家都叫他金太郎。如其名，為人豪邁活潑，也很會講話。太太叫愛子小姐。是個溫柔又細心的人。兩人都是40多歲後半，有養女信子和高中生、中學生兩兄弟。

¹⁴ 譯註：「間」是日本傳統的長度單位。一間大約 1.82 公尺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事，愛子是池上大池東邊山腳下的Toapi村¹⁵頭目的女兒。戰前，和大高正一先生的弟弟Iraw結婚，但因為戰死，所以和復員的弟弟光雄再婚。



（大高一家人：前排左起第二位是金太郎）

約100年前，當時住在大坡村的大高家祖先，因為與大坡村頭目們處不來，便帶著夥伴遷移到現在的Toapo¹⁶。兩村一直有紛爭，後來透過大坡村頭目的女兒與大埔村頭目的兒子聯姻才達成和解。因此，即使Iraw過世，愛子也很難回娘家。

儘管有這樣的來龍去脈，看著他們還是令人會心一笑的夫妻。要說的話，就是溫和的愛子在看顧著調皮的金太郎這樣一個畫面吧。

另外，本來應該是長兄大高正一是這家的主人，但戰後經營碾米廠，又與沖繩進行走私貿易失敗，把繼承人的位子讓給弟弟金太郎，自己在山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光是聽這個家庭的內情就十分有趣。

午餐兼宴會結束後，一如往常是午睡時間。因為吃喝得很多，很感謝能讓我熟睡。

傍晚醒來時，外面很熱鬧。望去只見前院坐著幾十位叔叔，後面的廚房也有

¹⁵ 譯註：大坡部落

¹⁶ 譯註：大埔部落

約20位阿姨和年輕女性在忙碌。

到大廳時，看到金太郎和十幾位老人在談話，我便問：「今天是什麼節日嗎？」他說：「大頭目正一和大哥馬淵老師久違地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了日本年輕人。大家已經25年沒見到日本人了，都很懷念所以聚集過來。」據說愛子娘家大坡村的頭目等主要人物也趕來了。說著的時候，大廳已經並排放了6張可以坐10人的大型中式餐桌。我們和年長的男性坐在這裡開始宴會。往外看，較年輕的男性和阿姨們在前院圍成幾個圈蹲著，用手從鍋子和大碗裡拿食物吃。

首先，金太郎用阿美語致詞。雖然聽不懂意思，但是加上手勢動作的說話方式很有魄力。對此正一回禮致詞，接著父親簡單致詞後乾杯。

這次人數特別多。那種指名乾杯不只限於同桌的人。其他桌的人也接二連三過來乾杯。在我們學生的座位前，有7、8個人排隊等著。總之大家都說著「好懷念啊，謝謝你們來」這樣的歡迎話語。我正想這樣下去身體會撐不住時，一直擔心地看著的愛子在金太郎耳邊說了些什麼。這時金太郎大聲說：「來，讓日本年輕人聽聽我們的歌。也要讓他們看看舞蹈。難得來了，要讓他們看看真正的阿米斯。」接著又說：「那麼首先，由我金太郎來唱。」就唱起歌來。

「horitono tamura-u, ano-marita-」，這不只是之前聽過的阿美語虛詞，而是有歌詞的歌。但仔細聽似乎有點像日本歌。好像是「伊豆的群山，月色蒼藍」之類的歌。我也只知道這種程度的老歌。金太郎的聲音很宏亮。是帶著抑揚頓挫很哀愁的唱法。

因此，座上暫時平靜下來，但過了一會兒，其他老人們也陸續開始唱歌。有人說「要唱日本歌」，挺直站立唱軍歌，也有人唱日本演歌。我向金太郎說「想聽阿米斯的歌」，終於開始唱阿米斯的歌。這時金太郎走在前面開始跳舞。就是那種每隔一人交叉牽手的舞蹈。不知何時前院中央點起了營火，圍著它轉圈跳舞。

一開始只有10人左右，轉眼間變成約40人的隊伍。中間像往常一樣有斟酒的人在倒酒，但比起和排隊等候的人乾杯要輕鬆多了。不過，邊喝邊跳也相當累。大高先生和父親如往常一樣悠閒地坐在藤椅上，兩人從容地喝著酒。

跳舞時注意到，在場的都是和金太郎差不多年紀或更年長的人。沒有年輕人嗎？這麼想著就問了金太郎，他笑著說：「因為日本人很稀奇，大家都來看了。」因為沒有路燈，光源只有中央的營火，所以看不見前院外面，但仔細看確實感覺有人，還能聽到像是年輕女孩的竊竊私語和咯咯笑聲。看來年輕人們都在房子周圍的暗處觀看。



（跳舞）

跳了一會兒，金太郎似乎也累了，說：「難得日本年輕人來了，讓年輕人一起跳吧」，就往外走去。這時從暗處傳來尖叫聲。過了一會兒，被金太郎像是拉著似地帶來了5、6個女孩。說是年輕，但這次又太年輕了。怎麼看都是國中生左右。即便如此，周圍的人都大聲喝采。莫名有種成了巡迴表演團的感覺。

快到12點時，大概是累了吧，一個兩個慢慢地人數減少了。愛子過來說：「來來，累了吧。該休息了」，在房子前排好椅子。終於能喘口氣了。雖說是仲夏，但到這個時間確實涼爽起來。滿天星斗下，檳榔樹纖細的影子浮現。

這時，一位阿姨來到我面前說：「悟先生，阿姨唱歌給你聽」，就開始唱了起來。是帶著哀調的阿美語歌。雖然聽不懂歌詞，但知道是在對我說話。這時金太郎說：「哎呀哎呀，是這樣啊。這真令人驚訝。」大高先生也發出「喔」的聲音。父親則是開懷大笑。

唱完歌的阿姨說：「悟先生，請」遞出檳榔。不好拒絕就接過來放進嘴裡。這時在場的人都一齊騷動起來。

這時金太郎對我說：「悟，這位阿姨剛才唱的意思是這樣的。橫渡遙遠的海洋，經過長途跋涉，懷念的日本年輕人們來到這裡。我們很貧窮，只能用簡陋的飯菜和酒招待你們很抱歉。但請理解我們全心歡迎各位的溫暖之心。請把這裡當作自己家，好好休息消除旅途的疲勞。我由衷地愛著各位。悟先生，你父親在你現在這個年紀時來到這個村子這個家。40年過去了，現在悟先生也同樣來到這裡。這是很深的緣分。我希望你能成為我的兒子。剛好我有個適婚年齡的女兒。我的女兒稱不上美麗。但是個性善良、溫柔又勤勞的人。悟先生，如果合你的意，請和我的女兒結緣，延續這份深厚的緣分好嗎？如果你願意接受我的請求，請收下這個檳榔，就是這個意思。」

這讓我很驚訝。這樣的解釋應該先說啊。母親的求婚，收下檳榔就表示接受，事後才說已經來不及了。而且我已經放進嘴裡了。金太郎接著說：「來，悟，你怎麼說？」

要怎麼說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但是，在座的人似乎都在等我的回答，注視著我。想向父親求救，但他還是一直笑得很開心。

事後想想，這時收下檳榔並咀嚼是個錯誤。那時還不知道檳榔具有寄託靈魂的意義。在檳榔上插入鐵片來下咒，或在收穫祭時未婚女性把檳榔給正在跳舞的心儀男性來傳達心意，結為義子或兄弟時也會交換檳榔並咀嚼。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事，當時只是想著既然給了就收下，就這樣輕率地收下並咀嚼了。

正在猶豫該怎麼辦時，阿姨又開始唱歌。這次金太郎同步翻譯：「在往後的旅途中，雖然會遇到美麗的花朵，但請不要摘取（這麼快就先下馬威防止花心），如果實在無法接受結婚，至少也希望留下一個孩子云云」。後來才知道阿米斯是男方入贅，丈夫有時只是來訪而已。

雖然想認為這只是歡迎活動之一，但看到阿姨認真的表情，似乎是真心的。這樣的話，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拒絕。該如何回答才能不傷害這份好意呢？絞盡腦汁也想不出辦法。

總之先說，因為還是學生，從未想過結婚的事。別說自己的未來，連是否能再來這裡都不知道。雖然覺得你的女兒一定是很棒的人，但正因如此，希望她能有個幸福的婚姻。但是很感謝你對我的關心，我願意作為你的兒子稱你為母親。

這樣一來，你的女兒就成了我的妹妹，我試圖這樣婉拒，但看起來不會就這樣接受。當她又要開始唱時，被愛子在後面耳語過的金太郎說：「今天就到這裡。Dongi的歡迎心意已經充分表達了。再繼續下去反而會不愉快。」幫我擋了下來。真的非常感謝愛子。

8月20日

早上在金太郎的帶領下，步行一小時左右去參觀布農族的聚落。聽說最近也有很多布農族人從山上遷移到平地。父親做了一些調查，但似乎覺得遷移者提供的資訊不足，看起來不太滿意。

從布農族聚落回來時，金太郎帶我們參觀池上街區。他說車站附近的商店街幾乎都是漢人開的店。所謂的商店街，其實就是沿著國道兩側排列而已，後面就沒有了。雖然看起來像大蠻大的鎮，但其實也還好。商店街後面有一個以食材為主的公設市場。豬頭、豬腳、活雞、食用青蛙等都有在賣。金太郎似乎人脈很廣，到處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每次他都會介紹我們，光是說是日本人，大家就都很歡迎，還會請我們抽菸和檳榔。有幾個人還邀請我們去吃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臺灣人幾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會邀請人吃飯。邀請吃飯大概就是表示歡迎的文化吧。

傍晚時，我們前往大坡的金太郎姊姊家。金太郎說，雖然昨晚的宴會她也有來，但因為她一定要招待日本人，所以無法推辭。

大坡位於從金太郎家沿著池塘邊走約一小時的地方。姊姊家在從那個聚落再往山裡走約1公里的地方。

雖然幾乎不會說日語，但果然是金太郎的姊姊，是個用阿美語話很多的開朗阿姨，用香菸和檳榔歡迎我們。說話間，屋內已經並排擺好兩張圓桌，擺上料理開始宴會。據說做料理的是姊姊的丈夫，金太郎說他是親戚中最會做菜的。確實，麻婆豆腐和辣炒蝦等我們熟悉的中華料理都擺出來了。喝了酒之後，就和往常一樣是歌舞。

開始吃飯約兩小時後，門口出現一個還沒見過的壯實青年。看到那個人時，金太郎說「好，去下一家吧」就站了起來。據說還受到附近另一個親戚家的邀請。

既然如此，我們正要向這家人道謝告別時，他們說：「沒關係，反正等一下也會來，不用擔心。」

雖然不太明白，總之離開姊姊家後，剛才來的青年拿著火把在等候。在他的帶領下走了約10分鐘的夜路，來到另一間也是在山中的獨立住家。迎接我們的是剛才那家一起吃飯的阿姨。看來是不知何時溜出來準備的。這裡準備了三張圓桌。正當我們困惑著是不是又要吃晚餐時，金太郎姊姊的丈夫從廚房端著料理出來。在這家他也是負責料理。確實，端出了完全相同的料理。說起來，他就是今天中午在池上公設市場買東西的叔叔。原來是為了這個在採買。

無論如何，過了一會兒，剛才那家的人也都來了入座，就像完全沒有前一家的事一樣又開始晚餐。這家的阿姨說「來來，一定餓了吧。請不要客氣儘管吃」這樣勸我們，但因為在前一家已經吃飽了，實在很難動筷子。這時她說「來，隨意隨意」一邊勸一邊夾肉和魚等料理放到我的盤子裡。後來才知道，這個「隨意隨意」不是指吃的人隨意，而是勸的人隨意，但當時是半放棄地硬塞進嘴裡。

不過，臺灣鄉下宴會的好處是狗都是放養的。臺灣的用餐禮儀是，骨頭和皮等不能吃的部分要放在桌上自己盤子旁邊，如果有狗的話就可以丟到桌下給狗。也就是說，把帶骨的雞肉放進嘴裡，幾乎不吃肉就丟到桌下，狗會很開心地吃掉，這樣就不會被發現沒吃。

話雖如此，也不能全部都交給狗。還是得適當地吃喝，然後又開始唱歌跳舞。那時和同伴說著應該不會再有下一家了吧，但這個「不會」還真的發生了。

在這裡也過了約兩小時，又有一個青年站在門口，金太郎說：「再去一家吧。他們似乎一直在等。」於是又在拿著火把的青年帶領下，往更深的山裡走，來到林間的一間獨立住家。果然，是從第一家就見過的阿姨和叔叔來迎接我們。進到屋內，竟然又看到第一家負責料理的叔叔，擺著相同的料理。到這個地步就豁出去了。雖然感覺食物都要溢出喉嚨了，但硬要塞還是塞得進去。父親和大高先生似乎層級不同，偶爾慢慢動幾下筷子就好，但我們年輕人可不行。一直被說「來來，年輕人應該還吃得下吧，還喝得下吧」這樣勸著。然後又是那個「隨意隨意」。這裡也是後半段變成歌舞。

接近午夜才終於結束，搖搖晃晃地走在暗夜的路上回家。令人驚訝的是，每

個重要路口都有青年拿著火把站著為我們照明。因為沒有路燈也沒有手電筒，這真是幫了大忙。

金太郎解釋說：「如果只去一家不去其他家，之後會被抱怨為什麼不來我家，所以沒辦法。」但如果能早點說的話，就可以調節吃喝了，還是有點不滿。不過從那以後，在不知道會有幾頓晚餐的情況下，就會克制著吃。智慧就是這樣學到的。

8月21日

果然從早上身體狀況就不好。連日的大宴會加上昨晚吃太多，整個上午都暈乎乎的。過了中午稍微有精神一點，就到處走走參觀池上。這裡原本不是從阿密斯村落，在約100年前大高家的祖先遷移到這裡時，已經有幾戶漢人在種稻。據說大高家的祖先和這些漢人處得很好，學會了稻作，因此變得富裕。阿密斯原本是種旱稻的，但在這200年左右主要是種小米。稻作還是很新的事。池上如其名，有一個大池塘，其周邊的濕地帶適合水稻栽培，因此稻作興盛起來。

也許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和漢人一起生活的緣故，這裡比其他地區漢人和阿密斯的關係看起來更好。光是池上的話，漢人的比例據說接近七成。

在街上走著時，到處都有人打招呼。「是日本人嗎？請進來坐」「吃飯了嗎？」「來來，請進」等等，雖然日語說得好壞不一，但都用日語跟我們說話。有明顯是阿密斯的人，也有開商店的漢人。日本人來訪的消息似乎已經傳遍全街。看來日本人真的很稀奇。

到了傍晚，昨晚在大坡招待我們的人，和前天晚上聚集的人們，三三兩兩地聚集過來。今天也要舉行宴會。這天晚上，年輕女孩們也積極參與。是不是因為前天晚上阿姨求婚的事情，讓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女婿候選人了呢。

正想著那位阿姨怎麼不見時，過了8點，她帶著一個女孩來了。

「這個女孩就是前天跟你說的我女兒Michiko。今年16歲。」這樣介紹給我們。臺灣可能用虛歲計算年齡，實際應該是14或15歲。看起來還是個孩子。就算阿密斯早婚，這也太荒謬了。

這次金太郎幫我們好好調停，總之把結婚的話題擱置，明確表示以後只當妹妹看待。阿姨看起來很遺憾，但當事人Michiko倒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從這天開始，只要開始跳舞，Michiko一定會來我旁邊跳，但因為兄妹在旁邊跳舞是很常見的事，所以我也放心，以為這樣就解決了結婚的話題。

但是，這個話題在之後牽扯了好幾年。雖然我認為已經拒絕了，但對方一直抱持著希望。即使不是我，總之想讓女兒嫁給日本人似乎是這位阿姨的夢想。而且可能是因為已經說出口了，也不好收回。後來連當事人女兒似乎也有這個意思了，最後終於和神奈川縣的一位日本人結婚。在那之前的這段期間，每次見面都必須一再勸說，也讓金太郎和愛子費心了。

這是因為我對接受檳榔這個行為的無知而產生的一點也不好笑的戲劇。

8月23日

父親和大高先生去山地進行布農族調查了。我們是用一個月的觀光簽證來的，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從這裡要回到樟原，拿回寄放在田先生家的行李後就要回國了。

雖然在池上只待了短短六天，但遇到了像其名字一樣優秀的金太郎，還有他太太愛子細膩的關心，親戚和孩子們溫暖的款待，讓我深受感動。特別是在我的情況下，因為有兩代人的緣分，似乎讓心與心之間的藩籬更容易拆除。

據愛子說，我是戰死的Iraw轉世。據說戰前，認識大高正一的父親覺得弟弟Iraw很優秀，帶他去臺北上中學。因此，戰死的Iraw靈魂去了日本，轉世成為照顧過他的父親的兒子，也就是我。「所以，悟也有酒窩，和Iraw一樣呢」愛子這樣說。嗯，這不是壞事，就接受了。總之從此以後，我在大高家被稱為Iraw。因為阿米斯相信名字中寄宿著靈魂，所以我身上寄宿著Iraw的靈魂。因此，大高家成為我在臺灣的娘家、本家。

就這樣，我的第一次臺灣調查，阿米斯文化調查平安結束了。雖然說是調查但其實只是看看、喝喝、吃吃而已。不過至少體驗到了阿米斯生活的一部分，也和Usui、Ahina、大高正一、金太郎、愛子等阿米斯熟絡起來。而且強烈地想著明年還要再來。

1971年 第二次調查

1971年3月9日

去年從臺灣回來後，仍然無法忘懷與阿密斯相處的時光，迫不及待想再去。為此需要一個理由。想到可以把阿密斯的文化和社會組織作為畢業論文的主題。事實上，我進入文化人類學領域也只是因為想要繼續與阿密斯保持聯繫，並不是對學術領域本身感興趣。

因此，暑假從臺灣回來後，就忙著打工賺取前往臺灣的旅費，同時也大量閱讀關於阿密斯的文獻。雖然去年去臺灣之前也稍微學習了一些關於阿密斯的知識，但實際接觸過阿密斯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後，投入的態度也改變了，理解也變得更容易。開始純粹地覺得有趣。

去年夏天是和三個朋友一起去的，但其中兩個人說「無法想像和他們保持終身往來的人生」就沒有參加。另一個人S說想選擇文化人類學的路，於是就和他兩個人一起去。

期末考試結束後，更加努力打工賺錢，然後和S前往臺灣。和去年一樣，先搭夜行巴士到大阪，再從那裡坐船到那霸港，然後從那霸搭飛機到臺灣的路線。如果從東京只搭飛機到臺灣的話，來回要十幾萬日圓，但這樣的路線只要不到3萬日圓。就這樣在3月9日經由沖繩抵達臺北松山機場。這是現在的桃園國際機場和成田國際機場都還不存在的時代。

到了機場後，飯店的拉客人員聚集過來。一開始從一人8美元開始，最後決定住在太陽飯店，雙人房一人3美元（當時1美元是360日圓）。喜歡它離臺北車站只要5分鐘的便利交通位置。可以搭拉客人員的車去飯店，這也很方便。飯店本身雖然老舊骯髒，但有廁所和浴室，已經很滿意了。

3月10日

去參觀去年沒機會看的故宮博物院。中國古代王朝的遺物等很壯觀，但據說研究才剛開始。午餐在館內的小吃部吃了兩個肉包和無糖紅豆湯。這些花了6元（約60日圓）。總之物價便宜讓人很開心。

3月11日

早上7點40分，搭乘臺北車站出發的花蓮班車。售票員是去年遇到的同一位女孩，似乎記得我們，帶著親切的笑容用簡單的日語和我們說話。不過就只有「請」和「休息15分鐘」之類的程度而已。

因為去年來回一次已經習慣了，所以中午吃了一人一隻螃蟹、魷魚白菜燉煮、炒飯和可樂。兩個人72元（720日圓）。比臺北更便宜。

經過那個懸崖峭壁的道路，16點到達花蓮。住在去年住過的遠東大飯店。一晚一人100元（1000日圓）。可能因為飯店很少，價格和臺北差不多。

3月12日

11點半搭乘像日本特快的列車前往池上。臺灣火車的座位配備了500cc大小的厚玻璃杯。裡面放著茶葉，火車開動後，會有人用大茶壺倒熱水。在去池上約兩小時的路程中，倒了兩次。不過後來才發現，即使乘客換了，杯子還是原來的。

13點45分到達池上車站。「便當、便當」，熟悉的月台賣便當女孩的身影讓人懷念。那時候，雖然大車站的商店有賣便當，但抱著裝便當的箱子在月台上賣的情況還很少見。

到了金太郎家，他們說「喔，來了啊，來了啊，歡迎」「Iraw，歡迎回家」，溫暖地迎接我們。讓人感到安心。

「來，一定餓了吧，吃午飯吧」，馬上就開始用餐。雖然是看到我們的臉才開始準備料理，轉眼間就擺上了約十道菜。確實在我們到達後不久，就聽到後面傳來雞叫聲。然後就出現雞酒。雞酒是產婦生產後會喝的美食。就是把雞切塊，用放薑的米酒燉煮的料理，味道相當濃烈。雞是自家養的，米酒也便宜，所以是最經濟的美食。雖然我不太喜歡濃烈的雞肉香，但因為這樣的情況，我就跟他們說這是最愛。

飯後是午睡時間。如果我們不睡，對方也無法去睡，所以即使不想睡，被要求時也會馬上去睡。話雖如此，因為中午喝了酒，躺下就馬上睡著了。

傍晚醒來時，晚上宴會的準備已經開始了。雖然圓桌只有兩張，比不上去年夏天，但熟人們還是三三兩兩地聚集過來。然後一如往常是酒、歌和舞蹈。

3月13日

早上醒來，就收到鄰居叫Kacaw的叔叔的早餐邀請。金太郎說，接連收到很多用餐邀請。總之，他們都很懷念日本人。據說能邀請日本人到自己家也是一種可以炫耀的事。金太郎甚至說：「如果你們只待在我家的話，我會被罵小氣，所以必須稍微認可一下。」。從去年就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阿密斯人會如此特別對待曾經的殖民統治者，應該剝削過、欺負過他們的日本人呢？

一大早就滿桌的料理和米酒。每晚在金太郎家聚會的人都到齊了。在還殘留著昨晚的酒意之上，又被強迫乾杯，早早就撤退躺下，這時又說中午受邀到Tonso¹⁷家吃飯。雖然覺得這位叔叔也是大高家晚宴的常客，沒必要特別這樣，但這大概就是面子吧。結果在Tonso家喝到下午五點半左右，之後直接去大高家的晚宴。常客們似乎也因為從早上就喝酒而疲憊，今晚很安靜。取而代之的是，今晚來了很多年輕人。他們不喝酒，用現代的歌和舞蹈炒熱氣氛。那邊我們完全不行，所以只是在旁邊觀看，也不太喝酒休養一下。金太郎也早早就消失了。

3月14日

我們也不是專程來臺灣喝酒的吧。從今天開始調查。搭巴士前往位於池上東南山邊的雷公部落¹⁸。金太郎很擔心，說要帶路，但過度依賴也不好，所以婉拒了。

從池上到雷公搭巴士約30分鐘。是山間的小聚落，但大埔村和其他幾個聚落都以這裡為母村（出發點的村落）。

到了雷公後，去拜訪金太郎介紹的有馬先生。用日語向路上的人詢問有馬先生家在哪裡，他們立刻帶路。這點和日本鄉下沒什麼不同。

有馬先生是位60歲左右優雅的人，當我們說明是從日本來的時候，他說「那

¹⁷ 譯註：或許是 Tosok。拼音無法確定。

¹⁸ 譯註：應該是「雷公火」，今電光部落

麼，我們去我的本家吧」，帶我們去了另一間房子。是有馬先生的老家。進到老家後，他說「帶日本人來了，拿酒來，拿酒來」，說是代替茶水請我們喝米酒。總之，酒、香菸、檳榔就是表示歡迎的招待。

有馬先生記憶和知識都很準確，流暢地回答我們的問題。他也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當過教師的知識分子。

如前所述，阿米斯都是入贅婚。有馬先生說阿米斯的家庭以女性為中心。田地和房產等財產都是由母親傳給女兒。因此，丈夫的地位較弱。在入贅的家庭裡，幾乎連發言權都沒有。就連自己孩子的未來，據說也是由妻子的親族決定。這些方面的感覺我不太明白。有馬先生本人也是入贅婚。可能因為這樣，在拜訪有馬先生家時，馬上被帶到有馬先生的老家。在老家他表現得像主人一樣。有馬先生姊姊的丈夫也在，但沒有一起坐，而是忙著端茶倒水和料理。

這時的疑問後來成為我的研究主題。阿米斯的家庭是怎樣的？尤其是丈夫即父親是什麼樣的地位？或者說，阿米斯的男性在家庭中具有什麼樣的地位和角色？

正在聽話時，被告知午餐準備好了就開始吃飯。又要重新喝酒了。一邊吃午飯一邊在腦中整理剛才有馬先生的話，想著下午要詢問有關整個親屬關係和與大埔的關係等事。

午餐後，聽了約兩小時的談話，打算回去時被告知公車要很久才會來。那時候臺灣鄉下一天只有兩三班公車。沒辦法，決定走路到最近的火車站。從那站到池上只要坐一站。遠遠超過微醺的狀態下，走了一個多小時到達車站，回到池上。相比去年夏天在宜蘭那種不明所以的調查，內心覺得進步很多。

3月15日

今天在鹿野這個地方進行調查。金太郎一定要跟著去說要帶路。想想看，昨天不會阿美語也不會中文的日本學生去陌生的地方，他一定擔心到我們回來為止吧。

鹿野和池上一樣，是地區的核心城鎮（雖然人口只有約3千人），有漢人的商店街。據說本來是這個地區最大的阿米斯村落。

在鹿野，聽到了Rupi、Okal、Kofongal等長老的談話。三人都有記憶力很好，再加上金太郎翻譯得好，能聽到各種故事。關於鹿野的歷史、神明、咒術、農耕祭儀和通過儀式、親屬關係等，能夠具體地再次聽到在文獻中讀到的事情。今天不喝酒，從早上10點到下午5點半，扎實地進行了調查。雖然很累，但幫忙翻譯和解說的金太郎似乎更累，一直重複說「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不過，在回程路上他也這樣說：「一直不太明白（馬淵）東一老師和悟你們來這裡做什麼。但現在明白了是在調查我們重要的事情。今天的談話，很多都是我也不知道的事。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

到達池上已經過了七點，所以傍晚衝著日本人來的客人似乎也放棄回去了，今天沒有宴會，酒也只喝一點，早早就睡了。

3月16日

因為愛子的親戚有婚禮，要去大坡村。金太郎說：「今天不去。大坡那群人酒量很大，很危險。」於是在中午前由愛子帶我們去大坡。比前天招待我們的家更靠前，接近聚落入口的一間大房子。約100坪的寬闊前院擺了40、50桌圓桌，聚集了大量的人。婚禮本身已經結束，似乎正在舉行喜宴。我們一到，就引起「日本人來了！」的騷動。還沒見到新郎新娘就被安排入座。

喜宴本身是漢人式的婚禮，圓桌上擺滿菜餚。和同桌的人一個一個乾杯。到這裡還好。過了一會兒，後面站著一位叔叔說「30年沒見到日本人了，請和我乾杯」。當然就乾杯了。接著又有人說「我也要」，然後又有下一個。仔細一看，有20多人排隊等著。而且已經乾過杯的人又排到隊伍後面。連續用200cc的杯子一直乾20度的米酒會怎樣，我也明白。我看一下一起來的朋友，結果他那邊也有一排隊伍。愛子拼命趕走排隊的人，但沒有人聽。於是我們決定要逃走。

後來，我發展出了幾種這種時候的逃脫術。分別是小便之術、抽菸之術、遁水之術、遁火之術。這時還是新手，所以用小便之術。說「我去小解一下」，暫時逃離現場。然後兩個人躲在牛棚的牛車轆（牛車前面的兩根長桿，牛就繫在中間拉車）後面。金太郎的太太假裝沒事地把兩台腳踏車拉到牛棚前，說「快逃吧」。連她也覺得這很危險吧。當時的臺灣（1970年左右）汽車還很少見，摩托車也幾乎沒有。我和朋友（現已過世）迅速跳上腳踏車，穿過婚宴會場逃走。雖然聽到「等等」「別跑」的聲音，但為了活命只能這樣。不停地踩著腳踏車。但

是不知道當地的路。而且不幸的是新娘的親戚中有一個是計程車司機。計程車上坐了5、6個人開始追逐。騎腳踏車被追上只是時間的問題，所以先衝進一間房子。有位老爺爺和阿姨在，我們說「請幫幫我們，有人在追我們」，他們二話不說就把我藏在壁櫥的棉被後面。另一個朋友躲在床下。不久後，我們中途丟棄的腳踏車被發現，追趕的人數似乎越來越多，外面變得很熱鬧。看來是在一間一間地搜索。最後終於有十幾個人進到我們藏身的房子，可憐的朋友被發現了。我一邊祈禱著「如果出賣我就絕交」一邊憋住呼吸。後來，我沒被發現，只有朋友被綁走了。之後我借了老夫婦的腳踏車，成功逃到金太郎家。順便說一下，我回去向金太郎報告後，金太郎立刻召集親族組織救援隊去救朋友，但這個救援隊最後似乎也只是參加了飲酒會，扛著失去意識的朋友高聲歌唱著回來已經是過了半夜。

3月17日

午飯後，在金太郎的帶領下去池上西邊中央山脈山腳下的陸安部落調查。步行約一小時。陸安有從山上下來的布農族人共同居住。和大埔、大坡的氛圍有些不同。金太郎很驚訝於40、50年前還在互相獵首對立的布農族和阿米斯竟然能夠共同居住。在陸安，一位60多歲的老人Kairon為我們講述。他清楚地說明了與南邊卑南族的關係、與布農族的獵首、村落的組織等。卑南族居住在臺東市周邊的族群，雖然人口從古至今就很少，但在Kolas Mahengheng（谷拉斯·馬亨亨）這位大頭目出現時勢力擴張，一直到池上北邊的富里附近的阿米斯部落都要向谷拉斯·馬亨亨進貢小米、水牛和豬等¹⁹。據說是因為卑南族精通巫術，所以阿美族怕他們。另外，他也講述了大坡的英雄Tonso的故事。據說Tonso是個紅眼睛紅頭髮的偉大丈夫。從年輕時就力氣很大，性格豪爽的Tonso，後來成為青年組的領袖人物。那時候，布農族出沒到現在的大坡，襲擊在田裡工作的阿米斯婦女並獵取她的頭顱。Tonso對此非常憤怒，不顧長老們的阻止，帶領青年們攻入布農族的部落，放火燒了房子。布農族因突如其來的攻擊和火災而驚慌逃走。Tonso跳進燃燒的房子，說肚子餓了就用手抓著吃布農族留下的小米粥，然後追趕布農族到深山，終於追上一個布農族青年，將他砍死並帶著他的頭顱回來。因此布農族不敢再接近有Tonso在的大坡，南方的卑南族也因為害怕Tonso而不再要求進貢。據說這個Tonso是金太郎三代前的祖先。關於Tonso的故事，金太郎

¹⁹ 譯註：這部分應該是作者的誤解。谷拉斯·馬亨亨是馬蘭部落的阿美族

說他也聽說過，但沒有這麼詳細，顯得非常感興趣。

晚上的宴會，聚集的人明顯減少了。看來大家也終於膩了。即使如此，與金太郎交情很好的Ripon、Tonso還是和往常一樣來了。這三人組似乎平常每晚都在喝酒，每天晚上都會發誓「就到今晚為止，以後不喝酒了」，所以我給他們取名「禁酒同盟」。不過今天算是相對平靜的酒宴。我也確實累了，喝不太下去。早早就去休息了。

3月18日

早上九點半搭火車，前往從池上北邊的富里車站進入海岸山脈約一小時的德高部落。因為這裡有條路可以越過海岸山脈通往太平洋沿岸，據說與海岸線的阿密斯有交流，所以我們去了。但到了那裡，被介紹的阿密斯全都不在。剛好遇到當地的家政指導員（生活改善指導員），向她詢問是否有博學的老人，她介紹了幾個人。不過，雖然都是好人，但記憶模糊無法進行調查。雖然經驗不多，但透過閒談和簡單的提問，已經開始能判斷一個人的可信度。他們不是惡意，而是出於善意努力思考後回答，但不準確的資訊反而有負面影響。就這樣放棄調查，在食堂簡單吃過午飯後，去了平常在池上購物的店家介紹的製糖工廠。在這裡說我們是日本人，社長非常歡迎，即使剛吃過飯還是被招待吃午餐。據社長說，現在還有越過海岸山脈的路。不過最近幾乎沒有人使用，所以不知道路況如何。從這裡越過海岸山脈應該會到那個宜灣附近，想著有機會一定要試著走走看看。

正要從製糖工廠回去時，說是送禮物給我們每人一包10公斤的砂糖。他們說日本砂糖很貴，是出於好意，但我們還要走一小時才到車站，老實說很困擾。但又覺得丟掉很可惜，最後帶回池上當作給愛子的禮物。

這種禮物攻勢也相當辛苦。被送一枝香蕉（上面約有10束香蕉）時也很困擾。雖他們說因為日本人很喜歡香蕉，但其實我沒那麼喜歡，而且特別重。這個實在沒辦法，只好在半路的山路丟掉。還有一次，他們說日本米很貴，給我們一包米（60公斤）當作要帶回日本的伴手禮。也有過50根蘿蔔，或是兩升的麻糬等等。每一次都很感謝，但實在都太重了。那時交通還不發達，只能帶著走。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

晚上受邀到Tonso家。因為昨晚我們和金太郎三人組都很累早早結束，所以今晚大家都很有幹勁。從大坡也叫來了人，用歌舞炒熱氣氛。

3月19日

正在猶豫今天該怎麼辦時，前天去調查的陸安的Kairon來訪。說還有話想說，希望能把更多關於阿米斯的事情留下記錄。他一直講話講到下午很晚的時間，內容是部落之間聯盟、親族聚會、部落組織等。Kairon的說明會舉出誰做了什麼、如何做的具體例子，所以很容易理解。特別是對部落組織非常熟悉。²⁰

Kairon的談話持續到傍晚。前幾天提到的紅眼睛紅頭髮的Tonso的故事，他也說了更多。

晚飯後，大坡愛子娘家派人來接。說要穿阿米斯族服跳舞要我們去看。大坡與漢人混居很少，所以finawlan（男子年齡階層組織）還保留著，據說在秋天的收穫祭會穿阿米斯族服跳舞。今晚似乎是要特地表演給研究阿米斯生活的我們看。這也是阿米斯的一種體貼。我們感謝地去觀賞。當然，飯和酒也理所當然地準備好了。

²⁰ 譯註：阿美族的部落稱為 niyaro'。其行政與政治組織的特徵之一，是有首長制度和男子年齡階梯制度。儘管家族與親屬組織是以女性為中心，但這些都是以男性為主的組織。

在 niyaro' 中，曾經存在著首長。這位首長在阿美語被稱為 kakita'an、matokangay、papeloy、mikomoday 等。其中前兩個詞，意指擺放敵人頭顱的架子，或是將頭顱刺上竹竿展示的設施（阿美族也有一定程度的獵首習俗）；後兩個詞則有演講、發表演論之意。推測前者原本是指主持頭顱祭祀的宗教領袖，後者則指政治領袖。前者通常由特定家系世襲，而後者則常由部落中的男子選舉產生。二戰後，隨著普通選舉法的實施，地方首長改由成年男女選舉產生。但除了這類新制的首長外，舊有的首長制度仍持續存在，當時這類舊首長被稱為「顧問」。另一方面，男子年齡階梯組織被稱為 finawlan，類似於日本的青年團，所有年齡約在 12、13 歲到 60 歲的男子都必須參與。各 niyaro' 中設有稱為 sefi 的集會所，尤其是年輕人需要在那裡住宿。這個組織同時也是部落的軍事、警察、司法系統，還負責公共事務、豐年祭、求雨祭、求晴祭等宗教活動的中心機構。這個組織在 1970 年代仍在正常運作，但隨著臺灣進入經濟成長期，外出至都市打工的現象增加，這個制度逐漸失去實質功能。根據 Kairon 的說法，大埔部落地區的 kakita'an 是由當初從大坡部落遷移到大埔時擔任領導角色的大高家所世襲。然而，大埔部落成立時，獵首的習俗已幾乎不存在，因此並沒有象徵獵頭儀式的 Matokangay 家族。而新設的陸安部落，因為成立較晚，連 kakita'an 都不存在。此外，由於大坡部落與漢人混居的情形日益加深，目前 finawlan 也已不再運作。值得一提的是，從清朝時期到日治時期，部落首長被稱為「頭目」，但戰後被視為歧視用語而被廢止。不過到了 1990 年代後期，因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個稱呼在原住民族的主張下又重新被恢復使用。

3月20日

早上9點5分搭火車去臺東。再搭公車去太麻里，前往去年受照顧的田明輝先生家。田明輝是樟原田明來先生和宜灣田明發先生的弟弟，是太麻里衛生所的醫生。田明輝也很高興地歡迎我們再次到訪。雖然他因為這裡是工作地點而遺憾無法招待，但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調查，所以決定請他帶我們去太麻里往北約一小時的金崙。不過是兩個人騎一台50cc的機車。雖然和助手的機車兩台一起去，但騎得很快，相當刺激。

金崙是排灣族的部落，但因為我們對排灣族準備不足，所以收穫不多。不過這次目的是為將來建立關係，只要認識了幾個人就算是達成目標了。

田明輝應該是上班時間，所以我們要早點結束，但他邀請我們直接去臺東吃飯。我們約好下次來時再去，就回到池上。晚上一如往常舉行宴會。

3月21日

和昨天一樣搭9點5分的火車前往臺東，從臺東轉搭公車到樟原。下午3點半到達。決定在田明來先生家受照顧。這個時期臺灣大學的考古隊沒來，所以他接待我們。田先生家的好處是不喝酒。田氏三兄弟中，只有太麻里的田明輝先生喝酒。難得有一天不用喝酒。

3月22日

搭乘9點20分的巴士前往宜灣。10點過後到達宜灣，去了Usui家。Usui和Ahina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

說「難得回來了，先喝一杯」，馬上用米酒舉行小型歡迎會。Usui妹妹的丈夫濱田先生、隔壁的植園先生、傳教士Lifok先生等人也參加。到了中午告一段落後，Usui說「來，休息吧」，我們就午睡。睡了約一小時後，聽取Usui本家Tsukasu²¹的談話。在這裡聽到了在池上方面看不到的母方舅舅權威的故事，以及透過父系繼承母舅權威等事。在池上因為與漢人混居的歷史較長，親屬關係似乎有相當大的變化。但海岸線的阿米斯可能因為與漢人關係較淡薄，親屬關

²¹ 譯註：可能是 Cokas。拼音無法確定。

係至今仍然牢固。傳教士Lifok先生是下半身麻痺需要拐杖的40歲前後的人，但日語非常流利，是最好的翻譯。

晚餐也在Usui家舉行宴會，Usui的兩對妹妹夫婦、Lifok的母親等人也參加，是愉快的晚餐。Usui強烈邀請我們住下，但我們搭7點20分的末班車回到樟原。可能是感冒了，頭痛發低燒，所以服用抗生素。同行的S也有相同症狀。

3月23日

搭9點半的巴士去北邊約一個半小時的靜浦部落調查，但沒有人可以談話，所以先回到樟原，中午過後再次去靜浦。這次找到一位叫Kapa'的老人，但他說必須要出門，約好下次後，就去了靠近樟原的大俱來部落，能夠跟叫做宮原的老先生談話。特別是關於母舅權威的繼承和最近母舅的角色等，聽到了有趣的故事。

下午去靜浦時起，一直有一個不認識的中年男子跟著。以為是有人認識的人，但似乎不是。他默默地跟著進入Kapa'家和宮原先生家，坐在後面。感覺很詭異。不過在聽宮原先生談話時他就不見了。詢問宮原先生，他說不認識這個人但可能是公安警察。臺灣處於戒嚴令下，可能懷疑我們在煽動原住民。不過，可能因為談話太無聊，所以判斷沒有問題。無論如何，從隔天開始就沒有人跟蹤了。

五點前回到樟原。晚飯後馬上睡覺。身體狀況越來越差。S也說一樣。

3月24日

雖然早上起來了，但S和我都沒有力氣動。雖然低燒和頭痛都好轉了，但連站起來都覺得困難。經過商量後決定今天休養一整天。甚至不吃午飯，整天都在睡覺。到了晚飯時間恢復了精神。

3月25日

完全恢復體力後，搭9點前的公車前往宜灣。因為上次去時Usui說「下次來一定要住下來」，所以向田先生說明後出發。



（宜灣的調查：從左起，Usui、Ahina和S

一到Usui家就被命令「先去休息」。她說「一直讀書對身體不好，偶爾要休息」。如果是說「一直喝酒的話…」我倒是心知肚明，但因為她說得很強硬，我就乖乖去睡了。才過了一天，可能我的臉色看起來還是不太好。



（Fulaw家的調查，左邊是Ahina

到了快中午時起床，去Usui的本家，聽父親Fulaw的談話。雖然是個和善的老爺爺，但似乎記得的事不多。因為Fulaw也是入贅婚，所以詢問了他作為女婿生活的經驗。他說從未過問過孩子的教育和婚姻。他說「kadafo（女婿）是不能過問這些事的。」決定這些事的是Usui母親的弟弟Diway。問他原因時，他只是笑著說「女婿只要比任何人都早起來工作就好。阿米斯的男人就是這樣。」我對阿米斯的父子關係產生興趣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談話告一段落後，回到Usui家吃午飯。正要入座時，被Usui說「去洗手」。真是個嘮叨的阿姨。午飯結束後，又被命令「去休息」。可能是因為累積了疲勞，一直睡到晚飯時間。醒來後，這次又說「去沖水」。房子前面的廚房小屋放著大浴盆，水桶裡裝著水。印象中用大浴盆沐浴是小學之前的事了，不過總算能沖掉汗水感覺清爽多了。

因為「還有研究要做」，晚餐沒有喝酒，不過因為喝累了所以很感謝。吃完飯後，去聽現任顧問，就是kakita'an的Cupay的談話。作為村子的領袖，果然他記憶很準確。主要聽了關於finawlan（年齡階層組織）的實際角色等事。聽到了在sefi（男子集會所）的生活、規則、修路和建橋、收穫祭和祈雨、祈日、驅蟲等儀式中的角色。在宜灣，因為sefi已經沒有了，所以年輕人不能像以前一樣住宿，但公共事務和儀式現在仍然以finawlan為中心進行。這也是個引起我興趣的話題。談到11點左右，回到Usui家睡覺。因為用腦過度，相當疲累。

3月26日

早飯後，去拜訪去年夏天訪談過的Telo'，但他似乎身體不適，所以很快就離開了。午飯後回到樟原。

3月27日

早上9點前搭公車去靜浦，從那裡到對岸的大港口部落。大港口是海岸線的阿米斯從這裡遷移出去的故地。想去聽宜灣的Cupay告訴我們的Kacaw的談話，但問遍各家都找不到人。正在為難時，村民帶來一位約50歲的人叫Raway。雖然他對過去的事似乎不太了解，但告訴我們在大港口往中央山脈裡面的奇密村²²，是整個阿米斯的故地。以池上為據點調查時在德高聽說的越過海岸山脈的路，就是通往這裡的。這條路是山路，步行約3小時。不過似乎有相當危險的地方，建議從德高走比較好。雖然很感興趣，但只能等下次機會了。

雖然收穫不多，但至少看到了古老的大港口村。比起宜灣，每戶房子都較大，而且似乎是阿米斯原本的建築風格。

下午早早回到樟原。

²² 譯註：今奇美部落

3月28日

受田先生邀請，搭他的貨車去靜浦抓魚。前幾天遇到靜浦的Kapa'先生原來是田先生的朋友，似乎是Kapa'邀請去抓魚。田先生的孩子們也一起去。

在靜浦和大港口之間，有條叫秀姑巒溪的大河流過。據說這條河的源頭在池上。在河的淺灘，Kapa'示範了一種叫「patili²³」的捕魚方法。將汽車電池的兩極接上電線，一端將剝開的電線綁在竹竿前端，另一端接到用鐵絲做成圈的魚網的金屬網上，讓經過兩極間的魚和蝦麻痺後用網子撈起。雖然看起來會觸電，但Kapa'毫不在意。約一小時就抓到相當多的魚、蝦和鰻魚。在河邊生火煮來吃。像是小型遠足一樣。



(在秀姑巒溪的patili捕魚)

吃飯時，Kapa'環顧四周，突然說「有蜜蜂」就跑了出去。跟著追過去，似乎在河邊附近的灌木叢中的樹上發現了蜂巢。Kapa'回頭說「可以採蜂蜜了」。但是既沒有工具也沒有防護服。說「不會被螫嗎？」，他卻說「沒關係，沒關係」很樂觀。

我們害怕所以遠遠地看著，Kapa'對著蜂巢說了些什麼。然後從口袋拿出香菸放在草地上。接著放下腰間的山刀。然後，就這樣空手伸進蜂巢，抓出一塊蜂巢的內容物，另一隻手抓起剛才放下的香菸和山刀，喊著「快跑！」就跑了。我們也慌忙地跟著逃跑。

²³ 譯註：電魚。來自 battery 的日語發音

後來問他，他說是對著蜂巢說「蜜蜂先生，蜜蜂先生，給你這支香菸，請給我一些蜂蜜。蜜蜂先生，蜜蜂先生，這把山刀也給你，請給我蜂蜜。」然後取了蜂蜜說「算了」就跑掉了。

據說阿米斯就是這樣分取蜂蜜的。如果要取大量的話也會用煙薰，但如果只是點心程度的話，用這個方法就不會失敗。雖然難以相信，但親眼所見也不能否認。不過後來問了幾個阿米斯，他們都說不知道這種方法。看來是Kapa'做了什麼手腳。

中午過後，搭公車去宜灣。今天也要在宜灣留宿。一到就被Usui要求午睡。說「今天要休息一整天」，連調查都不讓我們做。午睡後，Usui和她妹妹的丈夫濱田先生、後面的植園先生等人聚集，聊起了閒話。某家的女婿不工作所以離婚了、某家有人過世，他的女兒和兒子為遺產起爭執等等。對Usui他們來說是閒談，對我們來說也很有趣。這時候我明白了，其實不用拿筆記本做調查也能聽到很多好故事。說真的，反而是在這種對話中才能聽到真實的故事。可以說我的調查風格就是從這時候開始萌芽的。

晚餐在Usui本家的下面那戶，受邀參加新居落成後第一個滿月的慶祝。但端出來的是狗肉。雖然對阿米斯來說是美食，但實在很難動手吃。雖然嫩得很軟，也放了香料不難吃，但還是覺得噁心。據說這不是阿米斯原本的料理，是最近模仿漢人才開始吃的。

3月29日

因為附近村子有Usui的親戚結婚，所以去參加。不是阿米斯原本的婚禮，而是漢人式的婚宴。雖然是臨時參加，但因為說是從日本來的而受到熱烈歡迎。被新娘、新郎和雙方父母帶領著，到各桌敬酒打招呼。大概是以有日本人特地來參加為榮吧。因為在池上的婚禮敬酒已經受夠了，所以盡量不待在自己的座位，主動到處走動拜訪各桌，成功避開了敬酒攻勢。

之後去宜灣南邊的重安部落，拜訪Usui妹妹家。她的丈夫是日本時代的預科練習生出身，身材高大一直唱日本軍歌。現在是小學老師，但很生氣地說「臺灣的教育不像樣」。總之，一直堅持日本才是對的，對阿米斯文化也完全沒興趣。這樣我們的工作就無法進行，所以去聽重安的前kakita'an的Lifok的談話。但他

記得的不多，或者說因為有小學老師在場，一直說阿米斯的習俗不好，所以我們放棄了。

到了10點左右，步行回宜灣。月光下海岸邊的夜路很舒服。回去時，濱田先生和Lifok先生在等著，聊了一會兒閒話後，12點過後就睡了。

3月30日

今天要離開宜灣經由池上回國，從早上開始大家就來送行。Usui說「一定要再來」，之後就是一連串的嘮叨。「旅行時要帶手帕、毛巾、牙刷和換洗衣物。早上起床一定要刷牙。吃飯前一定要洗手。你們都做不到這些。」真是囉嗦。

中午過後前往樟原。臨行前Usui說「我沒什麼東西可以給你」給了我一條手帕。到樟原後打開手帕一看，裡面有一張100元鈔票。對貧困的農家來說是一筆大錢。已經受了這麼多照顧，還要這樣對待我們，讓我們過意不去。但說要還給她也不可能收下。和S商量後決定明年一定要來道謝，感恩地收下了。

3月31日

在樟原田先生一家的送行下，搭公車去臺東。從那裡搭火車到池上。連我自己也無法判斷是比較喜歡池上還是宜灣。來到池上時，果然很懷念，感到安心。

到了金太郎家，他們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愛子說「變得很優秀呢。辛苦了」，稱讚我們。Usui囉嗦的溫柔和愛子寬容的溫柔，也很難分出高下。

晚餐是雞酒。常見的成員聚集舉行小型宴會。

4月1日

午餐時，愛子說因為我們可能還沒吃過就煮了小米粥。雖然有點甜，也算好吃，但不像米飯那樣有飽足感。兒子明生去山上採藤心回來。藤是滿是刺的粗藤蔓，明生滿身是傷。金太郎笑著說：「這傢伙說要讓哥哥們吃阿米斯的食物，自己一個人去採藤，因為不熟練所以滿是傷。」。

藤心只要用鹽煮就好，雖然有苦味但很適合下酒。比起味道，更讓人高興的是愛子和兒子的心意。

下午到附近的各家道別。晚上為明天先回去的S舉行送別宴。如往常一樣，酒、歌和舞一直持續到12點過後。之後是和金太郎、愛子的小型宴會。

4月2日

早上，S搭10點半的火車先回去。之後，和金太郎夫婦商量Michiko的事。去年，Michiko的母親給我檳榔，我收下並咀嚼，這就是事情的開端。給檳榔代表求婚，收下就表示接受求婚。第一次接觸阿密斯的我，不可能知道有這樣的文化。之後我立即表示要把她當妹妹，以後也會好好照顧，金太郎夫婦也這樣向Michiko的母親說明。

但今年來看，母親完全沒有放棄。據說她到處說自己的女兒要和日本人結婚。

我不說，Michiko才是最可憐的。今年才15歲，還是個孩子。如果母親堅持，她可能也會這麼想。總之，因為是我的無知造成的，必須要說清楚。

愛子嚴厲地說這是Michiko母親愛面子才造成這種事。金太郎也批評她說那應該只是喝酒時的玩樂。

之後，叫來Michiko的母親，不斷道歉並請求她理解。當場Michiko的母親也說「我明白了」，表示了理解。為了這件事我拖延一天出發，總算達成了目的。

晚上是我的送別會。愛子似乎也通知了大坡的親戚，包括年輕女孩在內很多人都來參加。這是愛子的策略。跳舞時，最近Michiko理所當然地會來我旁邊，但今晚金太郎的親戚家政指導員帶著大坡的女孩在我周圍跳舞，不讓Michiko靠近我。

那天晚上宴會持續到很晚。大坡的人說明天要送行，所以留下來過夜。即使是寬敞的金太郎家也難得地滿員。

4月3日

一大早，Tonso和Ripon就說要喝酒。說是分別前的最後一杯。大家紛紛帶來伴手禮。愛子準備了2升我喜歡的香蕉糕。這很重。昨晚幫我擋人的家政指導員送了會叫的小鳥玩具。大概是想說我還是個孩子吧。

9點過後的火車出發，大家都來車站送行，一直揮手。對著池上的人們和街景揮手時，我反覆思考著那個永遠的疑問：「為什麼他們對我這麼好？為什麼對不知道是否能再相見的旅行者，給予如此深切的關懷？」這對我來說，比研究阿米斯文化更重要的課題。為了解開這個疑問，我必須再來這裡。

1972年 第三次調查

1972年3月2日

去年夏天因為在進行熱氣球升空計畫，所以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資金來臺灣，終於有了眉目可以進行第三次阿米斯調查。

這次S也沒有同行。雖然一起去過兩次調查，但因為各自興趣不同，想問的內容不一致，所以還是決定單獨調查比較好。

這次為了盡可能多爭取調查時間，從羽田搭飛機飛到臺灣松山機場，在臺北住一晚，隔天像往常一樣搭驚險刺激的巴士到花蓮住一晚，在池上住兩晚後直接前往宜灣。之前都是以樟原為據點，但因為時間寶貴，所以決定把據點改到宜灣。除了時間寶貴之外，也是因為去年Usui說的話。

「悟，住在本島人（戰前就住在這裡的漢人。戰後在內戰中跟著蔣介石逃來的漢人稱為外省人）那裡，阿米斯會覺得不舒服。本島人很狡猾，會搶奪阿米斯的財產，所以很討厭。下次起要住在我們家。」這就是原因。對我們來說，本島人也都很親切是好人，但還是決定遵從她的忠告。

一年不見，三仙台和山丘上的界線都讓人懷念。巴士司機還記得我，不是在巴士站而是在Usui家前讓我下車。這邊就是這麼隨興。

Usui和Ahina臉帶笑容迎接我。首先被要求洗手和臉。還是一樣囉嗦。

阿米斯沒有囉嗦寒暄的習慣。見面時的招呼就只有「nga'ay ho」。這像英語的Hello一樣，不管什麼時間都可以用。離開時也只說「minokay to kako（我要回去了）」。而且沒有相當於謝謝的感謝用語。所以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高興。也不會介紹在場的人。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是建立在face to face，也就是見面的範圍內。



（宜灣遠景：右手邊沿海白色部分是部落。大一點的建築物是教會）



（宜灣的海）



（傍晚出去捕魚的tipay（竹筏））

正想著這些事情，一邊聊著彼此的近況，突然不知從哪裡聽說的，不認識的人不斷進出，看起來很忙亂。這時Usui開口說：

「悟，你難得來，但是很抱歉，這個房子決定要重建。這屋子也老了，悟來的時候了也沒有房間給你睡。和父親商量後，決定要蓋一間像樣的房子。」

這樣的話，在他們最忙的時候受照顧也不好。所以我說「明天去樟原，住田先生家」，結果被罵說不行。

「悟，因為你告訴我幾月幾號要來，所以我都準備好了。就算這個房子不在，還有親戚的家，也和親戚商量好了。所以照顧悟這種事沒問題。剛來就要去別的地方，絕對不准。」Usui堅持這麼說。Ahina也說「沒什麼，悟先生，不用擔心。」

沒問題，沒問題」勸我留下，所以決定先觀察情況。

這時，傳教士Lifok出現了。

「喔，悟，你來了啊。太好了，太好了。身體好嗎？」還是一樣咀嚼著說日語。

「你難得來，但你媽媽（Usui）說正好要蓋新房子。但對研究反而很好。這也是阿米斯的習慣，好好看看吧。」這樣說著，教了我很多關於阿米斯的房屋建築。²⁴因為去年幾次陪我們調查，所以知道我的做法。於是我決定在隔壁兩戶的Lifok家住宿。

因為我剛好趕上pa-kuroto'（蓋房前的會議）²⁵當天，雖然就行程來說可能

²⁴ 譯註：1970年代的阿美族在新建或改建房屋時，幾乎不會委託專業的承包商。當時雖然會請業者運送混凝土，但其他的建築工程大多由親族合作完成。房屋的新建或改建、喪禮、婚禮、開墾等，都是由親族協力進行，這可說是阿美族的一種規範。如果無法參加，則需以現金、物品等方式補償。雖然鄰居也會參與，但他們並非義務性參與，所以即便不出席，也不需要補償。對於參與的親族或鄰居，會提供 hakhak（糯米飯）、silaw（醃豬肉）和酒作為招。除此之外不需額外酬謝。因此，misaloma'（蓋房子）多在農閒時期的3~4月與8~9月進行。

實際動工前約兩週，會由較富裕的親族男性先去 pafolo'（取箭竹），接著是 paeli'（取茅草）與 pa'oway（取藤），這些都是建屋所需的材料。至於作為柱子的粗大木材，多半會使用舊屋的舊建材，但最近也有直接購買的情形。等箭竹等材料備齊後，便召集全體親族舉行 pakolo（建築前的親族會議），討論工作分配與建築流程。這場會議由該戶人家中年紀最長的 faki（廣義的舅舅）主持（後文會詳細說明）。

接下來，若是改建，會先從 mitastas（拆舊屋）開始。村中拆屋當天，全村會實施 paysin（儀式性休業）。在 paysin 期間，農事活動是被禁止的，但打獵與捕魚則不在限制之列。據說這是因為舊屋拆除後，原本居住在門楣或屋簷下的祖靈會失去棲身之所，在周邊徘徊。對此，家中有病人或孕婦者當日會避免外出。阿米斯相信，來自他家的祖靈是惡靈，若在外與這些無處可去的他家祖靈相遇並被纏上，可能導致病情惡化或孕婦早產、難產。

mitastas 結束後便開始 misaloma'。當屋頂與牆壁完成後，會舉行一個類似上樑儀式的活動，稱為 i-bayan（譯註：有可能是 ifayang，意指桅帆或帆布，但無法確定），並向參與建屋的人提供酒食。之後會進行細部的收尾工程。當所有工程結束後，會舉行盛大的 pakawih（落成儀式）。這時會邀請 cikawasay（巫師／祭司），透過獨特的祈禱舞與歌聲，將建築期間無處可居的祖靈們召回新居。儀式後，會舉辦宴會，邀請親族及幫忙的鄰人共襄盛舉。至此，整個建屋流程才告完成。

此外，在 mitastas 與 pakawih 之前，親族中的男性會先舉行 pakelang（川狩——這是一種男性限定的活動，作為重要儀式的前導。他們會一起在河川捕撈魚、蝦、蟹、青蛙、鰻魚等，因僅限男性參加，也被視為一種狩獵行為）。

²⁵ 譯註：可能是 pakolo，根據吳明義[2019]，意指協助拖拉船或竹筏，但無法確定。

待不到最後的落成典禮，但看來能看到相當大部分。內心為這個意想不到的好運感到高興。

聽說晚上7點要開始pa-kuroto'會議，親人和鄰居三三兩兩地開始聚集。這種時候似乎大致都有固定的座位。入口附近坐著Usui的男性親族，女性在土間的北側（也是廚房入口），年輕的男性親族在土間南側，我和Ahina、鄰居的男性在土間最裡面的西側。雖然是在最裡面，但並不是上座。這裡是沒有發言權的純粹參加者的座位。入口附近才是阿米斯的上座。而且，聚集的親族只有Usui的親族。如前所述阿米斯是男方入贅，所以是Ahina入贅到Usui家。因此，這是Usui家的改建。

最後青山先生和中村先生出現。這兩人是這家的faki（廣義的舅舅）。兩人在入口兩側就座後，pa-kuroto'會議開始。

這天的出席者包括Usui所屬的Pacidal氏族8人，Usui的faki的兒子的Cikatopay氏族5人和Cilangasan氏族1人，Usui祖父的氏族Ciwidian氏族4人，Usui三個妹妹的丈夫3人，鄰居2人，共23人。女性不算在出席者中，但有Usui的妹妹們、Ahina的妹妹們、鄰居的妻子等約8人。Ahina也不被視為出席者。

會議從中村先生的致詞開始。中村先生是從Pacidal氏族出去入贅faki的長子，同樣被稱為faki或mito'asay（faki的男系子孫）。致詞內容是要蓋族人Usui的房子，所以親族都必須合作，也希望鄰居能互相幫助，之後Ahina說明日程和安排。然後中村先生再次站起來，說明每家每天要派一人幫忙，如果無法派人則要支付一天50元（約500日圓）罰金等約定事項。之後就是喝酒、嚼檳榔、抽菸的宴會。據說本來應該有中村先生向祖靈報告房屋改建等祭祀，但因為天主教的影響，現在已經省略了。

喝了酒後，場面轉變成我的歡迎會。青山先生站起來致詞。

「今天是Pacidal的pa-kuroto'。悟特地從日本趕來，所以我們Pacidal的人要團結一致完成這個建築，不能讓日本人覺得丟臉。」大致是這樣的內容。雖然我並不是特地趕來，但這樣編故事是阿米斯的拿手好戲。

到了宴會時間，又是往常的敬酒攻勢。之前因為有多人所以可以分工逃避，

但一個人就逃不掉了。到半夜完全喝醉了。

3月3日

早上5點半起床。胃還在翻騰但一早就是滿滿的飯。只好拒絕了，馬上就開始聽Usui說教。

「不可以喝太多酒。一直喝酒會傷身的。要好好想著喝。」但是昨晚說「這是歡迎你的宴會，來喝吧」，不斷灌我酒的不就是她嗎？

一整天忍受著翻騰的胃，聽Lifok和Usui談論蓋房子的事。想想看，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單獨調查。稍微有點自信了。

傍晚，把行李搬到Usui家後面兩戶的Lifok家。明天就要開始mitastas（拆房子），所以之後要在這裡住宿。Lifok的母親Dongi還是一樣只用阿美語不停地說話然後笑。

晚上在Usui家舉行宴會。因為今晚過後這房子就要拆了，本來應該要向住在家裡的祖靈告別，但因為這家還沒有人過世，而且Usui的祖靈應該住在Usui的老家，所以沒有特別的儀式。那天晚上來的人有說話很好聽的青山先生，邊比手畫腳邊一直唱日本歌的中村先生，這兩人是faki的身份參加。還有Usui的妹妹'Oksang、她的丈夫濱田先生，他也曾在日本海軍服役。以及最小的妹妹Miyoko和丈夫Masaci、Lifok。果然是個感傷的宴會。

3月4日

凌晨3點左右，在Lifok家醒來時，聽到Usui家那邊有人講話。雖然想著是不是已經開始拆房子了，但因為昨晚也被灌酒到12點過後，實在提不起勁起床，正想再打個盹，聲音卻越來越大，還有很大的響動。慌忙趕過去一看，已經一根柱子都不剩了。周圍約有60人來回走動。注意到我的青山先生跟我說話：

「悟，你太慢了。因為房子太小，又來了這麼多人，20分鐘房子就不見了。」笑著說。確實，只有8根稍粗的柱子，其他就只是茅草、竹子和薄板的約10坪的房子，有這麼多人手當然一下子就拆完了。只有幾個人在收拾善後，其他人無所事事地抽菸聊天。很快就到了早餐時間。用簸箕盛的hakhak（糯米飯）和碗裡

的silaw（醃豬肉），5、6人圍成一圈，用手抓著吃。我也第一次體驗了阿米斯式的共食。那天幫忙夯實地基。從眼前的海岸搬運直徑20-30公分的圓石，密密地排在地基上。據說明天要在上面澆灌混凝土整平。因為人多，這個工作也在兩個小時內就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為止，中村先生向大家道謝後解散。



（重建中的Usui家：從左起，Usui、Ahina、植園、木匠、Dongi和Lifok）

趁著Lifok有空，中午去看Telo'老人。比去年更顯老態，已經無法詢問什麼了，但因為是讓人懷念的人，總之很高興能見到面。晚上去拜訪Cupay顧問，但去得太晚是個錯誤，他已經喝醉了，結果只是被灌了一頓酒就回來了。

就這樣第三次調查開始了，但無論之前之後，都沒有比這次更辛苦的調查了。似乎時機不太對。拜訪的據說很有學問的人不是不在家，就是搬家了，或是過世了，只能見到計畫中三分之一的人。再加上因為這是第一次單獨調查，我的經驗不足，這時候還比較害羞，不太擅長和初次見面的人說話。

總之，在宜灣待了兩週多，調查完全沒有進展。過了十天左右，老實說剛來時的幹勁完全消失了。雖說是蓋房子，但看起來在下一個上樑儀式之前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而且那個似乎趕不上我回國前。甚至想過先回國再重新來過。話雖如此，既然來了就只能繼續了。一邊對自己說「調查如流水」²⁶，總之每天尋

²⁶ 譯註：意思是說，這種調查像流水般無法控制，只能靠運氣

找受訪者，走遍海岸阿米斯的村落。

這時候，交通工具只有步行或公車。不過公車一天只有四個來回，所以不太能用。常常是去的時候搭公車，回來時走路。幾乎每天都要走約10公里。有時候甚至走過20公里。

但是，雖然是在走投無路時做的事，意外地在之後派上用場。走路進入聚落遇到人時，大多會被打招呼。「是日本人嗎？」「要去哪裡？」之類的。那時候背著髒兮兮的背包走路，所以他們知道是日本人。而且，這幾年似乎傳開了有日本人來訪這個海岸線的傳聞。知道是日本人後大多會被帶進家裡。總之，就這樣走遍了從宜灣到北邊大港口的所有村子，在各處村子都認識了人。後來才明白，調查最重要的是資訊²⁷。那時是不得已才這麼做，但後來那時認識的人給我很多資訊，幫助很多。

這次調查的目的首先是要廣泛了解阿米斯的文化和社會。雖然從文獻中學到了一定程度，但還是實際聽他們談話才能更好理解。想從中找到自己的研究主題。不過，從前幾次調查開始就對親屬關係特別感興趣。在之前的研究中，阿米斯被認為是母系社會。所謂母系，典型的特徵是出生的孩子成為母親群體的成員，財產由母親傳給女兒，職位和地位由母親傳給女兒或兒子，一般都實行男方入贅婚姻。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很陌生，所以引起了我的興趣。

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某個契機決定了調查主題。這次調查時住在Lifok家，一天早上我睡到五點多，Lifok的母親用威脅的語氣說「要睡到什麼時候，大faki要來了」把我叫醒。一開始以為她在說「鬼²⁸要來了」，後來才明白是在說「最大的faki要來了」。這裡的「大」似乎是表示「最有威望」的意思。因為是母系社會，我不知不覺認為女性比較有威望，但為什麼faki這麼受尊重呢，產生了疑問。說起來，在Usui家的建築中，指揮的也是被稱為faki的中村先生和青山先生。兩人都是入贅到其他家。而且，在這兩人之後扮演中心角色的是Usui母親已經離家的哥哥（入贅到Cikatopay氏族）的兒子Dafak。Dafak雖然是Cikatopay氏

²⁷ 譯註：此處的「資訊」主要指田野調查中透過人際網絡取得的在地消息、介紹與關係線索，而非文獻或統計資料

²⁸ 譯註：日語 obake

族的成員，卻在Usui的Pachidal氏族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怎麼回事呢？

正好在調查陷入困境時，找到了身邊的主題。因為是關於家族和親族的事，問誰都知道。於是停止到處走動，把剩下的時間集中在這個主題上。

首先要調查的是親屬稱謂。以自己為中心，如何稱呼父母、叔叔、阿姨等親人。在日本，稱呼某人時會說「媽媽」或「叔叔」這類詞語，這屬於「親屬稱呼」，與表達親屬關係的稱謂有所不同。但是在阿米斯，這兩者是一致的。²⁹



（ Lifok的母親Don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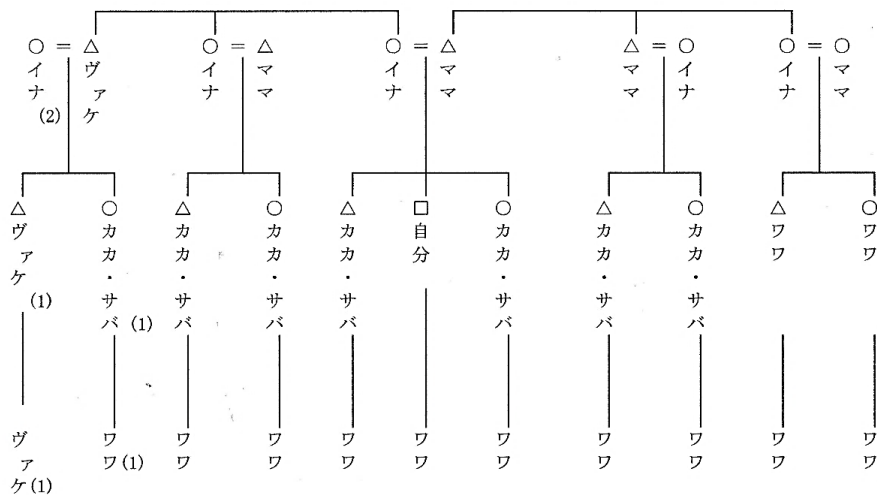
阿米斯的親族名稱很簡單。基本上比自己高一輩的女性是ina，男性是mama，同輩比自己年長的是kaka，年幼的是safa，比自己低一輩的是wawa。在日本說的祖母或祖父也是ina、mama，孫子也是wawa，堂表兄弟姊妹也是kaka或safa。但是，對於母親的兄弟就有點不同。只有母親的兄弟稱為faki，而且他的兒子，甚至他兒子的兒子都稱為faki。也就是說即使是同輩或低輩，也和舅舅一樣稱呼。換句話說把他們當作比自己高一輩。這不只是稱呼而已，也是那樣對待。相反

²⁹ 譯註：在日語中，用來說明親屬關係的詞彙如「母親」，與實際稱呼對方時使用的「媽媽」是不同的：前者稱為「親屬名稱」，後者則稱為「親屬稱呼」。

的，如果自己是男性，父親姊妹的孩子即使是同輩的表兄弟姊妹也稱為wawa，也就是稱為孩子。這也意味著要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他們。

faki是需要畏懼和尊敬的存在。據信如果不尊重faki，會遭受歉收、打獵不順、漁獲不佳、事故、疾病等各種災厄。反之，讓faki高興會帶來相反的結果，豐收、狩獵順利、漁獲豐富、平安、健康、富裕等好結果。對此faki也應該庇護稱自己為faki的人們，保護他們的利益。在宜灣，我發現faki的親屬稱謂會傳給faki的兒子，甚至他的兒子。也就是說，此親族稱謂和其角色是透過父系傳承的。被稱為母系的阿密斯社會中存在著父系傳承。我決定以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父系傳承作為主題，開始收集案例。

図表 2. 海岸アミの親族名称



(1) mi-to'as-aiとする地域もある

(2) vaiとする地域もある。

(圖:海岸阿密斯の親屬稱謂)

3月11日

上午正在整理筆記(因為每天晚上都被灌酒，所以養成隔天早上記錄前晚發生的事和聽到的話的習慣)，Usui衝進來。「悟，快去換衣服」她氣勢洶洶地說。雖然說昨晚才換過所以這樣就好，但她不聽。只好換了衣服後，她嚴格檢查然後說「金太郎來了，過來」帶我去。大概是要表現她有好好照顧我才要我換衣服的吧。急忙趕到植園家，金太郎和愛子來了。

「喔，悟，你還好嗎？因為太久沒回來，媽媽（愛子）很擔心。終於來看看了。」非常高興地跟我說話。「悟離開後，媽媽每天都說他可能不習慣食物，會不會生病，有沒有被女孩子纏上，煩得要命。所以說既然這麼擔心就來看看，就來了。」說真的，這些人到底有多體貼啊。明明坐公車就會暈車的愛子，竟然特地來這麼遠的地方，真是始料未及。據說金太郎和植園先生是戰爭時期在日本軍隊的戰友，似乎也是因為這樣才來訪。

那天晚上，北邊村子的戰友也趕來，在植園家舉行大宴會。青山先生和Lifok也參加，但兩人都被金太郎的談話壓倒得很安靜。青山說「只用阿美語就能說那麼多話的人沒有別人了」。據說阿美語有3000到4000個詞彙，不足的詞彙用日語或中文補充。但金太郎似乎可以只用阿美語說話。

青山告訴我，金太郎的哥哥大高正一在這個地區也很有名。據他說，正一在終戰前是小學教師，但終戰後國民黨從大陸逃來掌權時，他反對這個而辭職。那時，反國民黨的活動在臺灣各地興盛，連原住民也被反國民黨方面要求參加。那時原住民部落還藏有大量武器，而且很多年輕人都在日本軍隊服役過，所以在軍事上也是相當大的勢力。正一因為是著名的阿米斯大頭目，自然受到邀請。當時還有排灣族和布農族的大頭目，這三人進行商議。另外兩人贊成反叛要起義，但因為正一反對，所以原住民沒有參加反國民黨的暴動。據說這影響了二二八事件（1947年反國民黨的民眾起義事件）的結果。之後正一企圖與沖繩進行密貿易，從成功（在宜蘭南方約10公里的港口城鎮）的港口出船，但中途失事，失去全部財產。這個村子也有幾個人參加過那次密貿易。雖然不是我的專長，但如果詳細問的話應該會是個有趣的歷史秘聞。

第二天早上，金太郎夫婦回去了，但早餐很有趣。Usui說「因為悟是日本人，在我們家早上都給他吃麵包」，端出像是麵包的東西。Ahina用長方形木箱左右接上電線的鋁板，中間倒入溶解的麵粉通電烤出來，是相當可疑的東西。因為沒有放酵母菌或其他東西，烤出來的是硬梆梆的一塊。當然也沒有奶油和果醬。大概是Usui想表現她在自己家很照顧我，但很難吃。

金太郎夫婦回去後，繼續在宜蘭調查。雖然Usui和Ahina忙著蓋房子，但Lifok和青山等人盡可能地協助，濱田、'Oksang、Miyoko和Masaci則在生活上照顧我。因為覺得給他們添太多麻煩，好幾次想去樟原或池上，但每次都被Usui一聲「在研究結束前不准」給否決了。

3月26日

結束宜灣的調查，前往池上。昨晚當然有送別會。因為房子還沒完工，所以在濱田家舉行送別會。這次一個人來待了三週，開始能聽懂簡單的阿美語，也能唱幾首阿密斯的歌，大家都很高興。如果能再多住一段時間應該能學到更多阿美語。

今早起來，看到家門前堆著蘿蔔束、香蕉串、藤心束等。雖然是當作伴手禮要帶回去，但怎麼想都不可能，所以拜託Usui幫忙退還。說起來，住宿期間有時會在家門口發現魚、龍蝦、香蕉串等。是有人想讓我吃而放在那裡的。想道謝卻不知道是誰放的。第一次感受到依依不捨的心情，在大家的送別下出發。正要走到公車站時，大家說「沒關係，沒關係」要我在房子前等。結果強行攔下經過的公車讓我上車。

搭公車到臺東，等待去池上的火車時在車站附近的店吃午飯。那時我最喜歡的是排骨麵，就是放上炸豬排骨的麵。還有500cc的木瓜新鮮果汁。這個通常會加煉乳，但我特別要求也加入養樂多。

搭一點的火車前往池上。雖然也喜歡宜灣，但不知為何池上給人一種像故鄉般令人安心的感覺。約兩點半到金太郎家時，他們也非常高興地迎接我，馬上就開始宴會。在池上我最喜歡的被認定是雞酒，所以馬上宰了雞，一下子就擺滿菜餚。常客們也立刻趕來，變得很熱鬧。中途端出了一道從未見過的料理。金太郎說「這是日本人喜歡的麵包，來，吃吧」，確實是像麵包的東西。大概是要跟Usui較勁才做的吧。金太郎用芥末醬油吃。

在酒意上頭時展示了在宜灣學來的阿美語，但不太能溝通。池上是稱為秀姑巒阿美的群體，宜灣是海岸阿美，方言可能不同。

就這樣，我的第三次調查平安結束。總算有了些像樣的成果，暫且滿意地回國了。

1973年 第四次調查

1973年6月中旬，我收到了來自Usui的明信片。上面寫著7月14日將舉行收穫祭，要我儘快返回。我匆匆忙忙完成準備工作，一直到最後一刻都在打工賺錢，然後在7月5日動身前往臺灣。這是我第四次到臺灣進行調查。

7月5日

中午過後到達臺北，在飯店登記後去拜訪父親的老朋友L先生。L先生是約70歲的本島人（二戰前就定居臺灣的漢人），是個非常講究飲食的人。託他的福總是能吃到美味的東西。這次中午請我吃四川菜，晚上吃廣東菜。

L先生的太太說：「要去蠻地，大概也吃不到什麼像樣的飯，所以要好好補充營養再去。」即使住在同一個臺灣，她還是相信原住民的生活是野蠻的。讓我再次認識到多族群國家的困難。

與L先生吃完晚飯，回到飯店正要在前台領鑰匙時，從後面聽到「悟先生」的叫喊。一看是Lifok先生。我情不自禁地跑過去，他抱住我。「好懷念啊，好懷念啊」一邊流淚一邊重複說著。我也被感動得眼眶濕潤。先到飯店的酒吧喝啤酒聊天。

「悟先生，真的很感謝你來。以為畢業論文也完成了，工作（調查）也沒有了，就不會再來臺灣了。但還是來了。沒有忘記阿米斯呢。」Lifok毫不掩飾地高興著。他說是從Usui那裡聽到我的行程。然後Lifok解釋了他為什麼會在臺北。

去年11月Lifok的母親Dongi過世。因此關於誰要照顧行動不便的Lifok，親族間進行商討，決定由Dongi弟弟的妻子家收留，但最後關係變得尷尬而離開宜灣。來到臺北投靠天主教會，被聘為傳教士。但和鄉下的宜灣不同，臺北的傳教活動對腳不便的Lifok來說在身體上很困難。因此辭去傳教士的工作，進入政府的職業訓練所學習裁縫技術。雖然Lifok不願多說，但要離開宜灣一定是發生了很嚴重的事吧。失去了一直依賴的母親，也失去了親人，大概是在失意的谷底吧。在這時遇到我所以特別高興吧。對我來說，能在來到臺北就遇到去年受到諸多照顧的Lifok，高興的心情也是一樣的。過了午夜一點還是聊不完。

7月7日

像往常一樣搭巴士去花蓮住一晚，從那裡搭巴士前往宜灣。在顛簸的路上搖晃5小時終於到達宜灣。看到熟悉的宜灣景色，果然湧上懷念之情。

下了公車站，附近的人一下子都聚集過來。

「悟，又來了呢」「吃飯了嗎？」「還是這麼有精神呢」這樣跟我說話。小孩子們也叫著「悟，悟」。感覺就像回到自己的村子一樣安心。

到了Usui家，Panay和Fulaw注意到我，大聲喊著「minokay to ci Satoru（悟回來了）」。Usui和Ahina馬上跑出來。

「太好了你來了。看起來很精神呢」「來來，進來，進來」邀請我進到屋內。雖然是新蓋的房子，但和之前的房子結構差不多。進門處是土間，左手邊（南側）有兩間房間。西側也有一間房間。右手邊有門，是廚房和餐廳。



（Usui家的晚宴）

「來，這是悟先生的房間」Ahina幫我搬行李進去的是左手邊東側約三張榻榻米大的房間，有鋪著榻榻米。

「去年悟先生回去時，以為不會再來了。研究也結束了，在臺灣也沒事了，雖然悟先生說還會再來，但大家都說他可能來不了了。但你又來了。果然悟先生是我們家的孩子呢」Usui感慨地說。這時Ahina插嘴：

「所以我不是說過嘛。悟先生一定會回來的。他不會忘記宜蘭的家的。我懂悟先生的心情。」

不知為什麼，我和Ahina最投緣。雖然他極度沉默，也不是個博學者，沒有什麼共同話題。但不知為何一起在也不會覺得不自在。而且總是覺得他在遠處看顧著我。

那天晚上當然要舉行歡迎會。有青山先生、濱田先生、植園先生、Masaci等人一起吃飯果然很開心。久違的米酒很好喝。

7月13日

凌晨四點多被Usui叫醒。今天是pisaflacan，是為ilisin（收穫祭）做準備的日子，12、13歲到35歲左右的年輕人必須去捕青蛙。ilisin是以finawlan（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為中心的儀式。³⁰

³⁰ 譯註：男子年齡階級組織是幾乎遍佈整個阿美族社會的地域性社會組織，與酋長制度一同構成地方政治的核心。這個組織規定，從12、13歲的少年到約60歲左右的老年人都必須參加，主要分為三大類：Pakarongay（準青年階級，約12、13歲至15、16歲）、Kaph（青年階級，約17、18歲至42、43歲）、以及Mato'asay（老年組，約44、45歲至61、62歲）。在這三大類之下，又細分為以3至7歲為一組的幾個年齡組，每組都有自己的名稱。這些名稱的命名方式依地區而異：有些是在從Pakarongay晉升為Kaph時，根據當時發生的事件賦予全新的專屬名稱；有些則採用循環使用的名稱；也有些地方是將專屬名稱與循環名稱並用。以命名專屬名稱的例子來說：在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晉升為Kaph的年齡組名為「Laripon」（其中ripón是「日本」的意思）；在中華民國統治時期晉升的年齡組則命名為「Lamingkok」（mingkok是「民國」的意思）。

村落中設有一處或數處男子集會所（sefi），凡是屬於Pakarongay階級以上的男性，夜間必須集中在此過夜，這是一項義務。在這些集會所中，年長者會教導年輕人狩獵技巧、合作工作的方式、村落的規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以及與敵人作戰的方法，進行各種教育與訓練。在酋長與青年組組長（mama no kaph）的指導下，男子年齡階梯組織負責執行許多公共事務，包括村內道路與灌溉水路的建設與維修、儀式的舉行、治安的維持、監視來自他村的非法入侵者、徵收村內行政運作經費、處罰違反村規者及徵收罰金等。其中，豐年祭的執行至今仍是一項重要任務。

戰後，由於徵兵制度與青年大量流向都市等原因，男子年齡階級組織在許多地區逐漸瓦解。雖然在部分地區仍持續存在，但實際上已大多失去功能，僅在如豐年祭等特定場合中出現。

下表列出了宜蘭地區年齡組的專屬名稱（於2006年增補），可見名稱多樣，部分甚至反映了特定時代背景，頗具趣味性。

年齡組名	由 來
Latingnaw	因為宜蘭的互助社首次引進電腦（tingnaw）
Lapakcang	因為海岸設置了防止海蝕的消波塊（pakcang）
Lakayakay	因為南北部落之間新建了一座橋（kayakay）
Latingwa	因為村中一般家庭開始安裝電話（tingwa，譯註：來自日語發音）
Laalapo	因為該組成員中有人到阿拉伯國家打工
Lahalac	「halac」意為鳥巢，可能因該組成員在pakarongay時期曾去採鳥巢
Latifo	因為該年在村中的河川築起了堤防（tifo，譯註：來自日語發音）（1975年），該組也於此年升級為kaph
Lakokay	因為該年齡組有人從事遠洋漁業（航海，kokay，譯註：來自日語發音）
Lasilac	「silac」為砂礫的意思，也有「狡猾」之意，因為該年齡組的人很狡猾
Lahokey	「hokey」意為保警（譯註：來自日語發音），該組升級為kaph時，村內設立了海巡駐守點
Lasikang	「sikang」是志願的意思，該組成員志願從軍
Lahitay	「hitay」為兵隊（譯註：來自日語發音），該組升級為kaph時，中華民國軍隊來到村中

我在kapah（青年階級）的六個kaput（年齡組）中屬於從下往上數第三組，比我們高的組只需要監督捕青蛙，但我們這組以下要作為第一線的士兵去捕青蛙。我輕鬆地參加了，但在上級組面前列隊時，被命令「一人要捕兩斤（1.2公

Laokak	「okak」是骨頭的意思，該組在pakarongay時期，在豐年祭的漁撈中偷吃了魚、蛙未帶回，因骨頭留下被發現
Lafatad	「fatad」意為半途而廢，因為該組成員未完成Pakarongay階段便結婚
Lakomih	「komih」是男性生殖器官，該組成員的生殖器官像絲瓜一樣軟（譯註：komih是指瓜類軟軟的狀態）
Lamingkok	「mingkok」意為民國，因該組升級為kapah時正值中華民國統治開始（1945年）
Latiri'	該組成員在pakarongay時替上級送便當上山途中偷吃
Laanoh	「anoh」是陰毛的意思，該組成員在Pakarongay時就已有陰毛
Latoko	「toko」為田螺，該組成員被指派抓青蛙卻偷懶去抓容易抓的田螺
Lakumaw	該組成員在kumaw（某種樹）（譯註：木麻黃）下與女性玩耍
Lacokcok	「cokcok」是嘀咕、碎念的意思，該組成員常抱怨
Lafodo'	「fodo'」是一種星座（譯註：北極星），命名原因不詳
Langarap	「ngarap」意為剝皮，此組成員多半不是包莖（在村子裡，包莖被視為正常）
Laafih	「afih」是米糠，命名原因不詳
Lakoyoc	「koyoc」意為少，該組成員人數原本就少
Lafohat	「fohat」為女性腰布，該組成員掀女子腰布惡作劇（譯註：fohat是「打開或掀開」的意思）
Lataloen	「taloen」意為舉火把威脅（譯註：原意是火烤），該組成員曾因吃醋向妻子舉火把
Lasikeng	「sikeng」為考試，命名原因不詳
Laripon	「rip on」意為日本，推測該組升級為kapah時正值日治（1895年）
Lasakang	「sakang」意為美食，命名原因不詳（譯註：「好吃」是kaeso'，黃貴潮[1989]的資料上，有Lasakam，但意思不明）
Laceka	「ceka」可能意指戳刺，命名原因不詳（譯註：黃貴潮[1989]的資料上，這是Lacekel，cekel是「低頭」或「食量驚人」的意思）
Laerin	意思不明（譯註：應該是La'iring，'iring是「側首、斜著頭瞪視」的意思）
Lapayak	「payak」可能意為愛哭鬼，命名原因不詳（譯註：黃貴潮[1989]的資料上，payak是「山崩」）
Latenus	意思不明（譯註：應該是Latines，tines是「石煮」的意思）
Laafar	「'afar」可能意為蝦，命名原因不詳

我的 kaput（「年齡組」）名叫 Lahokey。關於這個名字的由來，據說有幾種說法。表面上的說法是，這個組在升級為 kapah 那一年，宜蘭海岸設立了海岸警備隊的駐地，因此以此為名。但實際上，據說是因為那時候海岸警備隊員的妻子在海邊撿貝殼時蹲下來，結果屁股整個露了出來，而這個組的兩三個人就在一旁觀賞這一幕，才得了這個名字。在被稱為 Lahokey 之前，這個組曾叫做 Lapaloh^e「paloh」是指檳榔樹葉子根部像皮一樣的部分，可以像日本人用竹皮那樣當成餐具使用。據說當時這些人鋪上這種東西，與女孩親熱，於是就以此為名。然而後來組內有人意外死亡，依照習俗，為了斷絕與死者靈魂的牽連，他們又將組名改為 Lakunis，這個名字據說是來自於經常被女孩抓傷的緣故。總之，這是一個集結了不少壞小子的組。

斤)。如果抓不到就要懲罰。」

說是要捕青蛙，當然不知道該怎麼做。首先連牠們在哪裡都不知道。因為Usui很貼心地讓Fulaw陪我，所以在Fulaw的帶領下去了海岸台地上的水田。這個時期，宜蘭在插秧前，所以水田蓄滿水。確實，到處都能聽到呱呱呱的青蛙大合唱。但是雖然聽得到聲音卻看不到蹤影。正在想該怎麼辦時，Fulaw指著自己，示範要我這樣做。

首先，朝著青蛙叫聲的方向製造腳步聲靠近。這時叫聲突然停止，撲通撲通地聽到像是青蛙從田埂跳進水田的聲音。因為是渾水所以看不到青蛙，但水面上浮現青蛙游過而捲起的泥水痕跡。看到這個，就在痕跡稍前方伸手進去，連同泥巴一起抓住青蛙。抓到的青蛙就穿過帶來的鐵絲。這個也有點抗拒，但沒辦法。

Fulaw抓到的是和小雨蛙差不多大的青蛙。要抓到1.2公斤這樣的青蛙，不禁計算要抓多少隻。看起來一隻不到10克，最少也需要120隻，大概需要150隻左右。雖然在Fulaw的幫助下學會了抓法，但理論和實踐是不同的。在水田裡爬來爬去努力試了，但30分鐘才抓到2隻。因為有7點前的時間限制，照這個速度連10隻都抓不到。即使這樣還是只能努力。不過，熟能生巧。漸漸掌握訣竅後，鐵絲上的青蛙也慢慢增加。到了截止時間前已經有23隻。但是還差100隻。這時不知去哪裡Fulaw帶著Masaci的女兒Sunay和Fumi回來了。他們各自拿著穿了40、50隻青蛙的鐵絲。他們看那個日本人實在太糟糕了，所以來幫忙。

Fulaw把所有青蛙都集中在一根鐵絲上，讓我拿著回家。進到房子之間時，Fulaw和Sunay大聲喊著「悟抓到青蛙了」。大概是想炫耀我拿著獵物凱旋的英姿吧，但那時我的樣子只穿著泳褲全身是泥。雖然離英姿遠矣，但因為Fulaw他們的叫聲，有幾個阿米斯出來大笑或起鬨。

到家後，Usui他們在等，看到我的樣子都大笑了一陣。Fulaw問：「那麼，悟先生，你抓到幾隻啊？」我回答「23隻」，又是一陣大笑。

之後，帶著獵物去青年組頭組（mama no kapah）等待的廣場接受檢查。交出獵物時，青年組頭驚訝地張大嘴，仔細打量我的臉和獵物。然後一邊歪著頭像是在想這個日本人到底怎麼回事一邊稱重。勉強算是有2斤多一點的樣子。其他kapah們也帶著獵物集合過來，但大家都帶來比我多將近一倍的量。

捕完青蛙並不代表就可以解放了。kaph沒有休息時間就被命令要去海裡抓魚。這次是一人3斤的配額。覺得這很困難，但也不能拒絕。不過，有一位青年級長叫我過去說「你不行的話可以不用抓魚。」雖然內心很高興得救了，但附加條件是「但是11點前不能從海裡上來。」大概是因為抓魚很困難，所以至少要做到這種程度的努力吧。立刻前往海岸開始游泳。雖然喜歡在海裡游泳，但從未試過連續游3小時。幸好波浪很平靜，所以交替著游泳和漂浮度過時間。

到11點時Fulaw打信號，上岸後去廣場，這次是準備午餐。這又可以說是一項大工程。工作依kaput分配。有去山上收集柴火的kaput，製作爐灶、準備大鍋子、收集代替盤子用的paloh(檳榔樹葉的根部，像竹皮)等準備餐點的kaput，為老人組製作遮陽小屋的kaput，為此收集竹子、藤蔓、茅草的kaput等等。我們Lahokey被分配到製作遮陽小屋。

在砍來的竹竿上鑽洞，用竹皮綁起來組裝柱子和橫樑，連接起來，用檳榔葉和月桃葉蓋屋頂。一下子就搭建好榻榻米約30張大的遮蔭處。我只是看著大家的靈巧完全幫不上忙。廣場一角用從海邊搬來的石頭臨時搭建了大爐灶，放了兩個大鍋。總之，看哪個工作都很俐落。

過了中午，mato'asay(長者)們三三兩兩地聚集過來，按kaput分組就座。最年長的kaput全員到齊後，首先從那組開始送餐。把我們kaph早上抓來的青蛙鹽煮，和從各家送來的hakhak(糯米飯)盛在paloh上端上。青蛙對阿密斯來說是高級食物之一。分發完所有mato'asay的餐點後，在他們吃完之前，kaph要在周圍跳舞。



(準備餐點的青年階級)



（在用餐的mato'asay）

mato'asay吃完後，一邊聊天一邊離開。把mato'asay的剩餐加上大鍋剩下的青蛙鹽煮，接下來是kakah以下的用餐。按kaput圍成圈蹲著開始吃hakhak和青蛙的午餐。

從kakah的上級組開始吃完，剩下的食物傳給下級組。收到的組吃飽後，再把剩餘的傳給更下級的組。就這樣到最下級的pakarongay（準青年組）時，積累了相當多的食物。他們必須把這些吃完。因為實在吃不完那麼多，當pakarongay想要留下時，上級組的人一起強迫他們吃。據說以前真的要全部吃完，但現在只是假裝而已，不會真的強迫。



（在用餐的kaput）

kapah的午餐快結束時，mato'asay們又聚集過來。kapah們從各家收集塑膠椅子，在遮陽處擺設座位。據說要選舉宜灣的komon（顧問：直接使用日語發音）。³¹我也見過幾次並聽過他談話的Cupay是顧問，但因為最近過世所以要選繼任者。

顧問是最近的稱呼，本來是kakita'an（被譯為頭目）這個阿密斯本來的村落首長。宜灣與南邊的重安形成博愛里這個行政村，博愛里有通過選舉選出的里長（也就是村長），但里長是中華民國的行政制度，與此分開還設置阿密斯的首長即顧問。

里長像日本一樣由成年居民投票選出，但顧問是由長者們互選產生。女性完全不能參與。雖然表面上是這樣的規定，但看這次顧問的選出過程，中高年女性們，也就是所謂的奶奶媽媽們的閒聊似乎更具決定力。「某某只會說嘴」「某某

³¹ 譯註：在阿美族的村落中，各村都有自己的首長。在清朝時期與日本殖民時期，這些首長被稱為「頭目」，並被殖民政府認定為村落的代表。然而，在阿美族社會中，「頭目」的名稱與職責因地區而異。其中一種情況，主要見於北部阿美族地區，是政治、行政、軍事上的首長與儀式上的首長分屬不同人物。這種情況下，政治、行政、軍事首長被稱為 komod 或 mikomoday，而儀式性的首長則稱為 kakita'an 或 matokangay。前者指的是陳列獵首成果的圍欄，後者則是放置人頭的三叉竹架。komod 與 mikomoday 的詞源皆有「演講」之意，顯示頭目的重要職責之一即是發表演講。而 kakita'an 與 matokangay，則代表擁有獵首祭壇的特定家族或家系，意指這些儀式首長具有某種與首級相關祭司的血統，因此其地位具有世襲性。

另一方面，在阿美族南部地區，政治性與宗教性的首長分工往往不明確，政治首長通常也被稱為 kakita'an。雖然也有部分地區將 matokangay 作為獵頭相關祭儀首長的稱呼，但此職位不一定固定，許多地區由被稱為 cikawasay（意為巫醫、祭司）的人負責獵首儀式。政治性首長的產生方式，多為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中高階成員的互選。不過，若村落內的出身家族勢力強大，也有以世襲方式產生首長的情況。

世襲制的首長通常權威較強，而互選制的首長權力則相對有限，重大決策通常由長老合議決定。不過，首長的實際權威仍高度依賴個人的能力與聲望，因此變化很大。首長的任期通常是終身制，或是直到高齡自行退休為止。

以宜灣為例，其政治性首長稱為 kakita'an，由 42、43 歲以上的 mato'asay（老年組成員）互選產生。第一任 kakita'an 為 Kakita'an Payo，他同時被視為宜灣的創建者，至今仍被記憶與尊敬。戰後，宜灣地區逐漸廢除「kakita'an」或「頭目」的稱呼，至 1994 年以前改稱為「顧問」。但在原住民運動的影響下，現今已恢復使用「頭目」的名稱。

值得一提的是，「顧問」這一稱呼僅限於海岸阿美族地區使用，其它地區仍延用「頭目」一詞。然而，由於「頭目」這個詞彙讓人聯想到獵頭或盜賊，因此也有部分反對的聲音。

在宜灣，首長的主要職責包括領導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統籌公共建設，並在收穫祭期間發表演講，這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職責。

愛女人」「某某和太太關係不好」等等，她們匯集資訊討論，已經決定了最受歡迎的男性。雖說是男性互選，但在家裡都被太太或母親灌輸這個決定，所以結果很明顯。不知道是不是在哪個國家都是女性比較強。

mato'asay聚集後，青山先生自告奮勇擔任議長，要求推薦適合當顧問的人。雖然想著這麼小的村子應該不會有太多爭議，但意外地大家都很興奮。約有三個人站起來，似乎在進行推薦演說，氣氛相當熱烈。之後進行投票，Maruta 36票，其餘13票、5票，Maruta當選為顧問。Maruta是個高個子看起來和善的老人，但似乎不是很高興。後來問青山先生和Ahina，說宜灣大約有三個派系，其中兩個派系投票給Maruta。這些派系是基於親屬關係。看來即使是小村子，也有相應的衝突。

選舉結束後就解散了。我也回家休息一下。確實很累，而且有點發熱。

到了下午5點，kakah又全員集合。這次是準備pakalafi（夜間共食）。把半隻豬切塊用大鍋鹽煮，搬運米酒，準備竹杯和paloh等，但幾乎都由pakarongay和kakah最下級的Lakokay來做，所以很快就完成任務，回家休息。

7點時，kakah又被召集。Usui幫我穿上阿米斯族服。穿上kipin（短上衣）和kayap（短圍裙），上面纏繞inapil（腰帶），再穿上tapad（只遮住腿前面到腳踝的類似褲子的東西）。然後把tafolod（像側背包的小物品袋）斜背，大致完成。最後，Usui拿來兩條瑪瑙裝飾品，左右斜掛在身上。是一條串著61顆長徑將近2公分的瑪瑙的豪華飾品。Usui笑著說：「因為是要入贅前的兒子，必須打扮漂亮點。」

雖然相當害羞，但一路被遇到的人調侃著，總算跑到廣場，舞蹈已經開始了。Mama no kakah在舞蹈隊伍的前面，以下按上級組順序手牽手跳舞。舞蹈隊伍前面的mama no kakah最年長者右手拿著長杖，每隔一人在身前交叉牽手跳舞。我也加入Lahokey的位置開始跳舞。同一組的話年紀大的要在前面，所以我是Lahokey的第四位。但是只有kakah在跳舞，觀眾還稀少所以感覺有點冷清，但還是要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廣場中央點著大營火，這是唯一的照明。在營火周圍圓形排列著椅子。這樣跳了約30分鐘後，mato'asay們三三兩兩地來到，坐在排列的椅子上。這個似乎也是按最上級的組開始順序就座，從年輕的組開始坐滿。女性和孩子們也陸續擠在廣場周圍觀看。



（kapah的盛裝：左起第二個是我）

kapah一邊唱著「heiya hoho, haya hoho」這樣單調的歌，一邊繞著mato'asay的座位跳舞轉了幾十圈。只要稍微偷懶不跳或敷衍唱歌，就會被mama no kapah指名級別大聲斥責。嚴重的話會被竹棒打屁股。

跳舞開始約一小時後，終於最年長的mato'asay們入座。他們在長者中被稱為kalas（可能來自日語）。似乎主要賓客都到齊了，mama no kapah大聲命令「好，大家都到齊了，要認真跳。」然後他們對下一級Lahitay組喊「Lahitay」。接著Lahitay組對下一組喊「Lasikang」。這樣一直到最下級的pakarongay，pakarongay組就回應「喔！」這個聲音也必須盡全力大喊，不然就會被要求重來。不過，大家似乎都累了，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感覺。我的腿也像木頭一樣，喉嚨乾得要命。禁止喝水。偶爾pakarongay用竹杓舀桶裡的米酒給我們喝是唯一的水分。完全沒想到ilisin是這麼辛苦的勞動。

到了10點左右終於傳來休息的命令。kapah保持跳舞的隊形坐下。這時青山先生走到中央開始演說。宣布今天中午舉行的顧問選舉結果。稱讚前任顧問Cupay的功績，正式宣布新顧問Maruta繼任這個職位。然後是一段相當長的演說，呼籲以新顧問為中心，宜灣村民要更加團結。接著新顧問Maruta站起來，發表就任顧問的致詞，但這個很簡短。

Maruta的演說結束後，又開始跳舞。雖然休息了20分鐘，但已經筋疲力盡。這樣就豁出去了。不想多餘的事，只是一直跳舞，唱歌，喝酒。有時從周圍的黑暗中跑來女孩給正在跳舞的kapah什麼東西。似乎是檳榔和香菸。聽說在ilisin時，女孩會把檳榔給正在跳舞的男性來求婚，這大概就是這個。因為對檳榔已經有

陰影，只能祈禱不要給我。不過，看起來有些女孩一個接一個地給男性檳榔。阿姨們也來給檳榔。看來作為求婚的檳榔贈送並不多。只是偶爾當女孩給檳榔時，周圍的kakah們會起鬨，這應該就是求婚了。這種事光是訪談是無法了解的。果然還是要實地見聞才行。

到了午夜12點左右，mama no kakah和pakarongay把傍晚煮好的豬肉放在paloh上送到mato'asay們那裡。mato'asay們像中午一樣按組蹲下開始用餐。這叫作pakarabi（夜間餐食）。pakarongay輪流斟酒給mato'asay。

和中午的共食不同的是，在mato'asay們吃飯期間，kakah還必須繼續在周圍跳舞。雖然已經快暈倒了，但不知道是知道還是不知道，mato'asay們一邊聊天一邊悠閒地吃飯。即使這樣，30分鐘後，他們一兩個成群地滿意地離開了。但是，看來哪裡都有討厭的酒鬼，有幾個人不僅不想回去，還繼續喝酒，對kakah們大喊「跳啊，跳啊」。其中還有醉得坐著打瞌睡的老人。只要有一個長老留下，kakah就必須繼續跳舞，雖然很怨恨但也不能叫年長的mato'asay回去，大家只好互相對視著繼續跳舞。不過，過了一會兒，留下來長老的太太們出現，罵了他們一頓帶回家了。

舞蹈結束後，用mato'asay們剩下的豬肉和hakhak開始kakah的用餐。在這期間，mama no kakah他們向我們訓話：唱歌聲音太小、跳舞沒精神、工作時偷懶等等，被狠狠罵了一頓。不過，這似乎也是儀式性的，沒有人在乎的樣子。之後收拾完解散時已經過了凌晨1點半。就這樣，從早上4點多開始的可怕漫長的ilisin準備日終於結束了。

疲憊不堪地回到Usui家，像倒下般睡著，但不到1小時就感到可怕的寒冷而醒來。不管蓋多少被子都止不住發抖。而且手腳不聽使喚。這時才意識到是發高燒了。一瞬間以為是瘧疾，但臺灣應該已經沒有瘧疾了。想著應該是感冒或中暑，但總之淚水直流，顫抖不止，無法動彈。想叫醒Usui但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就算急著去臺東的醫院也要3小時。想著可能完了，但也覺得這樣也好。這也是本願。雖然這麼想，但還是越來越不安。單獨調查比多人調查輕鬆多了，但在這種緊急情況就很困擾。過了10分還是20分鐘，顫抖終於開始停止。雖然手腳還是使不上力，但戰戰兢兢地起來吞下帶來的3顆抗生素。這樣稍微有了信心，就去廚房喝了2、3杯溫水。之後到早上還是時不時發作性顫抖，但這種感覺漸漸變得間隔較長，到早上就沒感覺了。不過之後約一週，除了時不時發燒外，還受

到胃痛和腹瀉的困擾。

大概是因為突然劇烈運動導致生理機能失調吧。在臺灣只有這次得過像這樣的病，但也徹底改變了認為在臺灣這種開發地區不可能有生命危險的輕率想法。還是需要相應的心理準備和準備工作。

7月14日

第14日是ifolod，這天除了kapah外，村民也可以參加跳舞。因為舞蹈從下午開始，上午就向Usui、Ahina、濱田先生詢問了各種農耕儀禮。雖然在之前的調查中也問過幾次，但在實際舉行收穫祭時詢問，又會出現不同的說法。

下午2點開始跳舞。我這天也穿著kapah的盛裝參加。像昨天一樣，先是kapah開始跳舞。過了一會兒，mato'asay和中年阿姨們三三兩兩地聚集。mato'asay們今天也坐在遮陽小屋下排列的椅子上觀看。mato'asay的服裝有穿阿米斯族服的，也有穿洋服的，不一致，但阿姨們大多穿族服。不過，不管是哪一方都沒有kapah和女孩的服裝那麼華麗，比較樸素。阿姨們毫不客氣地加入跳舞的kapah之間，但女孩們卻遲遲不加入。因為未婚女孩進入未婚男性旁邊跳舞就是公開的「愛的告白」，難怪會退縮。

這時，mama no kapah對pakarongay大聲下令。pakarongay們就在廣場四處跑動，抓住尖叫的女孩們，拖到看起來是情人的男性旁邊，強迫她們加入舞蹈圈。大多數女孩看起來也不是很抗拒，雖然有抵抗但很快就開始一起跳舞，但也有幾個真的生氣從舞圈逃走的女孩。這時，拖她們來的pakarongay會吐舌頭或搔頭。就這樣漸漸地，女孩們也開始自己加入舞圈，舞圈越來越大。昨晚kapah的舞蹈給人一種精悍的感覺，但今天只有華麗。



（在mato'asay周圍跳舞的kapah）



（女性也參加跳舞）



（在跳舞的pakarongay）



（在跳舞的mama no kapah）

在我的兩側，似乎是Usui安排的，有'Oksang的女兒Amoy，還有Sawmah的女兒Nakaw在跳舞。因為阿米斯是母系制，所以我和這兩人就像親兄妹一樣不能結婚。這就是Usui細膩的地方。

跳了約一小時後，在mama no kapah的命令下舞蹈中斷，進行pakomodan（演講）。新顧問Maruta只是簡單地呼籲全村民團結。傍晚6點過後舞蹈結束，早早回家休息。果然身體狀況還是很糟。簡單吃了點晚飯就睡了。

7月15日

第15日是第二次pakomodan（演講）的日子，和前一天一樣，午後開始跳舞，中間有Maruta的演講。傍晚舞蹈結束後，召集kapah，為第二天的準備分配各組的工作。有製作客人用的遮陽棚、挖竹筍、捕青蛙、溪蟹、溪蝦等工作。遮陽棚在晚飯後很快就完成了，但還要去捕獵物。晚上11點左右，Lahokey的夥伴來接我，一起上山溪流。Lahokey負責抓溪蝦、溪蟹。像兩天前抓青蛙一樣，在漆黑中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很快就被建議「Minokay to, Satoru（悟回去吧）」。總之看來我只是累贅。這是當然的判斷。這時不要逞強乖乖聽話回家。

7月16日

今天是pingalatan（招待日），是招待客人的日子。早上7點過後kapah集合，準備昨晚抓到的青蛙、溪蟹、溪蝦、豬肉等料理，客人用的椅子和桌子，製作竹筷、竹杯，採購酒等，忙得不可開交。我因為昨晚早早被趕回去所以有時間睡覺，但其他kapah大概幾乎都沒睡。即使這樣，大家還是俐落地忙碌著。我主要就是

在周圍徘徊。

12點前所有準備就緒，以為可以休息但不是這樣。完成工作的kapah只有換上族服的時間，就馬上開始跳舞。1點前，鄰近村落的代表、教師、警察、軍人、官員等受邀客人開始入座。pakarongay們在服務餐點和酒水。



（女性戶長們的舞蹈）

今天50歲左右的mato'asay也加入kapah舞蹈的前列，女孩們也不斷加入。此外，除了這個舞蹈隊伍外，還有hoco no loma'（女性戶長）們的舞蹈隊伍。這邊多是高齡女性，雖然穿著深色族服不那麼華麗，但歌舞很有力道。漸漸地兩個舞蹈隊伍從前面接近，變成兩列在廣場跳舞繞圈，時而成螺旋狀，時而分開，反覆著複雜的舞蹈流程。以地緣為基礎的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的舞蹈隊伍和以血緣為基礎的女性戶長的舞蹈隊伍合而為一的景象非常壯觀。這兩個隊伍的舞蹈可以說是收穫祭最重要的活動。形成村落進行狩獵（漁撈）的男性和形成親屬進行農耕的女性合而為一，應該是在祈求豐收和繁榮。

臺灣的盛夏而且是好天氣。氣溫應該有36度以上。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中午開始不斷跳舞相當辛苦。而且喝水是禁忌，所以只有偶爾用竹杯喝到的米酒是唯一的水分。而且，不斷唱著單調的歌，重複著單調的舞蹈，不到一小時就精神恍惚。思考能力停止，進入恍惚狀態。我在後半段也完全沒有記憶了。

受邀客人似乎在3點左右就離開了，但舞蹈依然繼續。女性戶長們的舞蹈適當休息，但kapah這邊沒有休息。只是不斷地跳舞。舞蹈結束是在傍晚6點左右。之後是收拾和例行的教訓。然後集合剩餘的食物吃飯，終於解散。但還沒有結

束。

晚上8點再次召集kakah。這是kakah masa'opo（kakah的聚會）。在廣場一角，以mama no kakah為中心，kakah全員圍成圈坐下。在ilisin期間像惡鬼一樣的mama no kakah，這時卻完全變得溫和。他們輪流站起來，稱讚大家在ilisin期間的工作和努力，感謝大家的合作。然後指名15名特別努力工作的人，讓他們站在大家面前表彰並讓他們喝酒。結束後，mama no kakah下一級的組員表達對mama no kakah指導的讚賞和感謝，送毛巾和臉盆等物品。對此mama no kakah在大家面前深深鞠躬表示感謝。之後也有懲罰。叫出6名年輕人，批評他們在ilisin時偷懶，每人罰一包菸。確實，就連我看來他們也相當懈怠。mama no kakah真是觀察入微。

之後是pangalat（可能是呼喊的意思）。因為這是在大眾面前公開表明喜歡的女孩名字的活動，不知不覺周圍聚集了很多村民。

首先從mama no kakah開始順序，走到圓圈中央，大聲喊「Ci mama ako chi-Kacaw, ci wina ako chi-Panay, chi-Dongi, hani！」，在說最後的「hani」時用右腳踏地。這是「我的父親是Kacaw，母親是Panay，她的女兒Dongi」的意思。用右腳踏地是向沉睡在地下的祖先發誓的意思。mama no kakah大多已婚所以說妻子的名字，但其他人還是起鬨。當未婚的kakah這樣說出女孩的名字，如果對方父母也有這個意思，父母就會衝出來乾杯。這種時候周圍也非常熱鬧。

在收穫祭時，女孩給正在跳舞的kakah檳榔和香菸是女方求婚的第一步，接著進入跳舞的kakah旁邊跳舞是第二步，而在這個pangalat中才第一次有男方積極表達意願。無論如何，這個活動純粹是娛樂，似乎也有慰勞在ilisin疲憊不堪的kakah的意思。

7月17日

今天是pakelang（儀式性溪流狩獵）。pakelang在各種儀式前後舉行，只有男性去溪流捕捉溪蝦、溪蟹、魚、鰻魚等，因為禁止女性參加，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狩獵。阿米斯嚴格區分狩獵是男性的事，農耕是女性的事。因此，只有男性進行的溪流捕魚，理解為狩獵會比較容易。

在宜灣村中央附近有從海岸山脈流下的宜灣溪，這條溪的中游部分被指定為這個ilisin後pakelang的禁漁區。上午，kakah去那裡進行溪流狩獵。用石頭堆疊堵住溪流，用網子捕獲獵物，因為禁漁一年，所以抓到很多溪蝦、螃蟹、魚、鰻魚等。把這些帶回廣場，招待聚集而來的mato'asay。這樣ilisin本身就結束了。

晚上，各kapat決定地點舉行kapat宴會。這稱為misedal（意義不明）³²。本來應該是等ilisin剩下的hakhak釀成酒大約一週後舉行的活動，但因為有很多kakah到城市打工，所以決定在ilisin期間結束。

這時各自和妻子或戀人、母親一起參加。料理全由kakah負責。似乎是對在ilisin期間在背後幫忙的女性表達感謝的宴會。

Lahokey的misedal從傍晚7點左右開始。我和Usui一起參加。總之，因為是沒有mama no kakah只有kapat的聚會，只要好好享受就好。有人提議要制定Lahokey自己的規矩，決定全員上半身赤裸參加。接著也決定湯要用大碗輪流喝。過了一會兒，顧問Maruta來訪，慰勞我們在ilisin期間的辛勞。

喝了酒之後，決定要像昨晚一樣做pangalat，隨便說些名字大笑。歌舞也用隨意的歌詞和舞步，氣氛非常熱烈。雖然不太會說日語的世代，但到了這個程度語言已經不需要了。因為是同年齡，而且一起在ilisin被操練過，所以很了解彼此。雖然是個累贅沒有太大幫助，但因為我也參加到ilisin的最後，很高興被認可為kapat的一員。

雖然身體狀況很糟，但總算體驗到了為期5天的阿密斯收穫祭。透過模仿也學會了山刀的使用方法，也記住了捕青蛙和溪流狩獵的方法。不只是聽說，實際參與後也很好地理解了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也看到了顧問的選舉，感到確實沒有什麼比體驗更好的，感到相當滿意。但不得不說，這真是非常辛苦的幾天。

7月18日

今天到膽曼部落看ilisin。因為基督教傳入的關係，膽曼的ilisin不太有震撼力。因為疲勞太嚴重，所以早早回到宜灣休息。

³² 譯註：根據吳明義[2019]，其意義為釋放、卸貨、解開

傍晚，Usui說「悟，從今天開始要去河裡洗澡」。到現在為止都是在廚房用浴盆洗澡，看來因為完成了ilisin而被認可為部落的人了。很高興地和Fulaw一起興高采烈地前往河邊。

pakelang去過的宜灣溪，在河口往上約20公尺有座橋。從這座橋再往上約50公尺處河流大幅向北彎曲。那附近是女性的洗澡處，再往上約30公尺是男性的洗澡處。因為既沒有決定明確的界線也沒有圍籬，所以等於是混浴。到現在Usui不允許我在河裡洗澡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沿著河去男性洗澡處一定要經過女性洗澡處旁邊。我一去就立刻傳來歡呼聲。

「悟，來這邊」

「悟，女兒的胸部很大喔」等等，被調侃。趁我害羞低頭時，她們盡情說了。

到了男性洗澡處，脫光衣服仰躺在微溫的河流中。因為是山谷，在兩岸茂密的樹木上方展開藍天。湧上一股喜悅。並不是因為等於混浴而高興。在ilisin辛苦後，終於像其他村民一樣被允許在河裡洗澡。可以說是獲得了宜灣村的成員資格。沉浸在這樣的感動中，把頭靠在適當的石頭上，恍惚地任由手腳隨河流漂動。

7月19日

整天休息。從早上就一直睡。傍晚起來做咖哩。因為Ahina說想吃日本咖哩，所以帶來咖哩塊當伴手禮，但因為Usui說不知道怎麼做，所以決定自己做。有洋蔥、胡蘿蔔、馬鈴薯、大蒜和豬肉，所以不會太難。正在做時，濱田先生來訪。「懷念的味道。是在軍隊吃過的咖哩的味道」很高興。Ahina也看起來很開心。

晚餐時植園先生也來了，聊起日本時代的故事。臺灣也有咖哩，但味道、顏色和香味都完全不同。雖然是日本廠商的咖哩塊但似乎是臺灣規格。對有日本軍隊經驗的人似乎無法接受。

晚餐結束時，上一級kaput的Lasikang的Dafak來訪，邀請明天一起去山上打獵。大概是參加ilisin的效果吧。這讓人期待。

7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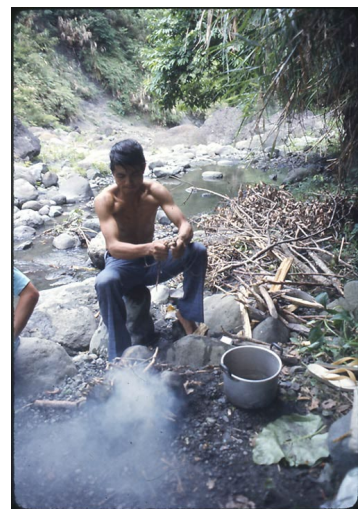
早上6點Dafak來接我。我拿著Ahina的山刀和用藤編的飯盒跟著去。Fulaw也想來，但Usui不許。說對孩子來說還太早。

Dafak比我大三歲，雖然體格結實，但是個不停開玩笑的開朗男子。在收穫祭時，在各方面都很照顧我。兩人沿著宜灣溪往上，越過海岸台地爬上海岸山脈。到了海拔約200公尺處，周圍就像熱帶雨林一樣，密密地被樹木和藤蔓覆蓋。Dafak毫不迷惘地循著若隱若現的獸徑前進。一到上坡就加快腳步。只能跟著走。途中Dafak招手叫我。過去一看，他指著地面。潮濕的地面上有幾個像是腳印的痕跡。Dafak說「山豬，公的，3歲」。之後詳細教我如何分辨山豬的腳印。是不是山豬可以從腳印的形狀判斷。公母可以從腳步的方式判斷。年齡是從腳印的深度推估重量來判斷。此外，也在地上畫出山羌和穿山甲的腳印教我。說這座山上的動物就這些。繼續往上爬，巡視了幾個設陷阱的地方。每個陷阱都沒有捕獲。陷阱是用鐵絲和細木頭做的，也教我製作方法、設置方法和選擇設置地點的方法。途中突然停下腳步，示意要我聞氣味。有股像腐爛的氣味。灌木叢中傳來微弱的沙沙聲。Dafak左手拿著細棒，右手持山刀擺好姿勢。過了一會兒，一條約1公尺長的黑色蛇從灌木叢中出來橫過。Dafak小聲告訴我「是百步蛇」。據說被咬了走不到100步就會死的劇毒蛇。不知道蛇可以用氣味探測到。

Dafak砍了幾根藤，剝皮收集白色的心，採摘山蘇的嫩芽，取棕櫚的芯，放進背簍裡。



(獲得的溪蝦和溪魚)



(在山上煮飯)

到了較寬的溪谷河岸，被要求收集枯枝，來回搬運了幾趟。這段時間Dafak挖地上的洞，做了簡單的爐灶。然後砍了幾片月桃葉，鋪在挖好的淺坑裡。我在爐灶那邊生火時，他把幾塊石頭扔進火裡。接著進入河中開始找溪蟹和小魚。雖然沒抓到很多，但也各抓到約20隻。接著，在鋪好月桃葉的地方放入溪蟹、小魚、藤心、月桃芯、山蘇嫩芽等，加入河水後，從火裡取出幾塊石頭放進去。不知道溫度有多高，但冒出不少蒸氣。Dafak在這裡放了幾撮鹽。這樣配菜就做好了。加上我帶來的飯盒裡的飯，享用了充滿野性的午餐。雖然沒有筷子和盤子，全都用手抓，但相當享受。

午餐後收拾好踏上歸途。因為都是下坡，回程很輕鬆。走路時想到，這大概是Usui安排的。因為參加收穫祭，作為阿米斯青年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認可，所以為了成為一個合格的阿米斯kapah，也該學習山上打獵的方法。因此拜託了可靠的Dafak。確實，這次打獵後變得相當有自信。

回家路上在河裡洗澡，到家後睡到傍晚。晚餐Dafak也參加，有趣地向大家講述我今天的行動。最後稱讚說「這個年輕的日本人了不起，想學習任何事。」

7月21日

今天決定前往池上。因為來臺灣還沒打招呼，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去看看。Usui也說：「因為悟的本家是金太郎家，必須要去。」

搭約9點的巴士前往臺東。在臺東吃排骨麵，喝500cc木瓜新鮮果汁是在臺東的樂趣。排骨麵是放上炸豬排骨的麵，每家店味道都不同所以很有趣。木瓜汁有熟悉的店家，這家會在新鮮木瓜加入煉乳，再加入養樂多做成果汁。因為我覺得加養樂多味道會更清爽所以點了，就這樣變成固定配方了。

約3點到達池上金太郎家。因為是午睡時間所以很安靜，但因為在玩的孩子們喊著「悟，悟」鬧騰，金太郎和愛子迷迷糊糊地醒來。

「喔，悟，你來啦。哦，變得黑黑的，像個kapah了呢」金太郎仔細看著我的臉說。愛子也笑著說：「悟先生，變黑了呢。」看到這兩人的臉，不知為何覺得安心。雖然宜灣的Usui家也有安心感，但金太郎一家包容的溫柔確實給人一種回老家的感覺。



(山刀)



(同一個階級的Fineng)

像往常一樣，後院的雞被宰殺，開始準備晚上的宴會，在料理準備好之前，向金太郎和愛子談了宜灣的收穫祭和山上打獵的事。池上因為和漢人混居很久，所以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也消失了，收穫祭也不再舉行。不過據說池上的阿米斯本來就不是在7月舉行收穫祭，而是在9月左右舉行，稱為「月見祭」。

金太郎對宜灣ilisin的故事很感興趣。一直說「真了不起啊，能保留這麼多古老的方式，真了不起啊。」對我作為kaput的一員，完全參與捕青蛙、準備工作、跳舞等也感到驚訝。愛子說：「不用讓日本人做到那種程度的」，有點生氣。正說著這些話時，料理也做好了開始宴會。不知道是怎麼聽說的，Tonso和Ripon等常客都聚集過來，還是一樣喝酒唱歌鬧哄哄的。

7月22日

今天去富里。在海岸山脈中有一個叫Kiwit（奇美部落）的村子。在阿米斯的神話中，大洪水時騎著石臼的兄妹漂流到那裡，現在的阿米斯就是從那裡開始擴展的。因此很想去那個村子，但沒有交通工具。從東海岸的話要從靜浦，從池上附近的話要從富里走山路。這次是想打聽從富里的路況，決定從哪邊去看看。

金太郎很有興趣地跟著來，帶我去他富里朋友家。據那個人說，雖然確實有路但到處都崩塌了，是相當危險的路。即使是阿米斯的腳程，從富里也要4小時。以我的腳程可能要7、8小時。途中既沒有店也沒有人家。看來這條路線不太可

行。不過，從靜浦的路線也說要走4小時山路，似乎差不多。雖然難以相信現代還有這樣的村子，但這反而更想去看看。

晚上在Tonso家宴會。因為池上這邊是朋友S在調查，所以我主要是到處喝酒。

7月25日

在池上悠閒地充分休養後，回到宜灣。離開金太郎家時，他給我一把山刀說「因為是kaph所以要有自己的山刀。這個要寄放在Usui家。」把那把山刀給Usui看時，她非常高興。

「這是你重要的番刀，所以別人都不能用。我會把它放在這個家，你來的時候可以用。」她這麼說。當我說「我很少來，爸爸或哥哥用就好了」時，她說「不行，這是你的東西，別人都不能用。」這時我終於想起pisa-itsut-an to fonos（寄放山刀）這個詞³³。問Usui「這就是pisa-itsut-an to fonos嗎？」，她說是的。

金太郎認可我在宜灣被培養成一個合格的阿米斯青年，意思是要我以Usui家為臨時本家，所以要我把山刀放在Usui家。意味著Usui家也和本家一樣。藉此金太郎家正式承認Usui家是我在宜灣的本家，也透過我金太郎家與Usui家建立對等的親屬關係。即使是一把山刀也有各種意義。

在宜灣也收集Kiwit的資訊，但幾乎沒有。找不到去過的人。據Usui說，應該有個叫Kapa'的親戚。但不知道地址或其他資訊。既然這樣就只能去看看，決定明天出發。出乎意料地，Usui和Ahina都沒有阻止。原本以為Usui會擔心反對，但她一點都不在意。看來真的認為我是一個合格的阿米斯kaph了。老實說，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和體力。

7月26日

因為沒有人阻止，我只好下定決心一大早出發前往Kiwit。Usui準備了白飯和鹽漬豬肉當便當。腰上掛著那把山刀。刀身約40公分，加上刀柄超過50公分，在日本掛這樣的刀搭公車一定會引起騷動，但這裡沒人在意。背包裝著便當、水

³³ 譯註：前面的詞有可能是 pisa'icelan，是「賦予力量的地方」，但無法確定。

壺、換洗衣物等，變成不小的行李。因為太重決定不帶相機。

約10點在靜浦公車站下車，在站前小商店買了4瓶罐裝汽水。總之很擔心水的問題。雖然Usui給了兩個小孩用的小水壺，但看來完全不夠。據說阿米斯的kaph能找到可以補充水分的植物，但我當然不知道。總之只能盡可能多帶。

走了約20分鐘過秀姑巒溪的橋，果然有一條寬約50公分的細路通往山裡。當然沒有鋪裝。聽說是沿著秀姑巒溪的路，所以應該沒錯。看手錶，現在是10點30分。以阿米斯的腳程要4小時，那今天應該能到。向著神話中的村落，出發！

雖說是沿著河的路，但有時河流在100公尺下方，幾乎看不見。路像是貼在急斜面上延伸，大多穿過密林，但因為在密林中不通風所以相當熱。一個人影都沒有。有幾處崩塌了，也有倒木擋住路的地方。即使這樣，看來偶爾還是有人經過，勉強還有路的樣子。不過走了30分鐘就開始覺得沮喪。還有多遠，要花多少時間，完全無法預測。如果有地圖還能安心一點，但因為臺灣處於戰時，沒有販售詳細地圖也沒辦法。只能不斷地走。

走了約兩小時後，決定吃午飯。因為沒有人經過，就直接坐在路上吃飯和鹽漬肉。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決定留一半。想著吃完休息一下，就這樣躺下。因為路在斜面上，找到適當的草叢配合斜度躺下，透過樹木間勉強看得見的藍天抽了一根菸。湧現一種在做什麼了不起的事的自信。這很像專業調查者的樣子。正想著這些時，突然聞到和Dafak上山時聞到的腐爛氣味。離得不遠的草叢也傳來沙沙聲。一定是那個百步蛇。把抽到一半的菸扔向聲音的方向，又點了一根菸，吸了往那邊吐煙。因為在婆羅洲聽軍人說過菸味是蛇和毒蟲討厭的，相信這個試試看。過了一會兒，沙沙聲漸遠，氣味也消失了。

走這樣的路確實需要防範毒蛇，雖然有點晚但意識到這點，用山刀砍了細木頭做成棍子，之後一邊用棍子敲打前方一邊走。

再走了約兩小時，視野突然開闊起來。走出密林地帶，但從那裡開始是在70度以上的斷崖上開鑿的路。約100公尺下方流著秀姑巒溪。看起來這段斷崖的路似乎延續超過1公里。前方沿著河流向右彎曲看不到狀況。在密林中的路就算掉下去也會被樹木勾住所以安心，但前面的路只有岩石，掉下去就完了。但只能試著走看看，戰戰兢兢地開始走。路寬剛好夠一個人走，小心走的話看起來沒問題。不過不是直線而是沿著岩壁相當彎曲。而且因為沒有遮擋直射陽光，非常

熱。偶爾路面崩塌，必須貼著岩壁像螃蟹一樣走的地方也有幾處，但總算撐過去了。花了約30分鐘越過進入斷崖路時看到的彎道，雖然看到了前方，但結果只是同樣的路繼續延伸。不過，在下一個彎道遙遠的前方，不是密林而是看得到開闊的地方和像是房子的東西。是Kiwit。果然內心激動。大概還要兩小時吧。這樣想著，疲勞一掃而空，繼續走在斷崖的路上。過了下一個彎道走了一會兒，又進入密林中的路。穿過密林後，到了相當平坦的地方。有田地也到處可以看到房子。

看錶已經4點，終於到達Kiwit了。而且是一個人來的，真高興。聽到雞叫聲感到安心。雖然不像宜灣和池上那樣房子密集，但散佈在緩斜面上。首先想找商店，買喝完的汽水或什麼清涼飲料，找了一下發現有戶普通民宅前擺放一些商品。幸運的是也有汽水，就和4瓶要當禮物用的米酒一起買，用破破爛爛的阿美語問「Kapa'的家在哪裡」。因為從Usui那裡聽說應該有這個名字的親戚。結果告訴我再往上一點有個叫Kapa'的男人。

總之，這裡每戶都相隔很遠有很多空地。走了一下找了2、3戶房子終於找到一位叫Kapa'的老爺爺。是典型的阿密斯房子，看起來不太富裕。用破爛的阿美語說明是聽宜灣的Usui說來拜訪的，但他臉色不太高興。談了一會兒，被問從哪裡來，我回答「東京」，他問東京在哪裡。我說「日本」時，他的態度突然改變。「是日本人啊，抱歉以為是本島人」用流利的日語說。「日本人不可能一個人穿成這樣來這種深山」他說。掛著山刀一副狼狽的樣子也難怪。「戰爭結束後第一次有日本人來這裡。好懷念啊。來來，請好好休息。」說完就衝出家門。過了一會兒，帶著剛才商店的人等幾個人回來。大家都說「是日本人啊，好懷念啊。」接著就是例行的米酒乾杯。不知從哪裡端來料理，人數也漸漸增加。話題都圍繞著現在的日本。雖然勉強能收到收音機，但還沒有電視所以資訊不足的樣子。被問到「今上天皇陛下如何」時，想著又來了。「今上天皇」這種詞我們這一代從未聽過，但在臺灣已經被問過好幾次所以馬上明白。我說「很健康」，他們說「那太好了太好了」甚至有人感動到流淚。總之，根本沒辦法調查。被單方面猛烈提問。

話說回來，從這個人開始，臺灣人對日本的感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明明是被當作殖民地統治和剝削，卻似乎非常喜歡日本。這大概是因為日本戰敗結束統治後換成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但對阿密斯來說兩者都是外來者。日本的統治雖

然嚴格，但似乎有公平感。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基層官員據說沒受教育只會要求賄賂。也就是說，因為日本之後的政治不好，所以日本反而顯得更好。

總之，很多人來來去去，宴會一直持續。雖然已經精疲力竭但還是努力應付著，但因為喝了酒實在坐著打瞌睡時，Kapa'準備了床鋪，我很高興地睡了。

7月27日

早上做了一點調查，但Kapa'對阿米斯文化不太了解，而且許多熟悉過去的老人都離開Kiwit住到城鎮去了。這裡也沒有男子年齡階級組織，收穫祭和其他儀式也都消失了。整天到處訪談，但幾乎沒有成果。雖然想著費了那麼大工夫來，但這是我自己的事，這種無功而返我也習慣了。

那天晚上和前一晚一樣舉行宴會。既然這樣就好好享受吧。不過，幾乎看不到年輕人。據說都去城裡打工了。

因為留在Kiwit看來也無法推進調查，所以決定隔天就要回去。

8月2日

傍晚，青山先生來說有親族會議要我參加。據說是一位叫Saytaw的青年在遠洋漁業當船員出航時發生意外死亡。公司會支付薪資和保險金，但因為誰要領取而起爭議，所以要召開親族會議。

Saytaw已婚，有一個一歲的兒子。老實說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爭議，但據青山先生說，賽陶的親族主張薪資和賠償金是Saytaw的遺產，當然應該由Saytaw的母親領取。阿米斯是母系制。男性即使入贅也依然屬於母親的親屬，不會成為妻子的。特別是老人們堅持這個阿米斯的傳統。對此，Saytaw妻子Nikar的親人主張遺產應該由Nikar的母親領取。因為這是Saytaw賺的，所以作為女婿應該歸入妻子的娘家。

聽這些話時我的腦筋轉不過來。以我的感覺，遺產應該屬於妻子和孩子，但完全沒有提到由妻子和孩子領取的說法。確實，按照母系制的觀點，Saytaw這方的主張是對的。但是，到目前為止的阿米斯在入贅婚姻的情況下，丈夫只是從事妻子家的農業，他工作所得的收入全都歸妻子家所有。即使出售打獵或捕魚

的獵物，收入也歸妻子家所有。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會成為他個人的零用錢，或送給他娘家的母親和姊妹，但這是偷偷地而不是正式的。這樣說來，妻子這方的主張也是對的。也就是說兩邊對阿米斯來說都是正當的主張。

和青山先生談了一會兒，察覺他似乎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因為青山先生是Nikar的faki，所以必須做出決定。所以似乎想聽聽我的想法。

晚飯後，被青山先生帶去Nikar母親Kaliting的家。Kaliting家聚集了約15人。青山先生（Asala）等Kaliting這邊的faki坐在入口南側的椅子上，Saytaw這邊的faki坐在入口北側的椅子上。其他人分別坐在後面。一位抱著小男孩的年輕女性應該是Nikar，她旁邊的大概是Kaliting。

因為不是宴會所以不上酒。即使這樣還是遞上檳榔和香菸。氣氛確實沉重。檳榔和香菸輪過一遍後，青山先生的弟弟Nikar開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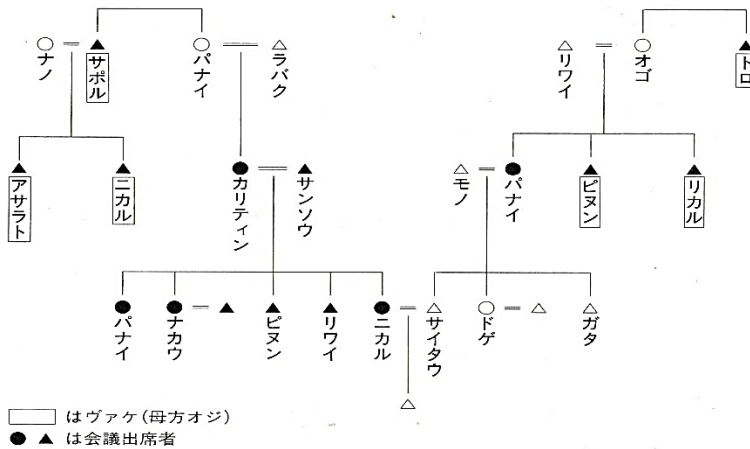


図1 サイタウとニカルの親族関係

（圖一: Saytaw和Nikar的親屬關係）

「親戚們，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是為了Saytaw。大家都知道Saytaw是個勤勞的人。但是出遠洋航行，發生意外去世了。這真是很悲傷的事。Panay（母親）的悲傷該有多深啊。由衷地感到遺憾。」

「那麼，今天聚集是為了決定如何處理Saytaw留下的東西。Monoh，Saytaw留下了多少？」

這時，Saytaw的父親Monoh站起來解釋。

「保險金6萬臺幣和未付薪資8千臺幣，共計6萬8千臺幣（當時約60萬日圓。那時臺灣大學畢業起薪不到1萬臺幣，所以是一筆大錢）。」

「那是一筆大錢。那麼，這要怎麼處理？請大家自由發表意見。」

這時，Saytaw的faki（母親的弟弟）Fineng開口：

「Saytaw真是個認真的好青年。姊姊Panay的心都要碎了吧。Saytaw在我們Cikatopay氏族今後也要作為祖先祭拜。阿米斯就是這樣。他要成為母親家的祖先。所以Saytaw的遺產，由母親Panay領取就好。」

這時，Kaliting這邊faki的Sapod反對：

「Saytaw確實是個好青年。作為我本家Kaliting的kadafo（女婿），把Kaliting當作真正的母親一樣珍惜。Fineng說由母親Panay領取遺產就好，但作為女婿Saytaw賺的錢，按照阿米斯的習俗不是應該由pikadafoan（入贅家庭）的Kaliting一族領取嗎？而且Saytaw有幼小的孩子。誰要撫養這個孩子？不就是Kaliting嗎？誰要養這個孩子吃飯？不就是Kaliting嗎？這樣的話，Kaliting領取遺產不是理所當然嗎？」

對此Panay的弟弟Nikar也插嘴：

「不，不是這樣。Saytaw幫忙開墾的田地，或幫忙建築的房子歸Kaliting所有可以，但像這樣Saytaw賺的錢應該由Saytaw的母親和姊妹領取。」

就這樣，雙方的faki和Nikar的兄弟爭論了一陣子。在這期間，女性都沒有發言，Nikar和Saytaw的父親也完全不發言。寡婦Nikar只是默默哭泣。

中途漸漸大家都興奮起來，氣氛變得相當險惡。這時，一直沉默的青山先生開口了。

「好了，大家冷靜一下。不管我們怎麼吵，Saytaw也不會回來了。對吧？這裡要為留下的人想最好的辦法。正好這裡有日本人悟。因為是日本人，而且上大學有知識，我們來聽聽悟的想法吧。大家也看到了悟在收穫祭時作為kaphah認真工作。讓我們聽聽他作為一個合格的阿米斯，也作為學者的意見吧。」

聽到這個，覺得我被青山先生巧妙利用了。對阿米斯來說日本人是「正義」和「智慧」的象徵。讓我參加這個注定會有爭議的親族會議，是要我展示現代的智慧來調解。

但是，我是調查阿米斯文化的立場，不是教導自己文化的立場。不干預當地文化是調查者的基本立場。我不能說出自己的意見。話雖如此，大家都在等我發言。沒辦法，試圖用不痛不癢的答案敷衍。

「在日本，結婚時多是妻子嫁入丈夫家。即使丈夫死了妻子也留在丈夫家。所以即使丈夫的父母領取遺產，最終遺產還是由妻子和孩子領取。因為和阿米斯的習慣不同，所以不需要照日本的方式做。」

這時青山先生追問：

「不，悟。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看來青山先生想把責任推給我。

「嗯，在現代的話，用遺產來撫養孩子比較好吧。這種事以後還會發生，所以阿米斯的習慣也該慢慢改變了吧。」

雖然這是相當有問題的發言，但因為在這種越來越多人出去打工的現況下，不改變不行，所以就豁出去說了。這時青山先生接著說：

「不愧是受過教育的人說的話正確。我也覺得時代要改變了。現在的年輕人不喜歡入贅。開始覺得像本島人（漢人）一樣娶媳婦才是理所當然。在Saytaw的kaput中，入贅的不是只有Saytaw一個人嗎？話雖如此，Saytaw確實入贅了。今後要把Saytaw當作祖先祭拜的，還是Saytaw的娘家。這裡不如這樣如何。如悟所說，為了撫養孩子，把Saytaw遺產的一半留給孩子。剩下的一半由Saytaw的母親Panay領取來祭拜Saytaw作為祖先。這樣如何？而且Nikar還年輕，很快就能找到下一個丈夫吧。孩子的事就交給Kaliting。」

結果青山先生的提議對雙方親族來說是唯一的妥協方案。孩子的繼承部分由faki的Sapod保管，這件事就告一段落。立刻用米酒乾杯，之後變成和樂融融的宴會。

這個故事有後續。隔一年我去宜灣時，又要召開親族會議。這次是Saytaw搭乘的船回來了，送來了遺物相機，又為了誰要領取而爭執。青山先生告訴我這件事，我不想被捲入，就這樣說：

「與其爭執，不如把相機弄壞當作Saytaw的遺骨埋在墳墓裡。」

結果親族會議就這樣決定了。

8月5日

近來，Usui經常提到：「自從悟來了之後，一滴雨都沒有下。我們沒法插秧（宜灣地區是一年兩期作，插秧期在八月和二月），因為沒有水，真是困擾。大家都說是悟把雨趕走了。」

看來，我應該算是俗稱的「晴天男」³⁴吧。確實，自從我來到臺灣後，天氣一直晴朗無雨。但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

「如果再過三天還不下雨的話，‘露琪亞會’（當地天主教女性信徒組織）商議要舉行一次祈雨儀式。」

在調查中，我聽說過祈雨的事情，不過，自從天主教傳入宜灣後，他們已有多多年未舉行這種儀式了。如果能親眼見到，那真是幸運。

Usui還說：「露琪亞會討論過，如果悟想來觀摩，我們就辦一次。」

看來，我對阿美族傳統習俗的興趣逐漸深入人心。

8月8日

今天早上，有幾位婦人前來熱烈交談。雖然我已能部分聽懂阿美語，但她們的語速太快，我還是無法完全理解，只能請Usui幫忙翻譯。原來，她們在討論如

³⁴ 譯註：在日本，如果某人一出現天氣就變好，人們會說他是「晴天男」（hare-otoko）或「晴天女」；相反地，老是出現就下雨的人，會被叫做「雨男」或「雨女」。

何進行祈雨儀式。由於多年未舉行，她們需要確認應該如何進行。

這讓我心生疑問：天主教女性信徒們這麼做合適嗎？當我詢問Usui時，她解釋道，教會的神父既不支持也不反對這件事。這種天主教會的態度，似乎是宜灣地區天主教信仰興盛的原因之一。³⁵

在Usui的指引下，我來到宜灣溪上游的男性洗浴場再往上走。約三十名婦人聚集在那裡。其中還有兩位穿著修女服裝的女性，這讓我覺得儀式得到了教會的某種認可。河灘上堆放了大量月桃葉，因為祈雨是女性的儀式，現場除了我之外，並無其他男性。我決定保持距離觀察。

即使相隔三四十公尺，這麼多女性聚集在一起的氣勢也非常強大。年長者在激烈地討論，稍年輕的婦女則三三兩兩聊天。儀式似乎尚未完全確定程序。不過，有幾位年長婦女指揮年輕人，用月桃葉綁成三束，交叉支撐成三叉形的架子，並立在溪流中的一處水潭中。她們還用繩子將一口大鍋綁在架子上，讓它漂浮在水面上。

接著，修女們走到前面，帶領大家一起祈禱。雖然天主教中並無祈雨祈禱，但她們仍虔誠地念道：「村民因缺水而困擾，請賜雨吧，Ave Maria。」

之後，她們各自手持月桃葉，圍著立在水潭中的架子，用月桃葉拍打水面，同時高聲喊著：「Haiyo ho Kalitang Payo pakaorad to！」（pakaorad：降下雨水吧）。然後將葉子揮舞至空中。她們重複這些動作。Kalitang Payo是宜灣部落創始人的名字，她們也同時念了幾次Ave Maria。隨著月桃葉拍打水面的動

³⁵ 譯註：在宜灣地區，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天主教與長老教會等基督教派陸續展開傳教。最初，皈依長老教會的阿美族人較多，但隨著時間推移，皈依天主教的人數逐漸增加，如今村民中已有七成是天主教徒。當我問及為什麼選擇皈依天主教時，多數人的回答是：「因為長老教會不准嚼檳榔。」。長老教會的教義較為嚴格，禁止飲酒、吸菸、嚼檳榔等行為，也禁止舉行豐年祭。此外，對阿美族人而言極為重要的祭祀祖先活動，也在禁止之列。相較之下，天主教對酒、煙與檳榔則毫無禁令，甚至神父本身也非常喜歡這些東西，因此信徒可以自由使用。天主教對於豐年祭和祭祖等傳統儀式也不特別加以禁止。

雖然這是後來的發展，但由於梵蒂岡在1979年發出指示，要求尊重當地的宗教與文化，因此臺灣的天主教會也在1995年宣布將採取尊重本地宗教文化的方針。基於此，阿美族等原住民族的傳統儀式得以恢復，不過也出現了在天主教會主導下舉行的情況。在阿米斯中，甚至連祖靈崇拜也恢復了，神父會主持儀式為祖牌招魂，並舉辦一週年、兩週年的追思彌撒等活動。

作，水花四濺，濺到浮在水面上的鍋中，這似乎模仿雨水的樣子。參加者漸漸濕透。後來，有人開始開玩笑地說「你還沒被潑濕呢」，彼此互相開起玩笑，甚至開始把對方推到河裡玩耍。



（祈雨儀式）

當釜裡裝滿水後，人們就會把水倒掉，然後重複同樣的動作。等到釜第三次裝滿的時候，可能是大家也有些厭倦了，有人開始休息，動作也變得緩慢起來。年長者們又聚在一起商量，看起來是因為不知道該怎麼結束這個活動。儘管如此，大家還是認為「這樣應該就夠了」，於是提出解散的建議。

過去的調查中顯示，所謂的pakaorad，是藉由聚集最近喪夫的寡婦，假裝對她們潑水、欺負她們來進行儀式；據說死去的丈夫看到妻子被這樣對待會流淚，而那些眼淚就變成了雨。不過，這種說法似乎不太可靠。從阿米斯的感覺來看，實在很難相信一個丈夫會因為看到妻子被潑水而悲傷到落淚。究竟哪一種才是原來的形式不得而知，但其中微妙地與天主教有所牽連，這一點倒是挺有意思的。

8月9日

昨天的祈雨儀式與其他農耕相關的儀式，讓我一整天都沉浸在與Usui的對話中，討論其意涵與背景。在前一次的調查中，我經常徒勞無功，但這次僅一個月就能蒐集到豐富的資料，讓我覺得充實許多。漸漸地，我開始體認到調查的隨機性，也學會放寬心接受這種情況。因為一切取決於對方的安排與狀況，著急也無濟於事。

晚餐過後，鄰居濱田夫婦與植園先生等人一如往常聚在一起閒聊。忽然，從廚房傳來Usui緊張的聲音：「悟，快來！」。我急忙趕去查看，發現中村先生揮舞著一把山刀，口中大聲嚷嚷，而Ahina則赤手空拳迎戰。我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但知道必須立刻制止。「中村先生，冷靜些，這可是日本精神啊！」我脫口而出。這些話當然毫無邏輯，但因為中村先生經常自豪於所謂的「大和魂」，我希望這能引起他的理智。同時，我也覺得，他不可能對我動手。

終於，我奪下山刀，讓中村先生坐下並給他酒喝，試圖讓他平靜下來。儘管他已醉得厲害，仍慢慢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一切源於財產爭端。中村先生作為入贅女婿，曾幫妻家的田地開墾，但後來妻子的妹妹丈夫也入贅進家裡，而這位妹婿竟然將這片田地登記在自己名下。中村先生與對方談判無果，於是中村先生想要殺他。雖然他醉醺醺的話語未必是認真的，但事情若不加以控制，可能演變成真正的流血衝突。

最後，中村先生因酩酊大醉而沉沉睡去，事件暫時告一段落。第二天見到他時，他已完全恢復常態，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

在這個村子，財產糾紛似乎十分常見。部分原因是婚姻模式正從入贅婚逐漸轉向嫁娶婚，而財產繼承的規則仍模糊不清。此外，在鎮公所登記土地所有權這樣的制度，對於當地人而言仍是新事物，未能完全掌握。在這樣的背景下，兄弟姐妹間的爭執屢見不鮮。更有趣的是，阿米斯特有的「恥」的概念有時也成為糾紛的起因。此外，少數案件還涉及外遇等問題。總之，這個村子的爭端之多，似乎與其人口規模不成比例。

在我到來幾年前，這裡曾發生一起因土地糾紛引發的兇殺案。根據青山先生的說法，警方介入並逮捕了肇事者，但家族成員出面保證後，很快將其釋放。隨後，家族會議召開，最終由加害者一方賠償了一頭水牛以解決問題。警方也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這段經歷讓我開始對「原住民純真樸素、毫無貪念」的刻板印象產生懷疑。事實上，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有慾望，也有嫉妒。認為「原住民純樸無私」的觀點，其實反映了一種隱性的歧視意識。

8月12日

最近幾天，我集中精力整理過往的調查紀錄，內容繁多，實在需要梳理清楚。早餐後，Usui告訴我，他和Ahina要去花蓮天理教會待兩天，讓我留守家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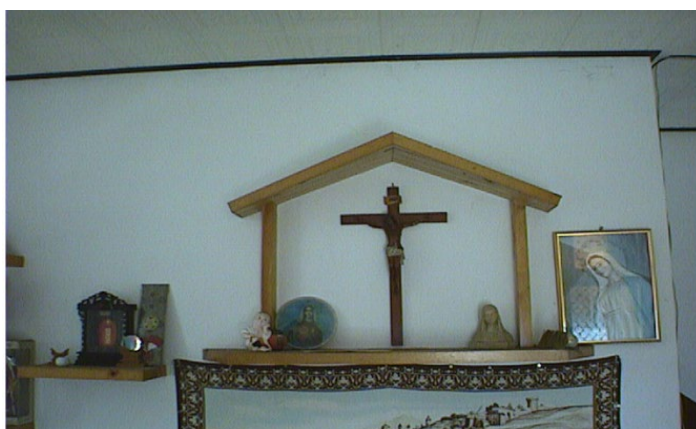
他解釋道：「雖然我們信仰天主教，但天理教允許祭拜祖先，因此我想去聽聽看。」

近年來，我也聽說天理教在臺灣積極傳教，但沒想到連宜灣這樣的鄉村地區也有影響。相比之下，天主教與基督教其他派別自1950年代開始在宜灣傳教，早已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我原本認為，現在才輪到天理教進入這個地方，恐怕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然而正如Usui所說，天主教與基督教各派禁止祖先崇拜，而天理教則允許這種做法；對於原本就以祖先崇拜為生活核心的阿密斯來說，天理教或許反而更容易讓人產生親近感也說不定。Usui夫婦離開後，我得以全心投入紀錄整理。晚餐則由青山先生與Dafak招待，輕鬆解決了。

稍後得知，Usui最終加入了天理教，但並未完全脫離天主教。幾年後，Usui曾以在奈良縣的天理教本山研習的名義到日本。但實際卻在關西的建築工地做了三個月的伙房工人，研修僅在最後兩天進行。從待遇等情況來看，臺灣的天理教會似乎成了臺灣人赴外打工的仲介管道。而Usui所賺得的工資，幾乎全用於購買天理教的神具，最後分文未剩。這段經歷後，他雖未正式離開天理教，但也不再積極參與。天理教在臺灣的迅速衰退，或許與類似情況不無關係。

1996年，Usui家中設立了一座如下方照片所示的祭壇。右側是天主教的十字架與聖母像，左側則擺放了天理教的神具及天主教牌位。天主教的牌位在宜灣的修道院購買，雖然中央上方有一個紅色的十字架，但實際上是沿用道教的祖牌，有祖先與逝者姓名刻在上面。在安置這牌位時，天主教神父甚至還專門主持了彌撒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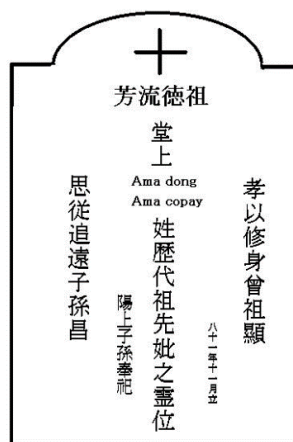
這個祭壇無論怎麼看，都像是三種宗教拼湊而成的。我問這件事時，Usui毫不在意地說：「尊敬神與祖先不都是一樣的嗎？」。換個角度看，其實只是把天主教、天理教和道教納入了阿密斯自古以來的祖靈崇拜之中而已。



(Usui家的祭壇)



(道教式的天主教牌位和天理教的神具)



(牌位上的文字)

說到這個，當Lifok在傳教的時候，會這樣解釋：「耶穌就是Malataw，瑪利亞就是Dongi啊。」Malataw是阿米斯的創世神、主神；而Dongi則是生命之母神。在宗教的理解與吸收上，阿米斯展現出相當的韌性與彈性。

Usui夫婦回來後，我又造訪了幾個村落，繼續進行調查。不過由於前半段行程已經相當充實，後來就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到了月底，這一年的調查也就此結束了。

1977年 結婚儀式

自從我開始經常造訪宜灣，Usui就對我說過多次：「悟，結婚後一定要帶著

你的新娘來這裡舉辦婚禮。不管你在日本怎麼辦婚禮，如果沒有在這裡舉行，沒有人會承認她是你的妻子。所以，一定要在這裡結婚。」

這話確實有道理，而事實上，我自己從來沒看過真正的阿米斯婚禮，所以也很想親自體驗看看。在1970年代，我開始進行阿美族的調查時，婚禮已逐漸漢化，也有受到天主教與基督教影響，形式有變化。如果能在宜灣舉行一次傳統阿米斯的婚禮，那對於研究將是一筆寶貴的資料。

以下是關於我的結婚儀式的記述。可惜，由於我作為主角，無暇記錄當時的過程，因此利用一些Lifok寫過的描述。參考資料：黃貴潮原著，黃宜衛編譯《宜灣阿美族三個儀式活動的記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年）。

7月24日

1977年3月，我在日本結婚，隨後與Usui以書信往來，決定將宜灣的婚禮安排在豐年祭後進行。於是，我和妻子治美、以及研究所學弟K，一同從沖繩前往臺灣，並於7月24日抵達宜灣。

像往常一樣，Usui非常高興地迎接我們。但從那之後，計畫出現了一些變數。剛進屋稍作休息，Usui便宣布：「治美，妳還沒正式結婚，不能與悟住在同一個房間。而且，不管妳在日本是誰的女兒，這裡沒人知道。所以，我們決定讓妳成為青山先生的女兒。」。

說的這裏，青山先生和他的妻子Panay就來了。他們聽說我們到了，便出現在家門口。Panay說：「來吧，治美，跟我一起回家吧。先把行李放在我家，之後再回來。」接著，她帶著還有些愣住的治美離開了。雖然同情治美第一次來阿米斯部落就突然被單獨留在陌生環境裡，但我只能遵循「入鄉隨俗」的原則。而且，治美看起來也沒有太多不安，於是我們決定順其自然。

到了晚上，Panay帶著治美回來，手裡什麼都沒拿，顯然已在青山家安頓下來。不過，她趁沒人聽見時悄悄問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自此，婚禮結束前的每一天，治美早晨會來Usui家與我會合，晚上青山夫婦都來Usui家一起吃晚餐，然後青山先生他們把治美帶回家。

那天晚上，我們舉行了歡迎會，並進行婚禮的準備會議。由於Ahina當時正

在遠洋漁業船上工作，無法出席，因此我的父親由濱田先生代替。擔任kayakay（橋，也是仲介人的意思）的是一位看起來和藹的老人Kawat，他的妻子也是個溫和的人。此外，Diway和Dafak等我的faki也參與其中，主要由青山先生負責推進討論，而從臺北趕回的Lifok也熱心幫忙。

我們首先確定了婚禮日期，預計需要至少一周準備，因此定在7月31日。接著就是否在天主教堂舉行儀式稍作爭論。由於我和治美都不是信徒，我們堅持只以阿米斯的方式舉行就好，最終大家也同意了。不過，Usui要求此次婚禮採用嫁娶婚而非入贅婚，這一點無法妥協。會議中還討論了需通知的範圍，除了池上，我們還決定通知雙方所有氏族。這樣估算下來，參加人數將接近300人。這次宴席選擇以漢人的桌餐形式計算，每桌10人，因此需要準備30桌的餐食。

隨後，分配了具體工作，包括印刷與發放邀請函、採購食材與酒水、安排餐飲供應、場地設置等。每個人都顯得十分熟練，分工迅速完成。最後是宴會，迎接從日本來的花嫁候選人，大家都興高采烈。尤其Panay，平時較為低調，此刻卻以新娘母親的身分忙得不亦樂乎，讓人不禁莞爾。

既然是嫁娶婚，按照傳統，還需進行正式的求婚儀式。據說，即使是在入贅婚的情況下，正式的求婚也仍然是由男方前往女方家中進行的。於是，我們隔天到kayakay的Kawat家討論，決定7月26日晚上7點到青山先生家求婚。

7月26日

雖然這次到青山家求婚，但由於我們已經在日本正式結婚，對我來說，感覺上更像是形式上的儀式而已。那天，我和Lifok一起前往青山家。

抵達熟悉的青山家後，全家人早已聚集在那裡。但起初並未直接談及結婚的事，而是依照習俗，先用米酒和檳榔招待我們。我與青山先生閒聊了一會兒後，Kawat夫婦如約現身。在簡單的酒席寒暄後，Kawat開始了求婚儀式的正式發言。



（從右起第二位是kayakay的Kawat）



（從左起，次男的Nikar、我、治美、和Panay）

他說：「Panay、Asala，今天我來你們家作客，發現悟也在這裡。悟是一位受過日本大學教育的青年，有見識、有能力。此外，他作為一名**kapah**的表現也十分優秀，大家都知道他的勤勉。恰巧你們家也有一位適婚年齡的女兒，而且她也曾在日本大學就讀，十分優秀。我認為，這兩個人非常般配。不如讓他們結婚吧！」

聽到這裡，Panay微微一笑，回答道：「確實，悟在豐年祭期間的表現非常出色，又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我的女兒來說，他是理想的對象。我認為，他作為女婿無可挑剔。不過，我還是想聽聽我女兒的想法。」。平常愛說話的青山先生，此刻卻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在一旁咧嘴笑。

於是，Panay用阿美語詢問治美的意見。但由於治美聽不懂，Lifok幫忙翻

譯。雖然治美略顯迷茫，但在我的示意下，她有些害羞地回答：「是的，我也願意與悟結婚。」

這回答由Lifok翻譯給大家，接著，Kawat說：「幾天前，悟和Usui來找我，請我作為**kayakay**協助他與治美結婚。由此可見，雙方都對這樁婚事有意願。然而，治美是日本人，沒有親屬到場支持。這樣一來，因為結婚會變得困難，所以就按照阿米斯的習俗，把Panay的家當作本家，讓他們成為Panay家的一員。這樣可以嗎？如果這麼做，兩人結婚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吧，Panay？」。

Panay立刻答道：「我同意。對我來說，治美就像我的親生女兒。我曾在生下長女Sawmah之前，生過一個女兒，但不幸的是，她未滿一歲便夭折。我總覺得治美是她的轉世。」

Kawat接著說：「既然如此，這樁婚事就這麼定了。這真是件令人高興的事！」看似圓滿解決時，卻發生了小插曲。青山家的次子Nikar突然提出異議。他顯然在我們到達前就喝了不少酒，已經有些醉意。

他激烈地說：「不行，我反對！治美是我姐姐，悟是否真的會珍惜她，我們無從得知。結婚後，他們會去日本，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她在那裡過得好不好。悟確實是個稱職的**kapah**，但我們對他的日本生活一無所知。」。

面對Nikar的強烈反對，青山先生趕忙插話，試圖緩和氣氛：「Nikar，放心吧！我們已經觀察悟好幾年了，他性格認真又溫和，絕對值得信賴。我相信，他一定能讓治美幸福。」

然而，Nikar依舊不依不饒，堅持說：「即便如此，人心是會變的。如果哪天悟改變心意，我姐姐孤身在日本該怎麼辦？」。

原本應該只是場模仿求婚的，沒想到不知不覺中，對方竟當真以為是自己親姐姐的婚事。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最終達成妥協，我們每年回臺灣一次，讓家人確認治美的生活狀況。這才讓Nikar接受。他隨即變得熱情起來，一邊叫著「Aniki，Aniki」，一邊攬著我的肩膀敬酒。這種純真的轉變讓人哭笑不得。

儘管過程波折，我和治美的婚事最終還是順利確定了。

7月30日

早晨，受颱風影響，宜灣仍然狂風暴雨。然而，到了破曉時分，颱風似乎已經過境，天氣逐漸轉為平靜。不過，收音機的新聞報導提到，許多道路被大雨沖毀，導致明天的結婚典禮可能有許多賓客無法參加。因此，我們臨時將原本計畫的30桌宴席減少為20桌。

早上七點左右，一頭大豬被送到村子裡，這是婚禮用的豬。豬的屠宰與解體隨即開始。這通常是男性的工作，但因為治美是飲食研究的人，特別獲得了參與的許可。屠宰儀式在海邊進行。豬的四肢被綁住後被抬到海岸一處高地，仰躺在地上。屠宰人用長矛一擊刺穿豬的喉部，血液迅速流入事先準備好的桶子裡，然後加入鹽製成血布丁。隨後，他們迅速取出內臟，放入另一個桶子中。在此過程中，屠宰人取出膽囊，將膽汁擠進茶碗，並混入米酒讓大家輪流飲用。這種苦味強烈的飲品據說對健康有益，參與者喝得津津有味。接著，他們取出肝臟，切成薄片後放在海邊的石頭上直接生吃。這兩樣東西是屠宰參與者的專屬特權。儘管肝臟表面呈現不規則的花紋，看起來不太安全，但還是可以吃得。

隨後，點燃一捆稻草，燒去豬毛，並用山刀或菜刀刮掉燒焦的表層。處理完毛皮後，他們將豬頭與尾部切下，只保留豬的身體，然後從中縱切成兩半。這一半送往女方家族。尾部與尾根周圍十公分的部位，則保留給最年長的faki享用。這是最美味的部位。



（燒去豬毛）



（把燒焦的豬毛刮掉）

這樣在海邊要處理的程序結束了。治美帶著屬於女方的那半頭豬返回青山家。我則帶著另一半回到Usui家。Usui家裡已經準備了兩口大鍋，熱氣騰騰。

豬肉被切成大塊，直接放進鍋裡煮，調味僅用鹽。內臟與豬頭分別煮在其他鍋中，除了骨頭，豬的每個部位都會被使用。煮熟的肉和內臟被切成小塊，整齊地堆放在墊子或木板上。這是要準備給每位親屬均分，包括剛出生的嬰兒與不在場的家人。這樣的公平分配不僅是為了共享珍貴的肉食，也是一種凝聚家族的方式。



（豬的解體）



（把豬肉切成小塊）



（為每一位親人均分）



（一堆是一人分）

到了上午，豬肉的處理基本完成。隨著時間推移，賓客陸續抵達，大多是Usui這邊的親屬，Ahina那邊的來賓則相對較少。庭院中央擺放了酒、香菸與檳榔，供大家自由享用。部分人開始熱情地邀我喝酒，女性則三五成群席地而坐，熱烈地聊著天。有人問起新娘的去向，我才意識到治美和Usui都不在。後來得知，Usui帶治美去了成功鎮（南方10公里，人口大約一千人的小鎮）。原來，他早就說過要帶治美去那裡的panma店（來自perm的日文發音）燙髮。

到了傍晚，治美回來時，帶著壓抑著笑意的表情。她的頭髮燙成了一頭捲曲的髮型。她告訴我，他們去成功鎮的髮廊燙髮。老闆娘懂日語，看到她後驚訝地

說：「妳就是那個要嫁給阿密斯的日本人嗎？真可憐。」說完還流下了眼淚。治美覺得解釋太麻煩，就直接回應「是的」，結果老闆娘越發同情，不僅免了燙髮費用，還送了她一枚金戒指。隨後，青山先生太太也與她們會合，帶治美去衣服店，買了兩套衣服，指定她在明天的婚禮上穿。分別是帶高開衩的旗袍和極其華麗的歌手風格洋裝，都是在日本不太能穿的衣服。治美對此毫不介意，笑著說：「既然這樣，那就什麼都無所謂了。」她似乎已完全融入了這種文化氛圍中，樂在其中。

夜晚，治美回到青山家，我則留在Usui家參加宴會。眾多親戚和村民聚集在庭院中，宴會持續到深夜，充滿了笑聲與歡樂。

7月31日

清晨三點之前，所有人都已經起床準備活動。令人驚訝的是，儘管大家前一天喝了大量的酒，卻絲毫不見疲態。四點左右，大約五位身穿族服的**kaput**（男子年齡階級組織中的級友）來到現場。地上放置了一個木製大盤，裡面盛著用鹽煮熟的豬肉塊和湯汁，旁邊還有一甕米酒。他們圍成一圈坐下，開始了在新娘抵達前的**kaput**宴會。負責斟酒的是比我們年長一屆的Dafak。他有時甚至會代替新郎進行乾杯。這場宴會進行了約一小時後，由Kawat帶領的新娘一方親屬組成的隊伍進入院子。不過，我對之後的記憶完全模糊了，可能是因為前一天喝得太多，我已經醉倒了。接下來的所有內容，只能依據Lifok的記錄來重述。

根據Lifok的記錄，治美在青山家舉行了一場以天主教形式進行的出嫁儀式，隨後與親屬隊伍一同抵達Usui家。在那裡，由**kaput**的另一名成員Fineng主持婚禮儀式。新郎和新娘在儀式中分別宣讀誓詞，互相敬酒，並分享一塊豬肉，這象徵婚姻的成立，並得到**kaput**的認可。雖然我對整個婚禮的印象模糊，只記得自己似乎被大家取笑了不少次，但根據Lifok的記述，儀式本身相當莊嚴。

在海岸阿密斯傳統中，入贅婚的話，新郎在離開生家前，faki會向祖靈獻酒，報告婚禮的成立；而當新郎抵達新娘家時，新娘家的faki也會向女方的祖靈舉行獻酒儀式，向祖靈報告婚姻的締結。



(kaput的聚會，右邊第二位是Kawat)



(kaput的宴會)



(kaput的婚禮，站著的人是Dafak)

婚禮結束後，到了中午，舉行了親友參與的宴會。當時正在臺灣進行田野調查的兩位日本文化人類學家也受邀參加了宴會，但據說因為喝得酩酊大醉，他們也未能記錄下任何內容。



(跟kaput合照)



（兩家的合照：前排左起，Kawat、代理我父親的濱田先生、
Usui、我、治美、Panay、青山先生）

就這樣，我們順利地被承認為夫妻，不過這件事還有後續。多年後，2004年我去臺灣調查時，在臺北偶然去看了當時的臺灣省立博物館。那時候博物館在辦一場「臺灣原住民族攝影展」。一邊心想「咦～很有趣」。一邊參觀時，我看到了一張標註為「阿美族式結婚儀式」的照片。竟然是我與治美的婚禮照片（就是上面那張照片）！解說文字上寫著「阿美族的傳統婚禮」。我驚訝不已，立即衝進辦公室找展覽負責人，對他說：「這並不是阿美族的傳統結婚儀式，新郎是我，新娘是日本人。」，也要求將其從展覽中撤下。負責人把照片和我的臉來回比對後，雖然也認同那是我，但只是笑著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後來，我向Lifok詢問此事。他解釋道，當時博物館曾詢問是否有阿米斯婚禮的照片，但現存的婚禮照片大多是日治時期穿著和服的婚禮照片，而我的婚禮照片是唯一接近阿米斯傳統形式的影像，於是提供給了博物館用於展覽。唉，既然只是暫時性的展覽，也只能認了。

補遺1・阿米斯的母系制及其變遷過程

母系制度這個詞對我們日本人來說或許有些陌生，但指的是一種以母親的血緣為基礎來組織親屬關係的社會結構。在這種制度下，名字、地位、財產及家庭所屬均通過母親的血緣進行繼承。並且原本婿入婚是一種常見的婚姻模式。在此，為了探討臺灣阿米斯母系制度的變遷，我想先對所謂的母系制度做一番說明。

1.母系制度

前文提到的臺灣原住民族之一阿米斯，分布在臺灣東部的海岸山脈一帶，呈細長形延伸。在臺灣的九個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據說約有17萬人以上。阿米斯過去主要種植小米與旱稻，如今則以種植水稻為主，是以農耕為主的民族。阿米斯最顯著的特徵，是其母系制的親屬組織。所謂母系制的親屬制度，是指孩子出生後被視為屬於母親那一方的親族（母系繼嗣）；財產由母親傳給女兒（母系繼承）；地位與職務則由母方的舅舅傳給外甥，或者由母親傳給女兒，透過女性的血緣線傳承（母系承襲）；而婚後男性會搬到妻子的家中居住（妻家居住婚），也就是所謂的「入贅婚」。總而言之，親屬與家庭都是以女性為核心所組成的。

像這樣的母系社會，在世界上並不多見。比較有名的例子有印尼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與印度的納雅人（Nayar）等。然而，即使是在全球範圍內，能夠同時具備前述四個母系制度要素－母系繼嗣、母系繼承、母系承襲，以及妻家居住婚的社會，更是屈指可數。

在這樣的母系社會中，父親與子女屬於不同的親族群體。從阿米斯的觀點來看，父親是「外人」，與自己的孩子並非同一親族。因此，父親對於自己的孩子既沒有權利，也沒有決定權。當孩子面臨升學、結婚、就業、分家等人生重要關卡時，會召開親族會議，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父親也完全沒有發言權。在這類親族會議中，父親的角色頂多就是為與會親人倒酒、奉上檳榔或香菸等，充當招待的角色而已。

上述父親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在男性臨終之際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阿米斯中，如果入贅的男性重病，便會被送回他的娘家。即使他已經去世，也會假裝他

還活著再送回去。無論是哪種情況，只要這位入贅女婿死亡，妻子與孩子便會舉行斷絕關係的儀式，聲稱自己與死者（丈夫／父親）無關。這是因為在阿米斯的宗教觀念中，屬於別家的祖靈被視為惡靈，必須切割關係以避免影響。

在阿米斯中，即使結婚了，所屬的親族仍不會改變。因此，父親（丈夫）與子女（妻子）分屬不同的親屬群體。當男性去世後，他會成為其出生家族的祖靈，對子女與妻子而言，便是屬於他家的祖靈，也就是所謂的「惡靈」。

因此，當男性去世時，負責舉行喪禮並在往後祭祀其為祖先的，是他出生家族的成員與後代，而妻子與孩子則完全不參與、也沒有任何關聯。

這樣說來，阿米斯父親與子女的關係似乎非常冷漠，但事實上，阿米斯的父親們都非常疼愛孩子。他們像母親一樣，毫不排斥照顧嬰兒或陪伴孩子。父親背著嬰兒哄小孩的情景，在阿米斯的村落裡是一幅稀鬆平常的日常畫面。

如前所述，阿米斯以入贅婚為原則，但在妻家中，丈夫的地位並不算優渥。在阿米斯社會中，「好丈夫」的標準是：勤勞認真、能為妻子的家增添財產、擅長打獵與捕魚，經常帶回豐富的獵物，並且在家中沉默寡言。確實，阿米斯的女婿們都非常勤奮。如果清晨沒有在家人起床之前就出門工作、打獵或捕魚，便會被視為懶惰的女婿。相反地，若能開墾田地、蓋新房，就會成為值得驕傲的對象。然而，儘管如此，在妻家他終究只是個女婿。不僅對自己辛苦累積的財產與房屋沒有繼承權，甚至連在財產分配與繼承方面都沒有發言權。

此外，當妻子的兄弟或母系的舅舅回家時，丈夫必須像僕人一樣盡力招待；在親族會議等場合，則得低調地待在屋內角落，不可出風頭。而且，如果與妻子吵架或意見不合，很可能就會被輕易地離婚。妻子若想離婚，只需要把丈夫的財產——如山刀、睡蓆、幾件簡單的衣物——搬到屋外就可以了。然而，儘管如此，阿米斯的夫妻關係並不見得比我們的社會更加不睦，也不是缺乏愛情。離婚率也並沒有特別高。而且，對於已婚男女的通姦行為，則與殺人同樣被視為重罪，顯示阿米斯對婚姻關係是相當嚴肅認真的。

如上所述，確實在入贅的家庭中，丈夫的地位非常弱勢。然而，一旦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家，便會作為「母系舅舅」擁有極高的權威。這種母系舅舅所擁有的強大權威，是許多母系社會的一項共同特徵。

在妻家時，他像隻借來的貓一般安靜溫順，但只要一回到娘家，立刻判若兩人，擺出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想喝酒、抽煙、吃檳榔就任意開口要求，看到喜歡的衣服或工具也可以毫不客氣地帶回家。在阿米斯中，當孩子不聽話時，甚至會用「faki（指母系舅舅）要來了哦」來嚇唬他們，可見這角色的權威性之高。

在阿米斯中，faki這個詞是用來指稱母系舅舅的，不僅指母親的兄弟，也包括母親的母親的兄弟等，凡是從同一母系親屬群體中娶入他家、成為女婿的男性，全都被稱為faki。此外，faki的兒子，甚至是兒子的兒子，也同樣被視為faki。因此，一個家中往往會有好幾位faki的存在。faki對自己的家族、母系親屬群體，擁有保護、監督與指導的義務與權利；對稱呼他為faki的人來說，他是值得敬重與畏懼的存在。如前所述，在個人生命中重要的關鍵時刻，擁有最終決定權的也正是faki。即便當事人與雙方父母都希望結婚，只要faki反對，婚姻就無法被允許。此外，除了faki之外，沒有人有能力將死者的靈魂引送至祖靈的世界。

像這樣的faki擁有強大權威，正是建立在阿米斯對祖靈崇拜的信念之上。阿米斯相信，個人或家庭、家族的繁榮與不幸、生病與死亡、農作物的豐收或歉收、甚至狩獵與捕魚的收穫多寡，這一切人類生活的層面，都受到祖靈的影響。而能夠透過祈禱，對祖靈產生強烈影響、與之溝通的，正是faki。因此，阿米斯敬重faki，並將他們視為極為重要的存在。

1970年代初，阿美族中約20%的婚姻仍為婿入婚；然而，到了1975年以後，婿入婚幾乎完全消失，僅在一人女戶等特殊情況下保留。目前，許多阿美族人甚至遺忘了母系制曾是他們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

前面說了這麼多關於阿米斯的母系制度，但這套制度在與日本人與漢人文化接觸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阿米斯的傳統觀念中，入贅婚是理所當然的，若有女性出嫁到他人家中，會被視為「任性的小姑娘」或「像男人一樣的女人」，遭到輕視。然而，在成為日本殖民地、與日本人接觸日益頻繁之後，阿米斯開始了解到，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其婚姻制度是以嫁娶婚為主。而且，因為是戰前的日本社會，其父權思想濃厚，對於在家庭中本來就缺乏權威的阿米斯男性來說，日本人的這種觀念看起來很棒、令人嚮往。不過，在日本統治時期，傳統觀念仍占主導地位。即便男性對強勢丈夫的角色有所憧憬，實際上採取嫁娶婚的例子，也僅限於學校教師

或村落中的有力人士等少數人而已。

然而，當中華民國政府上台並實施徵兵制度後，嫁娶婚便迅速增加。這一變化的原因之一，是阿米斯的年輕男子在服兵役期間，與漢人及其他原住民族的青年一同生活時，意識到只有自己族群是採取入贅婚，並因此覺得這種制度彷彿是「野蠻」的風俗，感到羞愧。此外，許多年輕人也在服役期間接觸並習慣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渴望回到自己的部落生活。他們開始往都市流動，運用服役時學到的技能，如駕駛汽車、機械維修、通訊等技術，在城市中謀求工作。隨之而來的是生活模式的改變－變成由男性負擔家庭經濟，結婚後則是妻子搬去丈夫工作的都市居住，也就是嫁娶婚的形式。

隨著接受高中、大學等高等教育的阿米斯年輕人越來越多，「入贅婚很丟臉」這種風氣也日益加劇。這樣的觀念甚至在留在部落裡的年輕人之間也逐漸擴散，使得傳統的入贅婚越來越少。我在1970年代初期開始調查時，入贅婚的比例仍有大約20%左右，但自1975年以後，除了遇到獨生女等特殊情況外，幾乎已不再見到入贅婚的案例。如今，即使是在阿米斯內部，也似乎忘記，自己的社會曾經是一個母系制度的社會。

2.Kolas的離婚

從入贅婚轉變為嫁娶婚，對阿米斯社會造成巨大的混亂。這種混亂是暫時的，很少有機會看到。我很幸運能親身經歷這個過渡期的混亂，所以想以Usui兒子的離婚風波為例來敘述。

Usui的長子Kolas在母親強烈期望下就讀臺北市師範大學（日本的教育大學），但因為家裡貧窮，學費都成問題，花太多時間打工賺生活費和學費，最後兩年就退學了。

但對離開鄉下的Kolas來說，一旦體驗過的都市生活魅力難以割捨，再加上天生的社交性，似乎不想回村子。幸運的是當時的臺灣剛開始高度經濟成長，會說英語和日語的Kolas受到商社等公司歡迎，在臺北過起上班族的生活。後來Kolas和同樣離開故鄉到臺北美容院工作的阿米斯女孩Dongi熟絡起來，決定結婚。

Kolas的母親Usui和舅舅們因為Dongi在美容院這種服務業工作，而且Dongi的村子很遠，彼此沒有認識的人，所以反對，但在Kolas強硬說服下，最後不得不同意。舅舅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強大權威。

1979年2月Kolas和Dongi結婚，回到工作地點臺北，在Kolas的公寓開始新婚生活。到這裡都沒有問題。

在臺北開始新婚生活的Kolas和Dongi，以恩愛夫妻聞名於朋友圈。一年後生下男孩，但Dongi工作地點的老闆，一位單身的外省人（戰後從中國大陸逃來的中國人，戰前就在臺灣的中國人稱為本省人，長期有對立）富豪很喜歡這個男孩，希望成年後收為養子並提供養育費。對漢人來說，死後有子孫祭拜自己作為祖先，是安心地去往另一個世界的絕對條件，像這位老闆這樣單身沒有子嗣是難以忍受的事。

因為Kolas和Dongi還年輕，覺得將來還會生很多孩子，送一個去當養子也無妨，再加上對老闆的顧慮，所以輕易答應了這件事。

然而，對Usui來說這個男孩是第一個孫子，非常疼愛。因為水田狹小，丈夫一個人就足夠管理，所以孫子出生後，常常去臺北Kolas的公寓玩。但現在可愛的孫子要被送去當養子，覺得很不好。而且養父是語言不通的外省人（Usui只會說阿美語和日語，養父的外省人只會說中文），也不喜歡。

在日本也是這樣，這種情況下通常錯的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媳婦。這樣一來，媳婦做什麼都看不順眼。

結婚時還說「Kolas娶到好媳婦」引以為豪的Usui，到了這時候就一直說媳婦的壞話。「不管對方多有錢，把自己的孩子給外省人，一定是不疼愛自己的孩子」，或是「本來就在panma店（指美容院。permanent的日文發音訛變成panma）工作，就不是什麼好女孩。跟那個外省人到底是什麼關係也說不準。」等等，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另一個問題是Usui干涉Kolas家的家計。在以農業為生、實行入贅婚的時代，財產就是指小米或稻米等穀物。管理這些穀物是那個家最年長女性的角色，特別是還未脫穀的稻米，男性和其他家的女性一律不能接觸。而且穀倉，男性和其

他家的女性甚至不准進入。在入贅婚時代，家中的女性是母親和她的女兒們，最年長的女性掌控家計也不會產生問題。

但是Kolas的情況是嫁娶婚，其他家的女性Dongi和他一起住。而且Dongi也在工作，兩人工作賺的錢用於生活，所以Dongi應該也有使用金錢的自由。但是，對Usui來說，掌管家計的應該是最年長的女性也就是自己。本來兩人的薪水應該全部由Usui保管，由Usui決定如何使用。當然，Kolas和Dongi不可能接受這種想法。於是又開始說媳婦的壞話。

另一方面，對Dongi來說，和出身地和成長背景不同的女性一起生活也是第一次的經驗。之前只和母親、母親的姊妹、自己的姊妹等有相似成長背景和想法的女性一起生活，結婚後也是和Kolas兩人過著自由的生活。這時Usui硬是來住，還住一兩個月。而且明明是自己和Kolas付房租的公寓，還要負擔Usui的伙食費和零用錢，但Usui卻一副自己是主人的樣子。一起生活後，從飯菜的調味到洗衣服的方式等，生活的細節方面出現各種差異。關係好的時候這些都不在意，但一直被挑剔的話，也會無法忍受。

更何況，連自己賺的錢的使用方式都要被干涉，即使是婆婆也無法接受。雖然年輕但Dongi也是阿密斯女性，雖然從小被教導要尊敬和珍惜舅舅，但沒有被教育要敬重其他家的女性。因此，對Usui也開始毫不客氣地頂嘴。

這樣的問題不只存在於Kolas夫婦和Usui之間。在採用嫁娶婚的阿密斯之間，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都出現類似的婆媳戰爭。特別是在農村，如前所述因為其他家的女性碰觸稻穀是禁忌，所以實際做家事的媳婦被排除在從穀倉搬運稻穀、脫穀等工作之外。即使這樣婆婆和小姑還說「我們家媳婦，不好好做家事」，讓媳婦很困擾。而且對以稻米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阿密斯來說，不能碰觸稻穀就意味著媳婦無法參與家計。也就是說，無法出售稻穀購買日用品等。而且，即使是那個家的舅舅，對媳婦來說也是祭祀其他家祖靈的人，所以不需要特別尊敬或畏懼。因此，對待方式變得粗糙，這又成為說媳婦壞話的題材。

總之，對阿密斯的人們，特別是女性們來說，婆媳關係是第一次的經驗，不習慣。因此，對和其他家的女性一起生活感到困惑。

幸運的是因為Usui的生活基礎還是在村裡，所以她減少去Kolas家後，Dongi和Usui的婆媳戰爭維持著表面和平，就這樣過了兩年。

Kolas有弟弟Kacaw、Potal和Fulaw，以及妹妹Panay。Kacaw從20歲前就在漁船工作，已經入贅。Potal進商船學校想當高級船員，但因為天生容易暈船，就到商社就職。最小的弟弟不喜歡讀書，國中畢業後想當木工到臺北，在建築公司就職。妹妹雖然當過護士見習，但因為喜歡音樂進入演藝圈，組成女子樂團，到日本和東南亞巡演。

到臺北的最小弟弟Fulaw休息時常去Kolas的公寓玩，和Dongi也很親近。但在1981年夏天，Fulaw騎的機車與闖紅燈衝進十字路口的大卡車相撞，Fulaw當場死亡。剛滿19歲而已。Fulaw是公子，不只Usui，大家都很疼他，家人的悲傷更是深重。

這是題外話，但Fulaw的姊姊Panay當時正在日本草津溫泉的飯店巡演。在Fulaw死後不久，Usui打電話給住在東京的我。說「請立刻去草津，陪著Panay」。因為Fulaw的靈魂可能會拉走Panay的靈魂，希望我保護她。因為兄弟將來會作為舅舅守護姊妹的家，所以相信兄弟的靈魂比姊妹的靈魂更強。所以兄弟的死亡對關係親密的姊妹來說是危險的。因為我被定位為Kolas的弟弟，所以有能力保護Panay免受Fulaw靈魂的影響。Fulaw的死訊直到Panay回到故鄉，舅舅們都在能保護Panay的靈魂的狀態下才告訴她。

Fulaw的遺體被運回故鄉的村子，在那裡舉行葬禮並下葬。然而，若是在日本的情境中，這種時候本應最會出面幫忙的Dongi，不但沒有出席葬禮，也沒有回到Kolas的村子。Kolas一家族，特別是母親Kolas對Dongi的譴責不言而喻。當然Kolas多次聯繫留在臺北的Dongi。但Dongi用各種藉口拒絕去Kolas的村子。不只如此，等葬禮結束，Kolas回到臺北的公寓時，發現Dongi帶著孩子住到朋友家。Kolas多次勸她回公寓，但她怎麼樣都不願意。

「害怕」就是原因。

羅格說「害怕」是指害怕Fulaw的靈魂。在阿米斯，相信其他家的祖靈是惡靈。也就是說對Dongi來說，Fulaw的靈魂只是惡靈。所以Dongi說「害怕」。

如果是在自己的村子，有能保護她免於惡靈的舅舅和兄弟在身邊的話就不會那麼害怕。但是現在只有Kolas和孩子三人在臺北生活，身邊沒有能保護她免於惡靈的人。而且Fulaw生前每週都來他們的公寓玩。所以，今後Fulaw的靈魂

一定也會經常來他們這裡玩。這樣的話，因為Fulaw的靈魂對自己來說是其他家的祖靈，也就是惡靈，所以自己一定會生病，嚴重的話可能會死。即使嫁給Kolas，從母系的想法來看孩子是母親這邊家族的成員，所以對孩子來說Fulaw的靈魂也是惡靈，可能會傷害到孩子。因此，絕對無法住在Kolas的公寓。這是Dongi的說法。

而且Fulaw的死法也不好。阿米斯把死亡方式分為「成為祖靈的死」和「未成熟的死」兩種。「成為祖靈的死」是在自己出生的家中因病或衰老而安詳死去，死後成為祖靈疼愛和守護子孫。相對的「未成熟的死」是自殺、戰死、意外死、他殺等突然的死亡，死後無法成為祖靈，而是作為惡靈四處遊蕩。Fulaw是意外死亡，當然會成為惡靈。

其他家的祖靈本來就是惡靈了，因為是意外死更加是惡靈。對Dongi來說，這是無法忍受的恐懼。

Dongi當時才剛滿30歲，有國中教育，而且Dongi的家人都是基督教徒，Dongi自己從小學就去教會。儘管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還是無法擺脫傳統的阿米斯思維。

Kolas多次努力說服。為了不讓Fulaw的靈魂來，也搬到其他公寓。Dongi自己也說想回到Kolas身邊。但到真正要進去時還是無法進入Kolas的家。

在Fulaw死後，這種狀態持續了將近半年，最後兩人決定離婚。當然離婚的直接原因是Fulaw的死，但之前與婆婆關係不好也是原因。Fulaw的惡靈只是導火線而已。

孩子由Dongi帶走。即使是嫁娶婚，關於孩子是母親親屬成員的觀念，沒有人提出疑問，甚至沒有成為問題。

Kolas和Dongi的離婚是傳統思維和新習俗混亂造成的悲劇。即便婚姻形式已從入贅婚轉變為嫁娶婚，作為阿米斯的傳統觀念與價值觀，仍未完全改變。關於婆媳之間的問題，雖然對阿米斯來說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但由於「家中最年長女性掌握家計大權」這一傳統觀念依舊不變，使得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即使信仰基督教或佛教，人們依然無法擺脫傳統的祖靈觀與惡靈觀。子女的歸屬仍然是屬於母系親屬；婚禮形式則是基督教式與阿米斯傳統方式並行舉行；至於聘禮，雖模仿漢人的形式，但阿米斯的傳統做法也依然保留著。

經歷清朝、日本、中華民國等不同的統治者，阿密斯也日漸改變。但不是所有事情都能一次改變。長年培養的阿密斯傳統思維和價值觀深深根植，這成為各種問題的原因。

話雖如此，到了Kolas孩子的時代，更到孫子的時代，這樣的阿密斯傳統思維可能會完全消失。Kolas的離婚是阿密斯變遷過渡期的一個事件。

補遺2. 父親的分骨

1988年1月父親過世後，母親告訴我父親曾說過「希望把骨灰埋在臺灣開滿杜鵑花的山丘」。父母都喜歡花。雖然應該有談過臺灣有開杜鵑花的地方，但我不覺得父親會想把骨灰埋在那裡。不過，如果母親能因此滿意的話就好，這就是一切的開端。

那年春天，因為母親說想去池上，所以我帶她去。因為阿密斯也有micefong這種遺族訪問死者生前去過的地方的習俗，所以反而受到歡迎。那時問了池上有沒有開滿杜鵑花的山丘，但沒有人知道。問了臺灣大學的熟人和各地的認識的人，也收集不到資訊。後來，以臺灣大學的熟人為中心，開始展開大規模搜查。因為杜鵑花在臺灣只在高地開花，所以認為應該在居住在山區的布農族、鄒族地區，從父親留下的資料分析調查行程，沿著那個路線請各種人和機關尋找杜鵑花，到了那年6月，終於確定了地點。雖然確定了地點，但據說在離最近的城鎮徒步一天以上的深山裡。這樣沒辦法帶母親去。這時金太郎想出了主意。

「墳墓可以建在池上大高正一的墓旁邊。兩人是關係很好的兄弟，在另一個世界又可以一起喝酒。杜鵑花可以種在周圍。在深山裡埋了就不能掃墓了吧」，就這樣決定在池上金太郎的地上建墳墓。

剛好那時臺灣因為土地不足而限制建設傳統墓地。因為墓地不斷增加土地不夠用，政府提出要統一收納在納骨塔的方針。儘管如此，金太郎的土地在耕地旁邊，看來能免於管制。

就這樣，那年9月在臺灣舉行父親的追悼式和埋葬（分骨，為了方便攜帶，分成約火柴盒大小的量）。這又是一場大騷動。確實，因為父親是現在的臺灣大學（以前是臺北帝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而且長年在臺灣調查，所以有很多朋友、熟人、弟子。從日本也有很多弟子大批參加。雖然那些人明顯是看熱鬧的心

態，但只要傳達時間和地點就會自己來，所以不用費心。相對的，我必須帶領母親、姊姊、妻子、孩子、朋友們，所以也相當辛苦。

1988年9月10日抵達臺北，與臺灣這邊的朋友們討論。首先，隔天在臺北辦追思會。這方面我們遵循重視前輩的漢人方式。據說從日本來的專家們幾乎都不參加這個追思會。可能對漢人的宴會沒興趣。我也沒興趣，但畢竟是主喪不能逃。

隔天早上7點搭火車前往池上。不用像以前那樣轉巴士花兩天時間，真是方便。午後到達池上。金太郎他們來車站接我們。集合了貨車和計程車。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住在金太郎家，所以除了母親和我的家人外都住在旅館。池上雖然是熱鬧的地方，但住宿設施只有這一家旅館。其他日本的參加者和臺灣的參加者要怎麼辦呢。反正都是調查的專家，一定會想辦法吧，我決定不去擔心。

一到金太郎家就馬上舉行常見的宴會。我女兒(8歲)是第二次訪問阿密斯，所以馬上和上次玩過的金太郎的孫子們玩起來。和上次一樣，完全聽不懂對方的話也不在意就玩起來。兒子(5歲)是第一次來所以看起來相當困惑，但注意到有貓後就開始和貓玩。「大家說什麼都聽不懂，但姊姊還是玩得很開心。我覺得聽不懂對方的話，那貓也一樣」，這是他的說法。後來下起大雨，但孩子們也不在意在外面玩得全身濕透。金太郎的孫子各自一對一緊跟著我的兒子和女兒。關於這方面的照顧不用擔心。這些孩子們會作為下一代延續下去吧。



(兒子最喜歡的貓)



(小孩們)

我和來的墓碑店老闆商討。地基已經做好，只剩下要刻墓誌銘和安裝。不過，因為禁止私人墳墓，所以那裡只放紀念品，骨灰要另外埋。他們願意免費加做一個標示用的石頭。

交給他從臺北帶來的墓誌銘時，墓碑店老闆似乎不太情願。雖然是以書法家聞名的歷史學家陳奇祿老師揮毫，但據說陳奇祿老師也對墓誌銘不滿意，抗拒了很久。說「動物或身體部位不適合作為墓誌銘」。墓碑店老闆也說同樣的話。

36

但因為是取「馬淵東一」中的「馬」和「東」作為父親希望的墓誌銘，也沒辦法。陳老師加上「老師囑書之句」，表明不是自己想出的墓誌銘才勉強接受。墓碑店老闆最後也勉為其難地接受了。說明天午後就會安裝好，工作速度和日本差很多。

夜晚陸陸續續來了從日本來的參加者，金太郎的家族和愛子的家族也聚集，成為百人規模的大宴會。從宜蘭也趕來了Usui、Ahina、Lifok、青山夫婦。和日本一樣，因為並不是剛過世，所以整體上比較偏向慶典的氣氛。孩子們似乎自己跑去哪裡玩了。



（墓碑）



（分骨碑）

翌日一早開始準備埋葬式。因為金太郎的次子Upin夫婦信道教，所以決定用道教方式進行。約10點時墓碑店老闆來報告安裝完成，大家就騎乘貨車、機

³⁶ 譯註：馬淵東一或許因其姓名中所含字詞與「馬耳東風」有所對應，對此成語產生特殊偏好，並最終將其作為自身墓誌銘。

車、腳踏車前往墓地。在池上公共墓地邊緣山腳下，有大高正一的漂亮墓園，在其旁邊開闢了約20坪的墓地，建了一座嶄新漂亮的墓。



（埋葬儀式後的合照）

在旁邊挖了個小洞，讓母親埋下父親的骨灰，放上分骨碑。之後按道教儀式上香，供奉麻糬、肉、魚、水果等，大量焚燒紙錢、紙財，斟酒、供菸等，埋葬儀式就結束了。之後大家一起吃供品喝酒，這裡就結束了。但還沒完全結束。按阿米斯方式，儀式後還需要pakelang（儀式性溪流狩獵）。因此，先回到金太郎家，然後前往約一小時路程的秀姑巒溪支流上游。雖然是夏天水流湍急，但Upin腳步穩健地進入水中，用撒網捕魚。加上埋葬式剩下的食物，在布滿石頭的河岸上共食。這樣埋葬儀式就全部結束了。



（河邊的pakelang）



（Iraw和孩子們）

話說回來，這期間我忙著應付參加者，沒時間照顧孩子，但金太郎養女信子的兒子Iraw（據說繼承了我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徹底地看顧著他們。孩子們也叫著「哥哥、哥哥」完全信任他。後來他也來到日本。



（1988年埋葬儀式後在金太郎家的合照）

就這樣，順利完成父親的遺願，母親看起來也放心了。之後，母親過世時，姊姊強烈主張也要分骨到父親臺灣的墓，所以埋在分骨碑旁邊。而且，大高正一的墓後來按照政府方針移到共同納骨塔而廢棄，但父親的墓碑仍然原樣保存著。照顧的是金太郎的兒子們。每年春天清明節（掃墓）時，整個家族一起去祭拜。我也盡可能去掃墓，但因為我住在北海道，去掃長崎縣平戶市和臺灣兩邊的墓有點辛苦。而且，不管說幾次他們都不肯收掃墓的費用。

「馬淵東一是我們的faki啊」，這是他們的理由。然後，不只是我，連金太郎的兒子們也漸漸變老。最近清明節掃墓似乎以金太郎的孫子們為主。我也帶兒子一起去掃墓好幾次。現在已經種了幾棵杜鵑花，因為說是父親喜歡，連咖啡樹都種上了。

去年，高筱雯來信說父親的墓被指定為池上鄉的史蹟。說是日本人和池上交流的紀念碑。



（2015年掃墓的樣子：以年輕人為主）

於是回到最初的疑問。日本把臺灣當作殖民地統治和剝削。實際上，朝鮮的統治費用和收入到最後都是赤字，但臺灣僅僅10年就實現盈餘經營。這意味著確實進行了剝削。儘管如此，臺灣人為什麼對日本人這麼友善呢？理論上可以從統治方式的差異或派駐機構人員的不同等方面解釋，但這裡存在著超越這些的善意。但是，也許不用在意理由。也許應該坦率地感到高興。

結語

我幾乎每年都持續去臺灣。通常春天和夏天各去一次，常常待一兩個月。算起來已經去了50年。

在這期間，帶了學生、朋友、家人等大約近200人去池上和宜灣。老實說是想讓他們了解阿米斯的美好。

另一方面，到了1990年代，臺灣的海外旅行也變得自由，金太郎夫婦、Usui 他們也來過日本好幾次。金太郎的子女一家也來觀光。金太郎長子的女兒高筱雯說想學日語，也曾從我家通學日語學校三個月。她叫我「乾爸爸」。是養父的意思。



（金太郎先生）

在前述父親的葬禮之後，我的孩子們也去過臺灣好幾次。始於1935年的交流，正在從第三代傳承到第四代。

話雖如此，金太郎、青山、Ahina、Lifok等許多人已經過世了。在年輕一代的阿米斯和漢人合作之下，池上現在正慢慢發展為一處文化與自然資源兼具的觀光與休閒地點，並在亞洲地區嶄露頭角。筱雯是策劃者之一。池上在秋天初期舉辦藝術節。以池塘為背景，在水田中設置舞台，不只有阿米斯的民族舞蹈和歌曲，還有漢人的傳統歌舞，甚至最新的流行歌手也登場。我向筱雯點了要唱阿米斯的古老歌曲。我唱的歌已經變成只有老人知道的歌了。以前有一本小說叫《最後的莫希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看來我可能會成為「最後的阿米斯」。不，「最後的阿米斯」應該還是金太郎吧。

（這補遺是在2021年1月整理的。）

***“Days with the Amis in Taiwan: Amis Life in the
1970s “***

First draft by MABUCHI Satoru 1988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MITSUDA Yayoi *

Brief Introduction of Satoru Mabuchi

Satoru Mabuchi was a Japanese anthropologist specializing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ocio-cultural changes of the Amis tribe. He studied social anthropology at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nd later taught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at Tokai University in Hokkaido, where he conducted hi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1970, during his third year at the university, Mabuchi accompanied his father, the renowned anthropologist Toichi Mabuchi, to Taiwan, where they conducted fieldwork in Amis tribes during the summer. This experience not only launched hi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areer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deep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astal Amis people, which lasted for over fifty years.

In his long-term research, Professor Mabuchi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Dapu tribe in Chihshang Township and the Yiwan tribe in Chenggong Township, Taitung County, examining the post-war changes in the Amis matrilineal society and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He also maintained close exchanges with the Taiw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co-authoring a paper with Lifok, an Amis scholar from the Yiwan tribe,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mitsuda@nttu.edu.tw

transformation of Amis marriage and descent systems.

Building upon his father's long-standing academic tradition of conducting fieldwork among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Professor Satoru Mabuchi not only continued related research topics but also dedicated himself to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by Toichi Mabuchi,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aiwanese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aiwanese studies, during his time teaching in Hokkaido, he gradually broadened his research horizons, beginning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of Hokkaido.

Furthermore, Professor Mabuchi was commit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digital media. In 2001, he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EHON Association," collecting oral stories from various parts of Japan and actively collecting stories from overseas, translating them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and publishing them through his website. This platform also offers Japanese and English audio functions, developing an audio-enabled digital picture book format, demonstrating his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folk narratives into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digital resources.